

基拉·基拉林娜

Panaït Istrati 著
文 林 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Panait Istrati 著
文 林 譯

基
拉
塞
拉
林
娜

基
拉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五月初版

(一二五八八)

基拉·基拉林娜一册

Kyra Kyralina and Other

Stories

每册定價大洋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Panaït Istrati

譯述者

文 上海河南路 林

發行人

王 上海河南路 雲 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本書校對者朱慰萱)

譯者的話

巴拉衣，依斯特拉蒂 (Panait Istrati) 是羅馬尼亞人，他的事蹟在羅曼羅蘭的序言中已敘述了個大概，我不用重說了。他的安得連左格拉飛 (Adrien Zografi) 的故事集出有好幾本，基拉基拉林娜是第一本。這本書在一九二四年出版，不到三年，再版到三十多次，我所根據的原本是一九二七年本，已是第三十八版了。並且到一九二七年爲止，全世界已有十六種外國文的譯本，東方的日本早有譯本，中國文的譯本這本書恐怕就是他的著作第一次與讀者見面。

他差不多在大戰終了時才開始學法文，到一九二三年就用法文寫他的著作。他所有的著作都是用法文寫的。

他的作風，較任何作家都特別。他嘗盡了人間的苦痛，洞悉社會裏面一切的罪惡，他的人生經驗豐富到了極點；他的真摯的情感特別熱烈，他對於朋友，尤其是對於勞苦羣衆，都表現極熱

烈極真摯的友誼，這在他的著作中到處可以看得見的；再加上他那種敏銳的天才，所以寫出來的作品，另成了一種風格，特別容易使讀者感動。他一九二一年在尼司（Nico）自殺時（自割喉管未斷被救）寫了五十頁的長信寄給羅曼羅蘭，羅曼羅蘭讀了那封信，馬上就認為他是巴爾幹半島新起的一位高爾基。

我自認我的譯文是不高明的，不過我繙譯的態度是忠實的。前後經過幾次的修改及朋友們的指示。不過雖然是這樣，中間的錯誤處當然還不能免的。如果這本書能夠到讀者的手裏，而且又能夠得讀者把中間的錯誤指示出來，那就是譯者的無上的光榮了。

譯者（一九三〇，九，七）

羅曼羅蘭序

一九二一年一月上旬，尼司 (Nice) 的醫院給我寄來一封信。牠是從一個剛剛自己割斷喉管的失望者的身畔檢出來的。對於他的創傷，人們都少有希望他再活了。我讀着信，我被天才的生動的現象所攝住。似在平地上括起了一陣狂風。這就是巴爾幹半島新起的一位高爾基的懺悔錄。人們終把他救活了。我想認識他。一種通信關係發生了。我們就成了朋友。

他名叫依斯特拉蒂 (Istrati)，一八八四年生於蒲拉易拉 (Braila)，父親是希臘一個私販商人，他生來就沒見過的，母親是羅馬尼亞的農村婦人，是一位可讚美的婦人，沒有間歇的勞動生活是她終生的職務。無論他對她的感情怎樣好，十二歲上他就離開她了，被流浪生活的惡魔。或寧可說是被知與愛的急切需要所推迫，不得不離開她，二十年中過的流浪生活，奇特的冒險行爲，劇苦的勞動，無聊和困苦，受太陽的炙灼，受淋雨的淬練，沒有住處。受夜巡者的追逐，飢餓，疾

病，被熱情所佔取，被貧困所磨折。他作過各項的職業：酒館裏的堂倌，糕餅司務，鎖匠，冷作工人，機械工人，苦工，土工，卸貨工人，僕人，行動廣告工人，廣告畫工，裝飾房屋工人，新聞記者，照像師……在一個時代裏，他參加過一些革命運動。他走遍了埃及（Egypte），叙里亞（Syrie），霞發（Jaffa），貝魯特（Beirut），大馬斯（Damascus），里邦（Liban），土耳其，希臘，意大利，往往沒有一個銅板，有時偷上一個船，在航程中被人發現了，船一靠碼頭，就被丟在岸上了。他甚麼都沒有，可是他却積集了一個億想的世界，時常貪婪地讀着書，忘了飢餓，尤其喜歡俄羅斯的名著和西歐的作家。

他是一個特有稟賦的短篇小說作家，一個迷戀和欣賞自己固有的事蹟的東方短篇小說作家，如果他一高興把歷史弄開頭了，就誰也不會知道，他自己也不知道，牠要延長到一點鐘，或者要到一千零一個夜晚的。像多腦河（Danube）和牠的曲折蜿蜒一樣……這種短篇作家的天才，有如此的敏銳，在自殺的前夕所寫的信裏，他有兩次中止了他的失望的悲憤，以敘述他過去生活中的兩件可笑的遺事。

我決定請他寫出他的事蹟的一部分；於是他就着手一部長時間的著作，其中兩本現在已寫出來了。這是他的一部生活的記錄；著作和他的生活，一樣都可以爲友誼而貢獻出來的。因爲在這個人友誼是一種神聖的情感。在他敘述的整個途中，他停滯着去回憶曾經遇過的人們的形像；每個人都有他個人命運上的神祕，他都要深入去求了解。小說中的每一章形成了一個敘事的短篇。在我所看過的幾本裏面，有三四個這樣的短篇，是可以和俄羅斯的名著相拮抗的。他和他們只是在情調和色調以及思想的出發點上有不同；此外他還樂於悲慘情景的描寫，這是短篇作家對於解放被壓迫人羣的興趣。

我們還要明白，這位寫出驚人著作的人，專門學習法文，讀着我們的名著，到現在還只有七年。

羅曼羅蘭 (Romain Rolland)

著者自序

你們一定有意見，——像我的朋友羅曼羅蘭一樣的，——以爲我應該寫幾行來解釋人們涉獵我所有的作品所能獲得的概括的主旨。

我永遠沒想到我自己應該對這個題目解釋些甚麼東西的。我不是個著作家，而且我以後也永不會成爲著作家的。命運支配着我，要在深沉的社會海洋裏，被 Villeneuve（此係羅曼羅蘭的故鄉——譯者）的救主（指羅曼羅蘭）所獲得。所以我成了他的勞作物。因爲要繼續我第二次的生命，我必須取得他的重視，爲着要取得這種熱情的親切的重視，他就要我著作：『我不希望從你那兒得到些譽揚的書信，他給我的信裏說，我希望從你那兒得到著作。實行著作。比你自已更爲重要，更可使之久遠，而你就是牠的軀殼。』

腰子上有了這條馬鞭在驅策——朋友喬治若勒斯哥（George Jonesco）（這是他的一個

最好的朋友，他寫著作時得了他物質上的援助不少——譯者）又殷勤地拿着食料在前面引誘——我只有努力地向前奔了。安得連左格拉飛的故事集（*Les recits d'Adrien Zografli.*）應該是我們三個人共同的作品。至於說到我個人，我除了照一般人的能力，去裝飾房屋，露天照像和其他普通的工作之外，我沒有能幹作旁的事情的。

安得連左格拉飛在現時不過是個愛戀東方的青年。是個能夠發現 Sorbonne（這是 Sorbon 創立的大學校——譯者）的無師自學的人。他生活着，幻想着，他奢望着許多的事物。最後，他就敢於斷言，說各種的事物都被人們和造物主所弄壞了，我知道，他反對不作裝飾房屋工或不在『英國人的散步場（這是尼司城內一個公共散步場。著者曾在此地作照像師糊口——譯者）』上作粗製的照像工的人們，同樣又反對造物主這是很危險的；可是你們說了，在法蘭西，人是不能夠得到一切的人和他的前輩人的喜悅的。然而我總希望人們原諒安得連這種胆量。因為，他有了絕對的自由了，就可以具有種特別的胆量的，就是他敢於到處時常喜歡一切有熱情的人們而且成了他們的朋友。熱情的人是很少的，可是安得連却想不到人

類是有人們所相信的那樣廣闊的。

在沒有聽到他的歷史以前，他現在只是聽着些別人的歷史。如果你們很樂意的話，我們就和他一塊兒聽吧。

依斯特拉蒂 (Panait Istrati)

目次

- 一 斯達胡洛……………一
- 二 基拉·基拉林娜……………六一
- 三 特拉戈米……………一二五

一 斯達胡洛 (STAVRO)

安得連惘然地踱過那短短的聖母大街，這是在蒲拉易那城裏從聖母禮拜堂通到公園的一條大街，到公園門口，他站住了，錯亂而憤激的樣子：

「反正是一樣！」他高聲地叫道，「我並不是個小孩子了……而且我很相信我有權利像我所感覺到的那樣了解人生了。」

是下午六點鐘的時候。作工的日子（即是非星期日——譯者。）公園裏幾條大道差不多很荒涼的向着兩條大門，黃昏的陽光把沙地染成了金色，紫丁香的小叢林也浸漬在夜的陰影裏去了。幾個蝙蝠四散地飛馳，像散夥一樣的排列在河岸堤上面的長椅差不多都是空着的，只

有在公園裏幾個祕密的角角裏，一雙雙的情侶在那兒緊密地擁坐着，偶而幾個討厭的遊人從那兒經過了，他們是會用嚴重的面孔看着的。安得連在道上漫步之外，對於任何人物也不注意。他貪婪地呼吸着從剛剛洒過清水的沙地上升起來的新鮮空氣——滿和着花香的芳香混合氣體，並且想着他所不能了解的事情。

他特別不了解他母親對他擇交朋友上的反感，這種反感，剛剛在母親和她的獨生子的中間爆發過激烈的爭辯。安得連推想道：

『在她看來，米克哈衣 (Mikhail) 是個外鄉人，是個可疑的無賴，賣油炸餅的基爾尼戈拉 (Kir Nicolas) 的僕人。但是，甚麼……我是甚麼，我一個裝飾房屋的工人，並且也是這個同一賣油炸餅的一個舊的僕人……而且如果我明天跑到一個旁的地方，在那兒我，不也必然地成爲被人稱爲一個無賴了嗎？……』

憤怒了，他用他的鞋底擊着地：

『我的天呵！……這對於可憐的米克哈衣是最可惡的誣陷。我呢，我愛這個人，因爲他比我

聰明有知識，並且因爲他忍受着困苦毫不艾怨。怎樣呢？如果他不願公開地說明他的姓名，他的故鄉以及他所缺少的牙齒的數目（這不知何所指，無法揣摩，只好照原文直譯——譯者）他不也只是個無賴嗎？……好的，我願意，我作這個無賴人的朋友……並且我對這事感覺得十分愉快。

安得連機械地繼續他的漫步，同時在心裏批評他母親對他說的一切；一切他都覺得沒道理：

「婚姻的事情嗎？我只有十八歲，而她却已想把一個蠢貨給我背上，一個蠢貨，或者也可以說是一隻家養的母兔，她的溫柔會把我屈伏，她會把我的臥房變成屎尿窠！……好老天爺！……人們倒說人生在世沒有一件聰明事情好做，只有多生幾個小傢伙，把奴隸裝滿了世界，而自己就作了這種害蟲的第一個奴隸，不！……我寧喜歡像米克哈衣樣的一個朋友，無論他十分的可疑。至於責罵我『用話煽動人們使他們說話』實在，我不甚知道爲甚麼我喜歡『用話煽動人們』或者這是光明從權威者的話中出來了，以上帝作證吧，上帝說話，是要使光明跟着出現

的。」

在這春日的黃昏的靜默裏，一個船的汽笛尖銳的叫聲，鑽入太空，喚醒了這位少年，同時一陣丁香花及玫瑰花的香氣又觸動了他。

安得連繼續在悠長的遊道上漫步，沿着堤岸的邊沿，下臨着船埠和多腦河。一刻兒，他站着了，默望那幾千盞的電燈，在靠在船埠裏的一些船上閃爍，於是他的心房裏就起了一種不可遏的旅行的慾望：

『上帝呵！坐在這樣一個船上，在海上浮遊，而且發現別樣的陸地，別樣的世界，這是多麼美的事情呵！……』

因爲不能如意地實現他的慾望而頹喪了，他重新走動起來，低看頭；後來，他聽得後面有人叫他：

『安得連！……』

他回轉頭，在他剛剛經過的一張長椅上，一個人靜靜坐着，交叉着腿，吸着煙。他的近視眼和黑沉沉的夜色使安得連一時不能認出是誰來。那人也不起身，安得連向他走近去，稍微有點過於接近了的時候，一個歡快的呼聲就從他的口裏迸將出來：

「斯達胡洛……」

他們握過了手，安得連就在他旁邊一個位置上坐下。

斯達胡洛，行商——更通常地叫做「賣檸檬水的」，因為他在市場上賣過那種劣貨——是安得連母親次一輩的表兄弟，一個面貌從前在近城邊浪漫的環境裏很為有名，而現在牠已被忘掉了，被逝去的三十個年頭及在那時因他的性質偶而犯了一件失廉恥的事情的輕蔑所葬送了。

比中等人還高一點的身材，死黃色的頭髮，乾枯的面龐，很削瘦，多皺紋；他的大而碧藍的眼睛，有時表現誠實而莊嚴，有時表現狡猾而陰險，隨環境而變動，顯示着斯達胡洛生活的全部。動盪而憂苦的生活，原由於他的怪僻而浪盪的天性；從二十五歲起始的頹喪生活，原由於那可悲

的社會的困厄，（與一個多財，美麗而多情的女郎結婚，）遲過一年，他從那兒出來，滿蒙着恥辱，心被創傷了，性格被腐蝕了。

安得連大概略略知道那段歷史。他的母親，沒有深悉其中的情節，就拿來給他作個墮落生活的榜樣；但是安得連從那兒得出來的結論卻完全相反；而且不止一次，他以隱祕在他生命深處的本能，同情傾向於斯達胡洛，好像一個人要在一件樂器上面聽得聲響一樣；樂器卻自行拒絕了。

并且他們至多只會過三四次面，時常在外面，母親的住屋，像一切有體面的住屋一樣，是不讓斯達胡洛進門的。然則這不受人敬重的行商能夠對那在溫情氛圍裏，被慈愛圍護着，受家庭管束着的頑童說些甚麼呢？

斯達胡洛在一切的人看來是「一個譏諷的滑稽家」，而他實在是如此，他也願意如此。裹在他那柔軟而破敗的衣裳裏面，就是衣裳是新的時候也一樣；裝做城裏的鄉下人的樣子，沒有熨過的襯衫，沒有領子；他常是賊形的馬販子，神氣喜歡演幾種語言的和舉動的趣劇，取樂人

們，但這些都使他變爲下賤而不被人尊重。

他在擁擠的街上，接近他的熟人，叫着恰當的惹笑的混名，從沒爲難過。他們中間許多的人爲之停步。如果某個人爲他所喜歡了，他就引他到啡咖館去，叫半斤酒，碰杯飲過了之後，就出來到天井裏假託「要小便」再也不轉去了。如果被跟他「釘梢」的人撞住了，他活潑地對他說：

「這樣的朋友請你到這樣的咖啡館裏去；只有趕快溜開……」

但最使安得連熱中的，就是斯達胡洛的乾鯊魚頭和煙匣子。正在談話的當兒，斯達胡洛從他的口袋裏拿出那些小小的乾魚頭來，扁扁的口張開着，他把來慢慢地掛在別的愛說話的人的上衣下端，那個老實人起身，到街上散步了，魚頭還是咬着他的衣裳，過路的人見了爲之哄然。

用煙匣子比較更好點，我們知道在東方的習慣，如果某人要捲根紙煙抽，必得把他的煙匣子讓讓同伴。斯達胡洛當然不會讓第一回來問他的人空回去的；但是他捲好了煙的時候，他并不把煙匣子帶着一聲謝謝交還原主，卻把牠向他的口袋裏一放，立刻煙盒子從下端漏了出來，在地上打滾。那時他急忙地把牠拾起來，揩揩灰，認認錯，於是他就想把牠放進原主的口袋裏

去，他從旁邊把牠溜了去。可憐那個匣子，鑲製的或是厚紙壓成的匣子，又重新滾到地上去了：

『啊！我是怎樣的呆笨呵！』

——沒有甚麼不好，先生，』被玩弄的人習慣地回覆，同時察看他的受了損害的物件，這個時候，在旁的人都笑得前俯後仰。

但是斯達胡洛從不再看一看他曾一次弄壞了的煙匣子的。

是這樣，因為他的滑稽安得連就慢慢地喜歡這個人了。然而，一些奇異的事情到來撼動了他，把他弄胡塗了：有時候，正在充滿着娛樂開玩笑的時候，斯達胡洛莊重的樣子，回轉頭來向着安得連，放出一種閃光的，鎮靜的，崇高的眼光射到他的眼裏來，好像我們在一個小犢的一雙善良天真的眼光裏感到的一般。於是他自己覺得在這位行商前變小了，為這個野人所幻惑了。這於他不能得到解釋的，他於是準備去觀察；但是機會是很少的。安得連祕密地叫做「另一個斯達胡洛」的神祕而動人的目光很少發現。而且除了對他以外更沒有過。

然而有一天——（是在公園裏相遇的前十個月）——同「賣檸檬水的」到他的雜貨商人裏去，——一個沉默寡言的老希臘人，是供給糖與檸檬給他的人，——他突然看到「另一個斯達胡洛」出現了，安得連緊緊地凝視着他的眼睛。

只有他們三個人，在不甚光亮的貨棧的一個角落裏，斯達胡洛，他面上的一切皺紋都消失了，溫和的神氣，特別張大了的眼睛，固定的，發光，凝視着那面貌臃腫而沉鬱的雜貨商人，小心地但又堅決地說，同時雜貨商人也點頭表示允諾：

「基爾，馬爾古力（Kir Margouls）……運氣不好……天氣不熱，檸檬水賣不脫手……我坐吃自己的本錢和你的糖……所以，這明白了嗎？這次還是，我不付現錢，嗯？這次還和上幾次一樣：如果我死了，你就會損失十個佛郎。」

那位商人，雖然慳吝，然通達世情。把和他的生活一樣枯澀的手伸出一握，表示同意於這項賒欠。

到外面，貨物夾在臂膀裏，斯達胡洛匆促的說起音義雙關的玩話來，拍拍似曾相識的人們，

提起一隻腳來跳：

『我騙着他了，安得連，我騙着他了！』他的話兒溜進了少年的耳。

『不是的，斯達胡洛！』安得連反對：『你沒有騙他：你將來要付錢的……』

——是的，安得連，我將來要付錢的，如果我不死……如果我死了，將來鬼付錢給他！……

——如果你死了……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說已騙着他了：這個意思是你不誠實

了……

——或者我是那樣……

——不是的，斯達胡洛，你想欺哄我；你不是不誠實的！』

斯達胡洛突然地站住，把他的同伴推到一個欄杆上面，一會兒定了定神，一股盛氣，向着安得連的鼻孔吹：

『是的，我是不誠實的……不幸，安得連，我是頂不誠實的！』

說着這句話時他想再走；但是安得連，被一種突擊所懾，一把握住他的搥開着的上衣，抓住

他，叫，喉音梗塞的；

「斯達胡洛，站着！你現在對我說真話罷！……我看到你有兩個人；那個是真的？你那善良的呢？或那欺詐的呢？」

斯達胡洛拒絕：

「我不知道！」

粗率地摔脫安得連的手：

「讓我安靜點罷！」他叫，氣憤憤的。後來，稍走遠一點了，想着他已爲難了這個少年，他重又說：

「等你嘴邊脫了黃皮了，我來對你說真語。」

從此他們就沒再見面了；斯達胡洛在三月到十月間到各集場上去趕集，冬天裏炒賣栗子，那只有上帝知道在甚麼地方。他只是要添辦貨物纔到蒲拉易那城裏來。

安得連今天在公園裏長椅上遇着他了，快活得像小溪水應該總匯到大河裏，而大河應該消逝到大海的胸懷裏去一樣的暢快。

斯達胡洛，一反他的常態，這次喜歡多說話了，這使安得連更爲快樂。安得連在夜的灰黃色的微光裏端詳他的面貌，覺得他仍如舊。沒有人能够恰當的說出他的年紀來。然而安得連卻注意到，一直到太陽穴，灰麻色的頭髮已變成煙一般的白了。

「你有甚麼事要這樣仔細看我？」斯達胡洛問，不耐煩的樣子；「我又不是出賣的。」

——我知道，但是我知道看你還是年輕或已老了。

——我年輕與年老，同那些小麻雀兒一樣……

——這是真的：你也是一隻麻雀，斯達胡洛！停了一會：

「你不需要我的煙匣子，在給還我時向地上掉幾次看看嗎？這或者使你還記得我總是喜歡留心打聽你從何處來，你到何處去，與你的生意情形怎樣。」

——我從何處來與我到何處去，這并不關重要；但是我可以對你說我的生意作得并不很

壞。然而我現在很厭倦了，我的小馬！

他在安得連的膝上拍了一下。

「很少見你有這樣的情形，」安得連答道：「你爲甚麼厭倦了呢，老了？檸檬缺少現貨嗎？」

——不是的，不是檸檬，而是往常那些「誠實的流氓」現在漸漸稀少了。

——「誠實的流氓？」安得連驚叫：「這是個不近人情的事情，流氓不會誠實的呀！」

——你這樣相信嗎，噯？那樣的人我認得很多呢。」

斯達胡洛屈身伏在他的大腿上，那樣靜待着，眼看着地，安得連覺得他說話鄭重而且想要進一步地明瞭這件事，然而他卻謹慎地追問：

「你能對我說明你要一個那樣的流氓作甚麼用嗎？」

——爲着下星期四，和我一塊到S……集場去。說真話，這不是爲着我，但又像是爲着我……你知道的，在集場上，我有個習慣，地位要靠着一個賣油炸餅的。那些鄉下人吃了餅就要口渴，而我在那兒有檸檬水賣；必要時，抓把鹽放在作餅的麵漿裏……（你知道，我是不誠實的呵！）

……) 現在我有了賣油炸餅的了，就是基爾尼戈拉……

——基爾尼戈拉！安得連驚跳起來。

「……你們的鄰居，你的舊主人。但這有種困難：他不能丟掉他的爐竈到集場上去。所以他須要一個「誠實的流氓」和他的僕人米克哈衣一塊去，一個燒油炸餅。一個專門收錢。這就是我兩天來要找那個「誠實的流氓」的所以然了。」

斯達胡洛又嚴重地焦慮地作結語：

「蒲拉易那的人物一天一天的更稀少了！」

安得連感覺得被電流通過了似的。他站起來，當着「賣檸檬水」的面前，說：

「斯達胡洛！我是否合你所尋的那個誠實的流氓的資格呢？」

行商抬起頭來：

「沒有說謊話嗎？」

——誠實流氓的話呀！我同你去罷！」

斯達胡洛跳起來和一個大猴子一樣，喊道：

『拿你的手腿來，一個塞發羅尼(CéphaLonie)島的冒失鬼和一個羅馬尼亞的情婦合作的兒子！你是你祖先的一個掙氣的兒孫……』

——你對於我的祖先知道些甚麼呢？

——呵！一定囉，他們應該也會當過大流氓的！

說這話時「賣檸檬水的」抱吻了那位畫工，然後，用臂腕套住他，牽他一塊走：

『快點到他尼戈拉家裏去，通知他這個好消息……至遲明天星期日晚上要起程，星期二早晨纔趕得到S……選定一個好地位。有一天兩晚的車程；至於馬行的快慢，全看牠的氣力如何以及我們在路上旅店裏遇得的酒力如何而定了。』

*

*

*

集場裏的老闆和他的「小馬」的出現，在油炸餅店裏引起了一個嚴重的爭論。基爾尼戈拉明白斯達胡洛的叫號是因為他獲有結果；斯達胡洛卻用土耳其話數說了一大串幾乎沒回

轉氣來。正在作事情的米克哈衣也插進那種爭辯，安得連大爲驚奇，一字也不懂。在米克哈衣一個重要回駁之後，他看見基爾尼弋拉聳起肩膊而斯達胡洛靜默着，但不久又用純粹的希臘話大聲說：

「因爲他的母親將來會說，我的孩子們，你們就不請他了罷……假如我也會順合我母親的生活，那麼我，如今五十年了，恐怕除了從古來就圍繞着我們的美麗的蒲拉易那城那條壕溝之外，就永不會知道太陽的起落是怎樣一個形態了；——你們要明白。我的朋友們，母親們都是一個樣子：她們想在她們兒子的皮膚底下復活她們那和她們的沒有熱情的厭倦一樣的可憐的渺小快樂。那麼請說給我聽，如果我們生下來就是這樣的，到底我們的錯誤在甚麼地方呢，是不是，安得連？」

米克哈衣又插進來，一樣用希臘話：

「這個，你說的對，先生，但是我們不明瞭安得連的母親，我們可以對於一個有苦痛的例外盡盡力。我向你建議要安得連去請求她的同意。如果他得到了允許，第一個就是我得快樂的。但

是如果沒有他母親的同意而且反對他的意見時，那麼我呢，我也不同意到集場上去了。」

這個建議使安得連如風一般的跑回家去了。

他的母親正在弄晚飯。他停住在房子的中心，濕潤的眼睛，兩頰緋紅的，頭髮在空中跳舞；沒有準備他要對她所說的話，他的喉管簡直被勒緊了，但是她明白他的意思了，倒先替他說明出來：

「你又到你的幻境裏去了罷！」

——是的，媽媽……

——那麼，如果還是向我玩着剛纔的那種把戲，我請求你罷！……你相信可以不致太使我痛心而且不要我爲你擔憂的事情，你就作罷。是這樣纔算妥當。

——一點不關於可以痛心的事情，媽媽。」安得連回答：「我八天來沒有工作了，也許還要更久，我想同米克哈衣到S……集場去，這對於我是個好機會可以去看看那個好地方，而同時可以賺回我在別方面所損失的東西。」

——你們只有兩個人嗎？

——是的……不是……還有斯達胡洛……

——這很好！……這就更爲妥當了……還有一位「哲學家」屬於你的，也許是罷？」
她的兒子靜默了一會，她又說：

『總之，你可以去罷！……』

——沒有使你不快活嗎，媽媽？

——沒有使我不快活，我的孩子。』

*

*

*

星期日裏，油炸餅店的老闆的鄰居們，格利尼查街所有平日愛管閒事的多嘴娘們都來了，在她們咕咕呱呱的笑語聲中，眼光灼灼之下，準備着行裝。斯達胡洛在下午四點鐘的時候到來了，帶着一乘兩輪貨車和他的材料：用作盛水的水桶，內面盛着裝檸檬水的小桶，小桶裏藏着糖，檸檬，玻璃杯等等。在油炸餅店門口，基爾尼戈拉和米克哈衣幫着裝載作油炸餅店的必須材料：

一張桌子，一個小爐竈，一口大鍋，兩袋麵粉，好幾壺清油，幾個鉗子，同時還佈置一個三人的坐位。現在說說關於安得連他們所作的過場罷，在斯達胡洛到來半小時以前，他的母親和他一同出來，他們在加拉慈街上分手，她呢，走向一個朋友家裏去，他向貨車要經過的那條大街走去。她吻過她的兒子，對他說：

「你看，安得連，我依從了你的主張了，但有一天，你會懊悔你的行動的；你今天的短短旅行會使你從你行動上得到經歷，後來呢，經歷更深，只有更深的了；如果你不能爲我保證這個前途爲你所集蓄的幸福，那麼我可以說我們倆只有痛哭了，這是不爲上帝所喜的。」

他想回答，但是她離他而去了。生了根似的站着，安得連目送她；她一直向前面去，箭一般的直，同她的生活一樣，她的生活也是箭直的，簡單的，苦痛的；至於她自己偶爾犯了個把錯誤，雖然要她受大損失，她并不追悔的。她的披肩蓋着頭，價值很低的粗布衣裳，右手裏拿條汗巾，她的左手輕輕地提起長得掃地的長裙，她的眼光固定的死釘着她的脚前面，好像她在尋找甚麼東西似的，——她并不會失掉甚麼東西的，現在她卻正在失掉某件東西了。

我可憐的兄弟安得連呵！……你發抖了……在這輛疾馳在國民路上的雙輪貨車裏，嵌在坐墊上面，你的右邊有斯達胡洛掌扶着，他御着馬邁步的跑，唱着亞爾美尼亞的歌，你的左邊，靠着米克哈衣的肩膊，他抽着煙，緘默着。——你發抖了，我勇敢的朋友；但這不是天冷使你發抖，你恐懼得發抖嗎？或者，——緊緊夾在你的人生道上這兩個魔鬼的中間，——你或者在你那驅使你不要單只要到S……集場去，而且，要到你那剛剛開始的人生大集場裏去的命運的影響之下發抖嗎？

長久地，長久地，——在一個苦悶的夕陽斜照裏，沿着高起的大路前進，如繃緊的繩子一般的直，時乎夾在成行列的樹林中間，時乎夾在麥田中間，——斯達胡洛唱着歌，唱着亞爾美尼亞的悲歌，長久地米克哈衣和安得連靜聽着，沒聽懂一點，但都感動了，隨後，夜色把他們罩着了，團集了他們的自我和他們的意識。幾個村莊幾個茅屋接着可是幾個村莊幾個茅屋，幸福，憂愁與貧困的巢穴，浸滅在世界的蒙昧和黑暗裏去了。吊在車上被車行的波盪振動的燈光，照見一些

鄉村間可憐的模糊夜影，一剎那間光明照着，頃刻又消逝於永恆之境了；一隻狂吠着的狗；一個窗戶揭起窗簾的一角，現在想探望外面的一個人面；一些被風霜染成黑色的壓得緊緊的屋頂的老茅屋；幾處頹敗牆垣圍着的庭院。

大概每兩小時，斯達胡洛要在一個旅店門口停住，摸摸馬的眼睛，提提牠的耳朵，給牠添些麥麩到料袋裏，扯扯背毯，於是叭啦叭啦地走進去，他的兩個同伴跟在後面。在那兒，他變成了個草鬮星，輕佻的，諧謔者了，講些刻劃的笑話，有時候，也許要在一個鄉下人的小帽子上面親熱地拍一掌。後來，要了「一斤酒一個杯子，請請老關，」同時他客氣地請老關遞煙匣子給他，捲着煙，於是，神父般的莊嚴神氣，隨意謝謝，就把那東西向地下一丟。

安得連看到認識斯達胡洛只有兩天的米克哈衣在深心地固定地觀察他。乘着一頃間賣檸檬水的不在車上時，他就向他的朋友說：

「好可惡的壞東西！……毫無意識的只營亂吵！……」

米克哈衣細聲的對他說：

『這是一種苦悶的反響，牠想在某方面創造一種恬靜的，但我不知道在甚麼地方……總而言之，一定有些難言之隱的。』

* * *

經過了七小時的行程之後，差不多時常走的快步，半夜的時候，貨車進到——過度的疲乏和在一種剛剛下落的微雨之下，——×……村裏了。在那兒他們一點也不能看明白有一羣像瘋了的獵犬在旁邊，猛烈地攻擊那匹馬。斯達胡洛毫無憐惜地鞭打牠們，而且穩妥地駕着馬向那庭院的一條門駛去，在那個庭院裏，馬的腦袋撞了一下幾乎翻倒了。他在他的坐位上向着旅店老闆的窗戶叫：

『格勒括(Grèroire)……喂，格勒括！』

當時，一會長久的等候之後，一個黑影子走來開了門，他又叫，滑稽地咒罵：

『耶穌復活祭，耶穌福音和一切的使徒們！你不願意我們用雨水作炸餅和檸檬水嗎？快點開門，死豬羅！』

那位被罵的人咕嚕咕嚕了幾句，抓住馬繮，卸下了馬具，把貨車關放車屋裏。於是那三位行商和旅店老闆合在一塊，成了一個羅馬尼亞的 *Carciuma*，在這裏面，人們吃喝，抽煙，說些好好歹歹的事情，人品有各色各樣，年紀有大小不同，「酒的質料有濃有淡」，所以說起話來也有各色各樣的分別。

斯達胡洛簡單地說：

「我們好好地吃飯，但也不要耽擱了我們的胡扯談，現在我們休息到明天早上，我們再起身。最困難的事情已過了。明天早上，身體與腦筋都清爽，一面沿着河岸走，一面講些故事，並且迎望着那一直射到馬的眼睛裏而昇起的旭日：明天一定是晴明的。」

他們叫了十二個煮蛋，臘肉，乳油餅和一種「使你從窗戶裏丟掉你的帽子」的酒。

旅店老闆一面和斯達胡洛碰板喝酒，一面對他說：

「你實在是到 S……集場去嗎？」

那人點頭；他的對方人就譏笑他：

「總是用甜白粉代替糖，用檸檬酸代替檸檬，你怎樣的作你的檸檬水呢？」

斯達胡洛深深地凝視着他，繼續嚼着一口食物，後來答道：

「你呢，一種C……不是常常用酒精和井水混合當燒酒賣，麻醉那些鄉下人，漲煞你這醜鬼了嗎？」

安得連，愣住了，插進來說：

「但是，斯達胡洛，我看見你買了糖和檸檬呀；這不是作檸檬水的嗎……——不是的，我的朋友，這從那些牛飲者的眼光看起來是些白粉子啊！」斯達胡洛答。他重又用希臘話說：

「你更十分明白了我是不誠實的啊？這還不算甚麼；更厲害的我都能够作得來。」

米克哈衣和安得連交換一個理解的凝視，第一個人的眼光回答了第二個人的疑問眼光；
「那中間有些難言之隱的。」

三個人立起身來。老闆拿一盒火柴和一截蠟燭，引他們到頂層樓上去。最高一層樓半邊滿堆着乾草。在那兒樓板上面，他們鋪下了一大張蓆子，三個人都和衣向那上面一躺，肚裏沉沉的，

因爲有了酒意和疲乏，都有點兒迷惘的樣子。

『假如你們抽煙，小心着了火，』旅店老闆臨行時對他們說；他拿去了蠟燭和火柴。五分鐘之後，三個人都入了睡鄉。

* * *

可以確定在甚麼時候嗎？安得連不能說出來，但是，在這深夜裏的某一個時候，他覺得有一隻手摸着他的肩膀，慢慢的摸到臉上。疲重的睡眠開了一會兒，他勉強憶起了他並不是睡在家裏，是在頂層樓上一個倉裏；一會兒他又睡着了。但是一隻手重新又在他臉上摸起來了，同時一個灼熱的嘴唇吻了他的右臉。這一次，安得連清醒來了，他在凝想，靜默。這是甚麼鬼事情呢？……眼皮兒不住地在黑地裏閃動，他記起他們睡的位置來：在他的右邊，睡在中間的，斯達胡洛，那一邊是米克哈衣。他想：

『怎樣呢？……斯達胡洛吻了我嗎？……這怎麼講呢？……』

一個沉重的觀念橫在他的腦子裏，委決不下來，他率性放棄了牠，自言自語道：

『不是的……一定不是，我作了夢了……這是不可能的呀！』

但是幾分鐘之後，他覺得斯達胡洛的手摸他的胸膛，好有幾回。他抖顫了，他問，喉音梗塞了，但還洪亮：

你找我的煙匣子嗎，『斯達胡洛？』

那個問聲在靜默的夜裏回響，像在一个覆盆裏面一樣。突然賣檸檬水的抓住他的手膀，細聲地向他的耳邊說話，氣促得發抖：

『不要作聲……』

——但是你想要甚麼呢？……剛纔吻了我的不是你嗎？』安得連重說，更加驚怖了。

『不要作聲！……不要叫喊！』那人低低地說，同時拊住他的臂膀。靜默和恐怖的空氣連續了一會兒，這時，突然聽到米克哈衣完全清醒着的聲音慢慢地說着土耳其話，簡單地發個問題給斯達胡洛。斯達胡洛卻觀着不願意回答的神氣，過一刻兒，他說了幾個字。米克哈衣又提出一個新的疑問。斯達胡洛很長地回復他。於是第一個人又重新嚴重地質問他；第二個人冷然地回

答。米克哈衣似乎在凝想，靜默了一個時候；然而現在他卻撐起一個手起來了，神氣似乎是深深地凝視着斯達胡洛，他對他鎮靜地說了一分鐘，並沒有質問他。對於這些話，斯達胡洛截斷他的話頭，粗暴地答辯。於是一種把安得連陷到恐怖中的事情發生了。

米克哈衣，——安得連不會知道過的烈性，——就地跳起來，放出了一個簡短而響亮的句子。斯達胡洛照樣跳起來以同樣的聲調回答。自此以後，一種嚴重的對話發生在剛剛相識不久的兩個人中間。在深夜裏，黑暗漠漠地刺着眼睛，一句一句的話，一個一個的字，急激地響着像擊劍時的突擊一樣。你可以想像到他們的頭時時接近到彼此相撞；他們的眼睛盲然的彼此在尋找；他們的臂膀扭持着。在安得連凝住了的心裏，那些土耳其話的母音像扯風箱般的震響；那些繁雜而艱澀的子音發起聲來像擂鼓似的。

安得連明白了真象；他也明白了米克哈衣把斯達胡洛放在虎鉗裏樣的夾住了，一種對斯達胡洛的窘狀的憐憫心情鼓漲着他的胸膛，使他的眼淚突然外流了。嗚咽着說：

『可是……說希臘話罷！我一個字都不懂呀！』

這個苦悶的爆彈打斷了他們的爭辯。安得連說話之後，一種沉悶的靜默靡漫着。這時他又問：

『斯達胡洛……爲甚麼你作了這個事情呢？』

被質問的人回轉頭來向着這個少年答復，聲調緊促的：

『然而，我可憐的朋友：這就是因爲我很不誠實的呀！我會對你說過的喲。』

氣平了的米克哈衣反駁他：

『這比不誠實還更壞：這是腐敗。這是一種損害完全和諧的友誼的強暴：你已破敗這種友誼了。而且你想傳佈，擴大這種惡習時，你犯的罪惡就更深重了。』

米克哈衣可堅決地添一句：

『給安得連誠意地道歉罷，不然，我把你和小旅店一樣的丟棄在此地，和你絕交。』

斯達胡洛沒一點兒回答。他捲了一根煙；他燃着火的時候，兩個朋友從側面看着他，他的面貌還是倔強的。口和鼻扯得長長的，嘴上的鬍子向上面翹着。面上現着一種幽靈般的顏色深凹

的眼睛，他并不看他們；就是臨到他們捲好煙了，燃吸着的時候，也不看他們一看。外面，犬的吠聲和雞的叫聲充滿着太空和漠夜。

★

「是的，」遲了很久斯達胡洛開始說，當時米克哈衣以為沒有希望聽得他的回答了。「是的，我要誠意地向安得連道歉……誠意地但不是卑鄙地……並且不是立刻，而是你將來聽我說的時……候……」

「你說：「腐敗，」「強暴，」「惡習。」你以為把我壓倒在羞恥底下了罷。然而，我剛纔說過，我是不誠實的。這就是最壞的地方，因為有了這個，我就知道：居心作壞事了。然而，腐敗嗎？然而，強暴嗎？惡習嗎？我的好米克哈衣喲……這是在我們四周天天常見的事情；而且沒有一個人反對……這已訂入了法律，成了習慣；這已成了生活的一種規律。而我呢，我是這種腐敗生活的墮落者之一個：在我的生活裏，一切都是腐敗，強暴，和惡習；換句話說，我是在這些流行罪惡的影響之下長大的。然而我對他們并不是有嗜好。

『可是無論怎樣說起來總是懊喪的，但是我利用現在我們還是在黑夜裏，像在鼯鼠的王國裏一樣。我要說出來，並不是爲我自己辯護：呵，這於我反正一樣沒關係……這是，我，沒道德的人，給你們有道德的人一課人生的教訓，尤其要給你，米克哈衣，你對人生并沒了解一點，或者你也那樣想着罷。』

『我是個不道德不誠實的人。對於不誠實，我自己知過；至於不道德，我自己應該是裁判者了。誰的裁判者呢？這個留着你們將來明白的。我的生活的一種環境會供給你們明白這事的方；這件事實，就是我結婚的悲劇。』

『當一八六七年間，在查理王子回到他的領地之後不久，我也回到了我的故鄉，不過不像他一樣的，一個王子的威儀。我因爲我的姐姐奇誕的失蹤而頹喪的歸來，因爲在十二個年頭中，我踏遍了亞拉多里 (Anatolie)，亞爾美尼亞 (Arménie) 和歐洲土耳其尋找她所過的那種流浪生活使我腐化了。可惜對於你們我不能夠從我小兒時期說起，我姊姊那種悲痛的苦命，和我那種腐敗的環境。這說來太長了。如果你們願意續述和我作朋友，或者有一日我來說說；如果你

們不願意的時候，那這於我也完全沒有關係。

「那時我正是二十五歲，少許存有點錢，說得三種東方語言，但我差不多已忘記羅馬尼亞的語言了。我兒童時代的那些人，通不認識我，這於我倒很好：在世界上沒有一點兒成就的，我不願給人家認識的。此外我還有幾張拉衣亞的護照，（拉衣亞 Paris 是非回教徒的土耳其人——譯者）因為我說本國話太壞，所以我過着日子仍舊是一個外國人樣。

「爲甚麼我要回到我的故鄉來呢？可以說沒有爲着什麼，也可以說是爲着一件大事情。怎麼說沒有爲着甚麼呢，因爲在我白天裏見到的土地上面我並沒有立着甚麼根基。因爲我在國外生活也舒服。然而，這種舒服不過是表面的。我過的一種自由的，遷徙的，然而又是放蕩的生活。女人呢，我只認得我的姐姐和母親；妻子或情人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於是我渴望地想要她們，但是我又怕和她們接近。——在這兒有件事情爲你所不知道的，米克哈衣……啊，人的生活如何的荒謬呵！看見一個人壞了一條腿或者一個臂膀成了殘疾時，總沒有人再給恥辱給他受，誰都要憐憫他的；但是一切人對於一個損壞靈魂的殘疾人卻望而卻步，一點也不憐憫他了！……

然而這就是他缺乏了人生的伴侶的原故。我正缺乏着她。歸到羅馬尼亞時，我去向那些品行和感覺的實在完全一致的人要求她。他們把她給我了，然而在一個時候剛剛使我認明白這個依靠了，他們又突然地侮辱地把她拿了轉去，重新把我丟到罪惡之中。以下就是這回事情：

『到達了不久，我就繼續我的賣蘭粉湯的生活，到那些市場和集場上去賣，但只在蒲拉易那城外，城邊一帶或較遠的地方。在城裏沒有人知道我是作甚麼事情的。蘭粉我是在一個土耳其人家裏買的，他把我當個同國人，而我也只讓他明白我所要的東西。是這樣我工作得少，錢卻賺得多，我尤其珍重放在我褲帶裏的那點積蓄。靠這上面，我曾攀了幾個相識。

『漂亮人的穿着，毫不經意地，這裏那裏去喝酒，有一天醉倒在「加利麥赫斯格街」(Oulitza Kalimarespue) (在老蒲拉易那城的城外) 的街心裏，因為喝了一種好酒，也是因為自從我歸來(差不多一年的光景)所追求的那東西：有時賣酒的是一個美麗的 Grasmartiza 老闆的女兒。於是我就變了這種好酒的忠實的消費者了，對於那神聖的烏黑眼睛射來的烈火般的引

誘也是一樣。然而我明白：那個人家是嚴謹而很富裕的，並且她不愛這些外鄉人，雖然她可以從他們得到幸福。

『於是乎，我要趕忙作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自己準備幾張馬馬尼亞的護照這在聖巴克西失（Saint Bakchiche）酒資或者酒壺）的故鄉裏容易籌劃的。隔一天，我就把「斯達胡洛」隱了，我變成了多呂爾衣斯弗拉呂（Domnul Isvoranu），「大馬斯的銅貨商人」，姓名和身分都恰意。人們也尊敬我注意我了。那人家裏沒有母親。父親已老而嚴肅，病着腿。

『往來了三個月之後，有一晚我被邀參加了家庭會餐。在那兒，我遇着了一個姨母，她是來代替母親職務的，很慈和的愛護那個女孩子；然而我得特別證明，除了說半真半假之外，永遠不要說謊，這總常常是對的。桌旁坐着兩兄弟，碩大而強項像土耳其的劊子手一樣的，他倆底確是加拉芝（Galatz）的大馬斯銅貨商人和地毯商人。我的運氣真好，我熟悉大馬斯和他們的職業比他們強；我曾販賣過幾次那地方的雕刻銅器和地毯。

『在吃飯的時候，我說話，我講些故事和在亞拉多里幾段實際生活，我尤其注意說隱沒在

大馬斯那些地毯和銅貨上面的悲苦歷史，在那些純手工的工廠裏，可以看到一些五歲的小孩和差不多瞎了眼的老頭兒在作工；小孩呢，每天賺兩個麥特利格（合十生丁）——合中國銅元約五枚——譯者，）差不多不知道一個兒童時期是怎麼回事，就從苦痛之門跑進人生的路上來了；老頭兒呢，營養不足，疲乏過甚，沒有權利休息，也沒有權利享受老年人的安寧。

『我的故事使那位小姐高興了，從悲哀一方面引出了她的眼淚；但別的人卻是鐵硬的心腸；他們只注意到零星的遺事一方面。這使我老不高興，老大的不高興，我打算馬上退了出來；但是我立刻想到我到這人家來並不是爲着想和一切的人結婚的。那女孩子已表示與我同調了，而我想娶的就是她。』

『我和她的關係只限於說些歷史和故事。』

『這第一次會餐之後兩個月，我可以被看作那人家的一個親友了。在這人家裏，往來的人差不多沒有，靡漫着死沉沉的氣象，然而在那兒獨據春意的，只有我所愛的那個快樂之花。每晚我總要到她的旁邊混過兩三點鐘，談談講講，說些不三不四的話，有時候唱些悅耳而哀怨的』

東方調兒。姨媽和父親聽了得着快樂；但那位女郎卻陶醉了……她還要再唱，再唱……

「父親從貨棧裏請出那些咕咕呱呱嘻嘻哈哈的顧客，而且少有是開門進來要買點貨物的顧客。姨媽呢，她是那人家裏作一切事情的女工，獨坐在店鋪後面玻璃門的後邊，縫補些洗了的衣裳，并且橫過窗簾，看管着那暗淡的貨棧；那位小姐呢，繡花或者織花邊；至於父親呢，躺在屋底裏一個床上，睡着，有時呻吟着，聽着我說話。他蠢得連一個羊兒也要看着他失望。我坐在一個沙發上傍着他，把一切適合於我的企圖的話詳細對他說，而他一切都相信。

「是這樣，我已經能够容易抓住他的弱點了。他須要一個幫他解決難題的人，好繼續他的事業，而他看到我以為恰得其人了。你們知道羅馬尼亞人少有作生意的；他們只是土地的奴隸。同時，他想把他的女兒嫁給一個經營專行生意的商人，而一方面，那時候只有些外國人經營一些容易的有利潤的營業成了功，他得着一個吹他的牛皮，知道幾國語言，而且能够指教他的兩個與他一樣蠢笨的兒子的本國人在面前，他當然樂意了；因為，正在他問我怎樣使這兩個未成材的小子可以經營一部這樣的財產時，我纔知道那已死了的母親卻是個第一等的生意能手。

那位女郎具有她那種性質。但是自從母親死去之後。這人家就走到衰頹之境了。

『我之出現於那人家裏，好似供給他們一種可呼吸的空氣；他們五個人各有各的形式呼吸着。老頭兒和他兩個兒子——他們每半月回家過一個星期日——傻子樣的尋開心，而且拿他們那些經商的，時常是經商的問題來麻煩我。因為要實驗我的誠實如何，他們沒找到更聰明的法子，只有一次向我要求一筆款子；另一次是委託我一筆款子。我在這兩次都能使他們滿意，當時我對自己說的，的確，愚蠢與金錢應該是孿生的兄弟。所以這三個人沒有多大的不同。

『那位老女人，是死去了的母親的姊妹，不笑更少哭。她倒時常關心到我目前的事業。有時我轉移了她那些問題；她就懷疑我了。後來，仗着有三個主要人物的信任我很長，回答了說，我的事業兩年來作得不好，因為缺少一筆重要的資本。那兒我還只說了一半假話，因為，這的確；如果我籌措得一筆大的款子時……那時候最好的生意就是國外的銅貨生意，那次回答得了效力，因此我從來沒說過我是有錢的人。

『然而我心上的愉快就是那美麗的淡菇查 (Tincontza) 的關係。她是唯一了解我，愛我

的人，她是在那令人失望的人家裏唯一使我牽望和希望着的人。

『自由的人而且一點也不崇拜金錢，慣於在和自然的毒瘴相周旋的生命的鉅流裏生活的我，早已一刻也不願在那人家停留了——一切都被自私自利和愚笨所腐蝕了的人家——只是爲着她，盡力掙扎到自由之路的她。』

『幾次差不多只有我們單獨的待着。夜來了，貨棧的門就關了。姨媽就去睡覺；她早上起得很早。於是乎——在父親的旁邊（如果不聽得他呻吟，人們不會知道他幾時睡覺了幾時醒來的），——淡菇查，傾身作她的刺繡，向我說，一種含情的警視使我全身的熱血爲之凝住：』

『給我說點故事罷，衣斯弗拉呂先生；悲哀的故事……』

父親叫道：

『不，不要悲哀的！那使我難過……』

——好罷，那麼說點快樂的故事罷，』她說，帶着苦悶的神情。

『我給你們說些適合一切嗜好的故事罷，』我說。『去年，我帶着貨物在霞落米扎（Jalom.』

itza) 河上一個集場裏賣。你要知道，在一個集場上，和一切的人都要說得來，這是種聰明的行為。很快的要認識許多人，又要很快的把他們掌握住，然而卻有一位行商冒冒失失的遇着另一個行商比一個死人遇着埋葬他的教士那樣更爲厲害。

——呀，這纔兇險呵，』老頭兒自言自語地說。

『所以我自己就要適合於這類的行爲，以下就是那天我所遇見的事情，不久以前我認識了一個行商叫做特郎打菲 (Tran dafir)，一個老江湖，他自稱是賣珠項圈的，但是實際上專門詐騙那些鄉下蠢仔，玩着一個三張紙牌的玩意兒，人們叫做看，這是王，王在那裏？總而言之，特郎打菲是個無賴。然而這個無賴卻使我高興。臂上穿着珠項圈，他來靠着我的貨架子，抽着他的烟斗不說一句話，儘管吐痰，多討人厭的，一直到我把他趕跑纔完事。於是他擠到人羣裏去了，一邊叫，「珠項圈！珠項圈！」然而他的眼睛正在找尋那些純粹鄉下人的腦袋，作他那個玩意兒的顯主，入了他的圈套的人，出來總是錢袋空光。我因爲想要他很誠實的謀生活，有一次就向他建議改換個職業：

「甚麼？他回復我：你想我作你的夥伴嗎？」

——不是的，我說，我不能使你作我的夥伴，然而我可以使你作個賣蘭粉湯的，很賺錢。

——呵，他說：很賺錢！你的蘭粉永不會使我賺錢，夠我每半年爲我那美麗的米郎達的皇帝金幣的項圈增加一個金幣，那麼，我的好老兒，她就要跑向人家去了，因爲，你知道，愛情是不固定的呀！……」我同意他說的話：蘭粉是不能拿得金幣來的，至於他那「三張紙牌」呢……唉，在我說話的那天，他那「三張紙牌」替他拿回了五個十二佛朗的金幣，還不滿一下午的工夫。然而就是這次那些金幣帶來了一件有趣的歷史：那位空了所有的鄉下少年總不願意放鬆特郎打菲，他們倆給過了一次曠野狂急的追逐之後，都到了我前面來，要我作他們的裁判人。那位鄉下人說：「如果他不能給還我的錢，那麼他得把他的技能教我，是的，他的技能；我將來照他一樣的去作。」特郎打菲聳起肩膀：「他瘋了，這小子，多麼麻煩，多麼麻煩呀！——不，我的老兒，另一個說錢，我的錢，或者就是你的技能！這不值得要費力作老實人；我一樣的照着你作！——然而你并不比我更老實的呀，特郎打菲叫道：你想得到我的錢；我更加狡猾，我贏得你的錢，一切都完了。」

「是的，鄉下人同意，我不會比你更爲老實得多少；因此我就讓你一個金幣；把那四個給我。如不然，我要自己跳到霞落米扎河裏去，這是種罪過呀……我家裏有個年少而唯一的妻子……我們倆互相愛着的……而這五個金幣就是懸在她的項圈上面的所有一切。我把牠們拿來要買兩匹馬去種地……」

特郎打菲跳起來好像被紅鐵灼着似的：「怎麼樣？傢伙，你取了你妻子的金幣來買馬嗎？呵，你真不配有一個帶金幣項圈的妻子呀！——然則怎樣作呢？那少年人艾怨地說。——怎樣作嗎？老江湖大叫：好吧，到離你家鄉三里路的地方去把馬偷來，讓這些金幣吊在你妻子的頸項上吧！」於是面向着我，特郎打菲向我說：你從來見過一個像他這樣蠢的羅馬尼亞人嗎……」說過了這句話，他變作沉思的樣子，吸煙吐痰。那鄉人捧着臉哭。於是我見了這麼回事：特郎打菲轉身向着那位少年，拉下他的手，閃電般的快給他兩個耳光：「爲甚麼打我被打的叫喊。——因爲你是蠢動物……我不喜歡那些哭的人，那老江湖回復他，轉着煤炭般的眼睛，像個鬼怪。現在五個金幣在這裏，今夜就回到你家鄉去吧，但是你記着在大路上離村子一彈遠的地方：黎明的時

候，我給你牽兩匹馬來，我並且再給你兩個耳光……這是教訓你下次不要去觸動一位美婦人的金幣項圈，除非是替她增加金幣。」這件奇遇後六個月，我在拉愁魯（Naziru）路上遇着特郎打菲。他騎着馬，我坐着車。我們交手過路的時候，我問他：「你實踐了你的話嗎？特郎打菲——實踐了，他回答我，我給了他兩匹馬和兩個耳光。」

* * *

「我講的時候，父親已睡着了，但是淡菇查比往常更爲感動了。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單獨的對着一位美麗的女郎，她用充滿着情愛的，含着眼淚的瑩瑩閃光的眼睛凝視着我。她傾身向着我，握住我的手，以一種比凡阿林的弦子更悅耳的聲音說：

「說吧，衣斯弗拉呂先生，你能夠像那位老江湖特郎打菲一樣的愛嗎……？」

「我不能夠對你們說她的手是把我燃燒着呢還是把我凌冰着呢，然而我知道我是被一種突然的憑空的恐怖攝住了，我的腦袋打旋轉好像從屋頂跌下來的樣子，於是，更沒作旁的，我搶得了帽子就逃了出來。」

『她會拿着這件事當作我的笑柄，第二天見着我時，大大的笑了一回。然而我呢，我苦煞了；我的單獨與一個女人相處的恐慌，比往常表現得更厲害了。我浸漬在幾個月來的親熱底幸福追求裏的所有的希望都消逝；我剩下來的完全是損壞了靈魂的殘疾人了。』

『然而，像人們對付畏火的馬一樣的，我自己相信勉強用火放鼻子下面去幌動，到頭來我會一點也不怕她的了。誰知道呢？我們對於人類的天性知道些甚麼呢？比動物還要少！……或者如果我曾有閒空去糾正我的變壞了的感覺和涵養我的變野蠻的本能，我也會得到相當的成功的。然而因為這個，我一定須要別人的好心腸和環境的協助。無論第一個條件或是第二個條件，都不允許我變成一個人。環境呢使我成爲一個貧苦的人，至於第一個條件呢除了他們的利己主義之外不見甚麼別的東西了。結果我們都在一面牆上碰破了頭，然而最可憐的就是我。』

『在我的性質不確實覺得有轉機以前，我不願意要求淡菇查的愛；然而別的一個要求佔了先着，并且使我的地位走到危險境裏了。有關係的人高聲叫着說她除了我以外不願與一個旁人結婚；於是那位父親來問我，看我想的怎麼樣。』

「我所想的嗎？結婚一個觀念，把我丟進地獄裏一切恐怖裏去了……我一點也不能答復……我是支吾的，錯亂的……淡菇查呢，她的傲狷心情受了損害，流着使我痛徹心腑的眼淚。父親以為我的遲疑是因為我不是個「有錢的人」，於是想安慰我對我說：

「在此地作事情，你有一日會成為有錢的人呀！」

「你們聽得嗎？他們以為我在他們的家裏所追求的就是財產了。」

「是這樣，深淵跑近前來了，而我也一直向牠走去：我要求淡菇查的愛。她欣然接受了，那人家又從牠的沉睡裏醒轉來了，我呢，我覺得惘然若失。結婚的要求之後接續着的那幾天像被判了的死囚的最後時間一樣。淡菇查驚奇了：

「是興奮過度的情緒把你累得像這個樣子嗎？」她有一天向我說：「像我是何等快樂呵！」
「可憐的女孩子！」

「為着疏散我的苦悶起見，我從早到晚說些笑話扯談；然而他們顯然看到我不是和從前一樣了，定婚的那晚上，我簡直暈倒了。在場的親族們也甚為關慮；他們的見解和我的未婚妻一

樣，都以爲我的抖戰是因爲情緒的關係。他們要我說話，請我講談。我搜遍了我的腦袋，不能找得一點可說的東西。然而那位替我們交換戒指的神父，在唸過了祝詞以後，使我想起一個故事來了。

『那是因爲農場工作的問題，神父埋怨他的工人玩弄他，工作進行太慢。我爲着引發我的故事起見，我就說：

『如果你想使他們工作進行得很快，只有一個方法，神父。

——哪個方法，我的孩子？

——就是很很地咒神，像一個馬車夫咒的一樣。

——啊，我們不能夠咒神：這是種罪過。

——是的，這是種罪過，顯然的，『我肯定地說，』然而他是得了布加勒斯特的總主教的赦宥的，（布加勒斯特 Bucharest 是羅馬尼亞京城——譯者，）因爲除此以外甚麼方法作盡了都沒有效果。』

「那位神父帶着遲疑的神情，但是在場的人叫起來了：

『怎麼樣說呀，怎麼樣講出來吧！』

「那末，這就是怎麼樣：有一天，布加勒斯特的總主教要到城裏去。在城裏有個公衆的儀式舉行必須要他到場。人們把他的華麗的馬車準備了，於是他的聖駕上了車。但是駕車的馬車夫對他不高興，雖然有動人的酒錢在等着他：這就是我們都知道的，一個馬車夫如果不咒神，就不能駕御那些馬。揮舞馬鞭和咒神，對於他比給酒資還更難得許可，而那位總主教的馬車夫也不抵觸他的尊貴。恐怕大司教的雷神降臨，那可憐的人咬着嘴唇馬馬胡胡地駕駛了三個鐘頭的路，然而，臨到過一個河灘的時候，他忽然停住了。憤怒得不能喘氣，面紅得像燒熟的螃蟹一樣，他鬆了他的四匹馬的韁繩，決然的無論如何要要求他的權利了。總主教不耐煩了，一刻兒，從車門伸出個頭來，詢問停車的原因。那位馬車夫取下他的小帽子，謙恭地解釋道：

「你看罷，至尊的聖父，這是這些馬聽慣了馬車夫咒神，而我當着你的聖駕面前不能夠咒神，牠們完全不了解我，不肯過河灘去。」

「總主教命令他：

「我的孩子，你對牠們叫：『啾！啾！勇敢的馬呵！……』」

「那位狡滑的馬車夫口裏重述着：

「啾！啾！勇敢的馬呵！……」然而那些牲口不過河灘去。

「除了咒神以外沒有別的方法可以使牠們過去了嗎？」總主教問，完全不耐煩的樣子。

「沒有了，聖父，我說你聽：只有用蕎麥和咒神纔能使那些馬走路……——那麼，」總主教

回答，「你咒神吧，我赦宥你的罪過！」

「那位馬車夫就地跳起，勒住馬韁，揮動他那沉長的馬鞭，用一種嚇煞死人的聲音叫道：

「啾！啾！啾！……！聖母的神聖皮拖鞋？……一切的聖像！……十四部聖經！……六十位神

聖！……十二使徒和四十位殉教者！……啾！啾！啾！……！勇敢的馬呵！上帝和聖靈的榮名！……」

「那輛馬車像燕子般的在河灘上飛走。到對岸上了，總主教重新伸出頭來對着以勝利的
神氣看看他的那位馬車夫說：

「像你的這些馬是教壞了的，然而你也缺乏點宗教知識；沒有十四部聖經，只有四部；並沒有六十位神聖，只有七位。

——你有道理，聖父，我也知道的；然而你看：四部和七位數字太簡單了，不便咒神時的咒法；於是乎，我們馬車夫，照我們的意思把神聖重行編排過，以應我們職業上的須要。」

「這個故事，因為牠使人發笑，把那位神父為難着了，我呢，我更舒服了。淡菇查神彩煥發，得意洋洋。

「啊，事情為甚麼不就在那兒停止呢？或者我為甚麼不在悲劇發生以前逃走呢？因為那幕沉長無止境的悲劇在三星期之後就到來了，——出人意外的，少有這樣難過的三星期，在我的未婚妻給我的每次接吻似乎是要我逃跑沉沒到人海裏去的一個暗示的時候，這幕悲劇和結婚的儀式同時開幕。

「如今我遇着了，捶碎我和純潔的淡菇查的生命的可怖的惡魔；我遇着了，我的勇敢的米克哈衣，這所說的那種腐敗，強暴，惡習，以及那些兩足類的野蠻商人在風俗習慣傳說的形式底

下所實行的一切兇暴，——毒害生命，殘虐無辜；因為在我的病的狀態中，我也還和我的純潔的未婚妻一樣是個純潔的人。

『米克哈衣，你或者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吧。你不知道，在我們家鄉，凡是在結婚的時候，那些近親的婦女們以及外面的婦女們在新夫婦歸房幾小時之後就蜂擁到他們的房裏，把他們驅逐到另一間房裏去，於是攔索新夫婦睡的床鋪，尋找新婦貞操的確切證據，她們拿住證據了，有時很高興的拿給坐在旁邊客廳裏的來賓看。我見的比這還更妙：我曾見到這種旗幟樣的布繫在一根鈎竿的上端，在從柏特拿（Pétroï）到查疏（Cazassou）的大路上，團集了一羣女信徒，嗚啦，嗚啦的對着她們那個醜惡的戰利品狂叫，她們同着一個亂拉凡阿林的江湖樂師，在一個星期一的早晨，拿些『紅燒酒』去敬那位可憐的貞節女兒的幸福母親。

『米克哈衣，你知道些比這還更野蠻更可惡的事情嗎？還有甚麼腐敗或者邪行，強暴或者兇惡，惡習或者邪淫，比這種狂樂這種把戲這種可恥的惡劣的行爲更無人道更殘忍更聞所未聞的嗎？……』

「我呢，我知道……結婚的日子到來的時候這一切我都知道。不僅這些嘔心的風俗時常使我厭惡；就是到了危險的時候，我的官能也就預先憫然地使我遠遠地避開這種悲慘的假過場，這於我是種生命利益的庇護的本能。」

「我叫來那位父親和姨媽，我對他們說了。那位父親是很喜歡這種討厭的習慣的，倒沒有很明確的表示，然而那位老婦人卻死死地固執着，說她應該要受人家恭敬的，好像這是一件國家從古遺傳下來的古訓，一種光榮的守護者似的。」

「我們就是那樣，在一個晴和的星期日下午，結婚的儀式以一種時派的排場動身向禮拜堂出發了：所有的人都是步行，除了兩個開道的騎士；接着走的就是一個人拿着兩品莫斯科的大蠟燭，騎在一個大雕花嵌金的銀盤子裏；以下就是所有的親戚朋友了。從禮拜堂出來，那兩個騎士仍是前導，一面放手槍，一面使繫在他們臂上的長手巾在空中飛舞，鬚上飾以絲帶和銀條的馬兒也在跳舞。現在在那盤子上面盛着習慣上不可少的麵包和鹽了。緊接着是我拖着自己在走，恐懼和苦痛迫得我發抖，手裏拿品燭臂挽着淡菇查；她呢，頭面滿堆着花飾，她很快樂的讓

花飾把她蓋着。在我們背後就是儀仗，一切都被十二個樂師奏着四種樂器所嘈雜：喇叭，凡阿林，笛子，Cobza。在大路上，一些婦女們用她們的 cofas 從井裏取水洒向儀仗要經過的路上，以示祝福。

『那天晚上，命定的時間向着我來了。坐席的有二十個客，包括親族在內。證婚人的演說激起了一陣無邊的快樂，而我當然要揆進那個集體裏去，用些故事去回答同席們的笑談。同席中有一個腦筋受了酒力的煽動，說話真不湊趣，說有一次，在他的村子裏，一個青年新婦人被新郎發現她的不好處，就在結婚的那一晚上，被新郎打了一頓；到第二天早上，他把她丟放到他的車子裏，背向着拉車的牛，面向後，在後面呢，一根木桿的尖端掛着一個空底的陶製水壺，就是這個排場把她送回到她的驚惶的父母家去了。』

『我凝視着淡菇查：她仍是鎮靜的，確信是白玉無瑕。然而我，我自己駭住了，而且叫道：在兩夫妻中間經過的事情除了他們兩個以外，與旁邊任何人都沒有關係的。』

『我們等刻兒看看吧，是不是這樣的事情與旁邊任何人都沒有關係！』幾個親友回答。

「實際上，這個「等刻兒」倒好玩，因為半夜到了，我覺得一些麵包心作的小球從各方面向我面上拋來，等刻就是一些麵包塊，幾分鐘之後，拋來的盡是些大塊麵包了。

「這有甚麼意思？」我問。

「是這樣，這個意思就是應該把你從此地趕出去，去盡你的責任去！」Mairaine（註）叫道。「我的朋友們，我對你們發誓，我確沒有明白；但是我的 Parain（註）把我扯到旁邊對我說明責任是怎麼回事的時候我纔明白了。正在他對我說話的時候，那位 Mairaine 和姨媽在那間爲我們預備的睡房裏替淡菇查卸裝；然後她們來和我接吻，父親也是一樣，此外沒有別人了，於是他們替我開了門，把我推進房去，跟着就把門關上了。

（註）Mairaine, Parain, 原意是小兒子受洗禮時替小兒子命名的女或男，這個女或男對於這個小兒子就稱作 Mairaine 代母或 Parain 代父，亦有稱爲教母或教父的，總之係宗教儀式上的名詞。——譯者。

「在這一剎兒，我的人生途程中最慘酷的這一刻兒，我還模模糊糊地記得曾經看見淡菇查的神聖的美麗的腦袋躺在雪白的枕衣上面，她的墨黑的頭髮散亂在她的周圍，這就是那晚

上的一切：我暈倒在那房間的中心！

『一種猛烈的寒熱病弄得我在二十四小時以內暈迷不省人事；我臥病了十五天。我不知道我在昏迷狀態中曾說了甚麼話，然而我知道來看我的人已是少了。到我病好時，我已處在一個敵人的世界裏了。我的岳父和姨媽要我解釋關於我加於他們的家庭的恥辱。我臨時地辯解假說我是中了邪魔。他們對我一點也不憐惜，厭惡得我更甚。』

『從此以後，在十個月的中間，仇恨和敵視聳立在我的面前。他們甚麼也不要我干預；甚麼事情也不委託我作了；他們把錢財堅定地固閉的收藏着，好像我是個偷兒似的，用我自己的力量，我是不能經營甚麼事業了，——除非再賣蘭粉湯，——因為我的錢。我把牠花費在結婚的用途上去了。於是乎開始了這個我現在猶有餘痛的可怕的生活。』

*

*

*

『我不能夠對你們詳詳細細地說了；這使我太麻煩了……』

『藏匿在這個苦悶的家庭裏，除了很少很少地并且只在夜裏以外，我一步也不敢到街上』

去走。他們又禁止我到貨棧裏去。沒有朋友過訪……沒有親戚……沒有工作……我所說的話，我所發的意見，一切都不中用了……在吃飯的時候，人們好像聾子啞子一般的……我呢，拖着拖鞋，披着襯衫，從一間房裏遊到別一間房裏，像個寄生動物，像個怪物，或者像另一種的寄宿學生一樣的。

「兩位內兄弟每星期日回來一次。我要求他們讓我到加拉慈去作點我熟悉的事情。他們卻對我提起離婚。實際上，你們也會以為這倒是個最好的解決辦法。——卻完全不是。」

「我的妻子，自從結婚以來完全地與她的家庭斷了關係。現在她整個的生命浸潤在我的生命裏，我的這個可憐的畸形生命裏了。沒有眼淚沒有怨艾，她以非常的勇氣忍受着苦痛；她誠虔地相信我是被一個魔鬼所弄了，而熱情地祈求仁慈的上帝收伏這個魔鬼，醫好她的無論怎樣衰弱她都要愛的丈夫。」

「兩人閉坐在盒子裏般的，我們的日子消磨在無窮盡的對話和一種永不會過够的温情裏。我要求她寬恕……她回答我說，她并沒看出我有一點兒錯處。呵，我怎樣能忘記那唯一了解

我同情我的好人兒呢？而且誰能够，如果沒有毒害我們的那種仇恨時，證明我不能成爲丈夫和我用全力所期望的通常的人呢？……我已經不是開頭那樣的膽小了，我一點也不畏懼我的妻子了，第一次接觸時使我全身血液凝住的那種恐怖也沒有了。也有些時候，她把我緊緊地抱在腕裏，愛撫我，用她的温情來安慰我時，模糊的慾念，微弱的甦蘇，細微的肉慾衝動在我身體裏癢地浮動着，弄得我面紅耳赤。

『然而愛情艱辛地創造出來的，仇恨一霎時就把牠毀壞了，這就是我永遠不寬恕那些人們的所在。每天早上，剛剛走出我的房門，磨難我們的那兩個貓頭鷹撲到可憐的女人面前問她是否有甚麼事情。她不願意說話，那兩個可惡的扛屍人就壓迫她要她和我分離，蹂躪她一直到失望的境地。』

『這種磨難和本能地要企圖恢復起來的一點一點的有系統的破壞，延長到十個月。我們沮喪了。加拉茲的兩個劊子手慢慢開始向我進攻：他們侮辱我恫嚇我要我決計和我的妻子分離。更沒有方法在那兒立足了。方法一個一個的沒用了，我們屢次拒絕到下面去吃飯，我們過好

幾天只有吃過一頓飯，於是逃跑的念頭突然地在我們的意識前面發現。

『她問我用我僅存的少數的錢財可不可以維持我們的生活，我適當的對她把愛情的自由的將來展開來遠遠地在這個悲慘的家庭之外，她對我這個熱情的答覆，幸福的眼淚從她眼睛裏拼出來了。緊緊地擁抱着好像兩個失落在敵人境地的兄弟一樣，我們有浸潤在我們自己的淚水裏的面龐和衣裳，我們曾過了在這世上人們可以嘗到的最幸福的時間。』

『然而這些時間也就是給我們生活在一塊兒的最後的時間了。人的仇恨的惡潮到來了。』
『是在二月尾……我們有了決定的計劃：再等一個月，到三月尾時，我們趁帆船逃到君士坦丁堡去。』

『但是幾天之內我們看到我們的兩個統治者的狀態有個奇異的變動了：他們突然停止每天早上對我妻子的探問，他們一點也不恐嚇她了，對於我呢，老頭兒有一晚對我說我可以任意進出。我因此呆住了……我跑向淡荖查那兒去，然而她卻淚流滿面：』

『我相信一種不幸在窺伺我們了！』她對我說。『我作了個不好的夢：夜裏我看到有許多』

小孩圍着你哭，而我呢，金飾和貴重的寶石滿身裝飾着……這是頂不好的。不要出去吧！……誰知道你能遇到甚麼事情呢？……我們十個月來挨過了這種拘禁；還忍受牠幾個星期吧！……

『對於這些話，我感覺得一把尖刀刺進了我的心臟，我發抖了；然而，我的勇敢的朋友們，人的命運在事先就註定的了。第二天，一個寧靜的冬季雪亮的早晨……五六寸厚的雪用牠的潔白的壽衣掩蓋了大地，四方八面飛奔的雪橇的鈴子，鈴聲充滿了太空。我在窗裏靜待着，我似覺得牆壁向我坍下來了。我暈迷了！……一種不可抵抗的力在外面叫我，到外面去吧，外面是活的，是生命，是一年來我一點不知道的自由生活的急劇的神祕。我跪倒在我妻子的前面，求她讓我出去一小時，半小時，五分鐘，到牆壁外面去，到屋頂的，苦悶的外面去！……』

『她聽我說而且允許我出外，教我帶着我的小刀和兩桿手槍，并且要我不要讓人挨近我身邊。我吻了她的拖鞋，穿了皮衣，帶上我的亞斯特拉哈（俄國一城市名——譯者）式的帽子，於是落到貨棧裏去。

『呵，這是我和可憐的淡菇查的損失呀！……這是我們的沒有立刻實現的損失。因為那個

早晨裏，我沒遇到甚麼事情，就是那天下午和第二天我出去了也沒有甚麼事情；然而這顯然是從店舖裏經過的幾次中的一次裏，我被那個賊眼看見了，那個老頭兒躲在一扇門後面，他看出我來了。

「在我住在這個人家裏的最後的這個星期日的晚上，——歸來時，眼裏充滿了多腦河裏龐大冰塊流動的偉大現象，——我最後一次吻了我那在十個月來最溫柔的妻最純潔的處女的她。」

「我們是安靜的……但是在我們下樓去吃飯的時候，一幕陰沉的悲劇伸長到我們的前面，把我們打入了苦痛之門。在那頓飯終了時，她問：

「爲甚麼兄弟們不在這裏？」

——他們剛才來過了，」父親回答。

「我們抽着煙斗，飲着土耳其的咖啡。外面呢，是夜和寂靜……天色慢慢地晚下來了。忽然在老頭兒和姨媽中間發生個有意義的眼色，淡菇查立刻就痛哭了。」

『在這個時候，門樞斗上扎扎作響，兩個兄弟，幽暗得像劊子手樣的出現了，同時引來了一個人，我一見了他，臉色就變成了灰白色。

『這是個希臘人從前曾作過我的朋友，而今是來當告密和舉發罪犯的人了。

『三個都站在開着的門的前面，說第一句話向大家道晚安的就是那個叛賊。他伸長着臂膀指着我用羅馬尼亞話說：

『這個，是你們的衣斯弗拉呂先生嗎？……我明白他當是中了邪魔：這是斯達胡洛，那個賣蘭粉湯的和P……』

『說到最後那個關係於我和她的惡行的字了，淡菇查叫了一聲，暈倒在地上，至於我呢？……被我兩個舅子的報復心理和殘酷所抓住了，我被拖到貨棧裏，受踐踏，受捶楚，打頭上，臉上，胸膛上，一直打到我暈過去。後來……』

『後來我在外面雪地上蘇甦過來了，在一個關閉了的走廊旁邊的庭院鎖了的門的前面。

我凍僵了……四肢，胸膛，頭部遍地創傷……而且在那隆冬天氣我所有的衣裳，只着件襯衫，光着頭。

「我凝集我的體力去向十八個月以前供給我以蘭粉的那個土耳其人請求收容；他把我當基督徒容納了，把我當兄弟樣的看護着。」

「四天以後，這位善良的人不知道是在對誰說話，使我在我的病牀上知道了那個新聞，說那天早上全城傳遍了：淡菇查在多腦河的左岸被幾個里波汎人（Lipovans）打撈起來了……

「以後，三十五個年頭已過去了，每年裏在那不幸的一天，我走到多腦河的岸上，河裏流着冰塊，祈求淡菇查寬恕我對她的罪過。」

「對你也一樣的，安得連，我求你寬恕我對你的罪過……」

在到X……的路上，兩片麥田的中間，那輛馬車載着三個人在邁步的前進。在清晨的微風裏喘着氣的馬的眼睛前面，那個牧童星（金星）正在東方老紅色的穹窿上面眨眼。

一隻百靈鳥從田間飛起如箭一般的向天上飛去。斯達胡洛的眼光跟着牠一直到他看到牠像石子一般地落下地來；眼光固定在牠剛才消逝的那塊地方，他唱起歌，——用那些沒有祖國的人們所知道的國際方言，和不能在紙上描寫出來的腔調唱道：

假如我是個百靈鳥，

我將像牠一般的飛入碧霄；

但我將永不落到地上來了，

地上有人們播種着麥子，

地上有人們耘耩着麥子，

地上有人們播種着耘耩着，卻不知道是爲着甚麼，

一一 基拉·基拉林娜 (Kyra Kyralina)

在小樹叢裏面，三個行商的貨車停着在喫中飯，斯達胡洛勉強答應了他的兩位同伴的要求，因為在一小時以前，他們要求他把在旅店的頂層樓上所說的故事開端就已說及的他的童年和他的姐姐的童年時的歷史說出來。這並不是他沒有意思來說，——因為他的思慮狀態現在整個的沉入這個久遠的回憶中去了，——但是事情總是這樣，人們想打開那阻止流水經過的不結實的水閘的時候：最好還是讓人家來請求一下子才開始。

躺在小樹林裏柔軟的苔蘚上面，他們在抽煙捲，在這個時候，那匹馬一邊包圍着他們細步地走動，一面咬食青草和噴鼻作響。斯達胡洛起身去掇拾些枯枝燒起火；火炭燒好時，他在車子

裏找來了作咖啡的材料，燒滾了水，就把糖和必須的咖啡丟放銅壺裏面。然後，真像賣咖啡的老手似的，把那種芳香而發白沫的液體分配到三個沒有托的呼做費利剛（feliganes）的孟子裏，弄妥當了，他又坐下兩腿盤屈着像土耳其人樣的，於是乎開始說：

在那個時候，我完全不記得是甚麼年月日，也不記得我有多大年紀。但是我知道跟着這幕悲劇之後發生的事情就是克里米亞的戰爭。

小小的年紀，我記得父親的嚴厲的樣子，他天天打母親，我不知道是爲甚麼原因。我的母親時常不在家，在出門以前和歸家之後總是要挨打。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出門的時候父親虐待她是爲着要她出門或是不准她出門，和在歸家的時候父親虐待她是因爲她不應出門或是要她永不回來。

我還記得在那個混沌時代，在父親一方面，還有個和他一樣殘酷的大哥，至於在我母親旁邊同受苦難的還有我的姐姐基拉，她長我四歲，我非常地愛她。

濃霧慢慢地消散，我慢慢地長大開始懂得事情了。而且我懂得些奇異的事情了……我大概是八九歲，我的姐姐是十二三歲的樣子，好看得使我整天裏守着她，從頭到腳地看着她。從早到晚她是打扮着的，我的母親也是一樣，因為她和她的女兒一樣的漂亮。她們對着她們的鏡台，從一個烏木盒子裏，把紅色樹膠浸在油內用作濡染睫毛，用一端燒成炭的藿香木畫眉，至於嘴唇和臉蛋兒呢，她們就用基爾米茲（Kimiz）的紅色染起來，指甲也一樣的染起來。當這種長時間的工作完結的時候，她們就彼此擁抱，說些溫柔的話，而且替我打扮起來。然後我們三個手牽着手作土耳其式的或希臘式的跳舞，並且我們彼此擁抱接吻。是這樣，我們形成了另一樣式的家庭。

現在，父親和他的大兒子每晚都不歸家來了。他們兩個都是造車匠，在那地方他們是手藝最好，最受歡迎的造車匠；他們的作坊，就在城市的對面加拉基注（Karakioi）區裏，至於我們所在的地方是捷打蜀耳區。在我們和他們的中間，隔着整個的一座城。在加拉基注區裏的房子是屬於我父親的。他在那兒有兩個學徒，他供給他們的火食和住所，同時養着一個老女僕專門

照拂他們。他們總共有七個人。我們從沒到那兒去過，而且我只知道父親的作坊使我可怕。在捷打蜀耳（Tchetazone）區裏，人們常到我母親的家裏來，我們日裏夜裏地活動着，尋開心……在冬天，喝茶，夏天裏喝菓子露，在整個的一年裏頭，總是吃着加達衣弗和沙拉衣里耳（Cafaita et Sarailies 土耳其的糕餅名）喝咖啡，抽煙袋，扮鬼臉，跳舞……這是種舒服的生活呀……

是的，這是種舒服的生活，除了有些日子，父親或者他的兒子或者他們兩個一塊中途撞進來打斷了歡樂，而且毆打母親，一拳一拳的打着基拉，和我的頭上打破了他們的手杖，因為現在我也參加跳舞了。因為我們通常地說着土耳其話，他們就叫兩個女人作巴車烏拉（Pate-haouras 娼妓），叫我作基杵克北賊勿尼弗（Kitchouk Pézévéngh 小魚），兩個不幸的女人時常跪倒在她們的統治者前面，緊緊地抱住他們的腿，請求他們保全她們的面龐：

『不要打臉上，』她們叫：『看上帝和聖母的面，不要打臉上吧！……不要打壞了眼睛！饒恕吧！……』

啊！面龐，眼睛，這兩個女人的美麗喲……沒有一項足以抵抗他們的呵……她們有金色的長髮，一直拖到腿；淨白的面孔；眉毛，睫毛和瞳人黑得像烏木一樣。因為，在我母親一方面，羅馬尼亞人種，經過三種不同的人種的攙雜；土耳其人，希臘人，和俄羅斯人在過去他們誰曾佔領着這塊地方，誰就攙雜些種族的血統在裏面。

在十六歲的年齡上，我母親就生了她的第一個兒子；但是到我出世的時候，卻沒有人相信她是曾生了三個孩子的母親……而且這個女人，生來是受人憐愛和擁抱的女人，時常挨打一至於流血。然而如果我的父親對她不傾心憐愛時，她的情人卻熱情地賠補給她；我永遠不明白，究竟是不是我的母親首先欺騙她的丈夫，自己惹打；或者是我的父親首先虐待他的妻子以致惹起她欺騙。總之，新婚在我們家裏從來沒停止過，因為快樂的呼聲和痛苦的叫聲交互着存在；鞭打之聲剛剛完結，歡笑之神接着就在淚流交錯的面容上發現了。

我呢，我登上守望台，一面吃着糕餅，當時那些玩客，——格外表現各種也還正經的態度，——土耳其式的坐在地毯上面，唱着歌，使兩個女人跳舞，同時在一把六弦琴上面彈着東方的調

兒，伴着拍板和一個巴斯開的鼓。我的母親和基拉，穿着絲衣裳，滿露着快樂，舞着手巾舞，迴舞，旋轉，狂情地舞着。後來臉上被熱度燃燒着了，她們在大墊褥上倒下，把腿和腳藏到她們長衣內面，搧風取涼。他們喝着上等甜酒，燃着香料。那些男子年輕而漂亮。時常是些白棕色髮和黑色髮的；他們衣着華麗，尖銳的髭鬚，細心整理過的鬍子；頭髮呢，光滑的或者捲曲式的，發出一種麝香杏仁油的強烈芳香氣息。這是些土耳其人，希臘人，間或也有些羅馬尼亞人，因為民族性並沒有甚麼作用，祇要情人們年輕，漂亮，多情，小心而且不甚急性的就行。

我的地位是很可厭惡的……那時候我所作的罪過，一直到現在我從沒有對人說過。

我的職務是守望，坐在窗子邊緣上，預防一切意外事的襲擊。這個事情使我很快樂，因為我恨死了打我們的那些加拉基洼區的人們。但是在我的胸膛裏卻發生了一個在我的職務和我的嫉妒心中間的劇烈的鬭爭。

我嫉妒着，強烈地嫉妒着。

那座房屋的位置，處在一個四面牆圍着的大庭院的內部，有幾個窗開在庭院之上，旁的窗子開在後面，懸在小丘的邊緣上，下臨着船埠。除了正面的入口以外，旁人是不能進入屋裏來的；然而，的確人們當要救命的時候，自然要容易些了，如果那小丘的斜坡能夠說話，那麼牠不會看過些東西在牠的斜面上滾下去的嗎……

我靠住窗戶，眼光固定地看着大門上面通夜燃着的燈球上面，耳朵準備在聽鏽了的門樞斗的響聲。

然而我一樣地要看看內面的熱鬧。我的母親和基拉漂亮得使你發狂，在她們那束緊得「使他們的纖腰通過一個指環」的上衣裏，乳房突出漲得像兩個西瓜一樣；豐美的頭髮散開着，散落在背上和裸露的肩膊上；額上束一條硃紅色的帶子，那些長的睫毛魔鬼似的在閃光，好像是要燃燒起她們的被慾火熾熱的眼睛的火炬似的。

往往，在他們向女人討歡欣的過場中，在他們無止境的話中，客人們自己鬧成了笑話。有一晚上，一個客人，想恭維我的母親，說道：『老母鷄作出美味的湯來。』那可憐的女人，困厄的樣

子，給他頭上一扇柄，就哭起來了。別的一個客人忿怒地站起來，給那笨東西一下「底弗辣」（底弗辣 *Дифла* 是東方人用手侮辱人的動作——譯者）並且向他面上唾了一口。他們互相抓住領巾，鬧翻了那間房子，打翻了那幾把煙袋。這樣的事情使我們笑到眼淚直流。爲着維持和平起見，我的母親又給他們擁抱起來。

然而這些擁抱，這些接吻，對於她是個獎賞一些各項不同的事情的好方法。對於一個美妙的嗓子，一句俏皮的話，一個好看的玩意兒，她的獎賞品就是她的接吻；在應該使一個負氣的人歡欣的時候，在掃除一句刺心的話的抑壓的時候，在使一個過於嫉妒的憤怒者安靜的時候，在報答一個蠢仔的侷促不安的神氣的時候，她一樣地散播着她的接吻。

在她的旁邊，基拉比她的態度還更好看。在她十四歲上體格就很發達了，似乎是多長兩年像個十六歲的女兒一樣。輕佻而傲慢，有她那微微平直的小鼻頭，她那凸起的下頷，那愛神會在那兒培植了兩顆美的種子差不多是對稱的兩個笑渦，基拉用她的幾種惡作劇，嘲弄，詼諧的神態打趣她的情人們和我。她的情人們還感不足，我呢，我以爲她給他們已過多了。

人們叫那些到我們家來的玩客作漠沙飛 (mousaflis) 而那些漠沙飛時時刻刻吻着她的手和便鞋。她抓住他們的鼻頭或者他們的鬍子牽着走；給他們淋些菓子露放在煙袋嘴的 tounbak 上正燃着的炭火上面；用她的杯子給他們喝卻故意把杯子摔破使他們不好過，但是一分鐘後，她回頭來又用她的頭髮尖梢玩弄着她剛纔使之難過的那人的嘴唇……

這一切都使我發怒，因為我愛基拉比愛我的母親還更甚……我崇拜她，而且除了我之外誰也不許去愛撫她。

我記得有一晚上，使我的嫉妒心達到了頂點，在跳舞的當中，她的鞋帶的結紐脫了，她把她的腳放在一個漠沙飛的膝頭上面，請他替她結好，你們知道這對於那個走桃花運的是如何地受寵若驚呵！他實行盡量延長他的玩弄，這時我的眼睛張得像狼一樣；後來那個壞傢伙開始摸撫她的腳踝骨而且摸到她的腳肚了。而她呢……唉，她不說一句，任他去摸……於是乎，我憤怒得失掉了理智，我叫：

「父親來了！……你們逃呵！……」

一霎時，那兩個漠沙飛跳出了窗戶，在回路的斜坡上打滾，消逝到黑暗裏去了。一個是希臘人，在慌亂中忘記了他的費慈（Fes 費慈是土耳其式帽子——譯者）和他的六弦琴，我的母親就拿着向窗外丟，同時基拉急速地在藏多餘的兩根煙袋。

這齣戲太使我歡喜了，我的憤怒消失了，卻被過度的狂笑弄毀了，我從窗口跌下來，滾到地毯上面，呼吸中斷臉變成紫色，我的母親以為我真實地因為父親來了嚇狂了；可憐她們的驚叫聲高入雲際，忘記了魔鬼似的父親，撲到我的身前，悲痛得莫名其妙。

『沒有父親來呵！……』我終於回答出來了；『只是我生了氣，因為基拉任人家摸她的腿子！……我想報復！……就是這麼一回事！……』

現在她們快樂得更叫得高了。她們連連地輕輕拍我的臀部，擁抱着我，於是我們在房裏跳起來，慶賀得到了解放，她們得的是極度的恐怖，我呢，得的是雙重憐愛的小小的改正。

* * *

是這樣個狀態，還經過了兩三年，這是我童年時期唯一可紀念的時代，如今我還記得清清

楚楚的，我是在十一歲上，基拉呢，有十五歲了；我簡直不能夠離開她。好久以後我才知道那時有種肉慾使我牢固地被她繫着。我隨處都跟着她，像一隻狗一樣，她在梳裝的時候，我就偷看她，我吻着那些沾染了她的香氣的衣裳；那個可憐的女孩子，卻微弱地溫柔地自持着，相信我是天真的，沒有點兒危險性的。實在說起來，我也沒有個一定的意思，我不知道我想的是什麼，我是沉湎在快樂裏面，我處在她的身旁就茫然不知其所以然了。

也應該這樣說，在我母親的家裏，人們是處在愛情的牢獄中的。一切都是愛情：那兩位女人，她們的情人，裝飾品，甜酒，香料品，歌唱和跳舞都是的。並且那些情人們的可憐可笑的逃跑似乎對我也引起快樂和熱中。只有父親的到來和抽淡巴菘的當中是沒有興趣和愛情的。然而人們卻承認這是種代價，買得快樂的代價。我的母親說：

「一切的幸福都有牠的相反的一面；生活也是一樣的，我們下死工夫才爭得生活來……因爲這樣所以應該生活。享樂生活吧，我的孩子們，按照你們的嗜好，取着一點也不懊悔的方式，一直到最後裁判之一日。」

用這樣一種「哲學」作嚮導，我和基拉就想用我們的熱情去模仿母親的式樣。她有她個人的財產存在她的作東方貨物的私販者的兄弟手裏，她自己消受了由她偏激的感情所需求的一切娛樂，她把自己給人家狂戀，她變換情人，最滿意的或不滿意的情人，好像換洗衣裳一樣容易，她忍受父親的痛毆，同時只盡所有的力量去保護她的面龐，事情一了，她又迅速地改變到一個新的享樂。

她也有種一定的操守；有時她自己覺得所犯的過錯太重了，恐怕她的丈夫的怒火殃及我們，她就去把守那鎖住了的門，一直等到我們都從窗口跳出去了，然後勇敢地吧門開了，於是所有的蹂躪都集於她一個人。

幾點鐘之後回來，我們發現她直躺在沙發上面，面上敷着用紅酒浸溼的白麵包屑，以消腫退青。她像瘋子樣的狂笑着站起來；手裏拿着鏡子，指着她面上的傷痕對我們說：

「這不算甚麼了不得的事情，是不是？……兩天以後就會一點痕跡也沒有了的……到那時我們又可以招待漠沙飛了！……打傷是最討厭的呵！……」

我們擔心她的身上，想一定是很難看的了……她卻聲言道：

「呵，身上嗎！身上自己不覺得呀！」

於是傷痕平復了，歡會更華麗地重新開張。

在我們家裏關於廚房裏的事情一點也沒有，因為我母親嗅到燒葱的氣味就心泛。我們在鄰居的一個旅館裏包定，牠把我們一切需要品都替我們送來：湯，菜，糕餅，乳油，用幾個鍍錫的銅盆盛着，這幾個銅盆也是我母親預備好的。一個洗衣裳的女人每星期一早晨來取那一星期換洗的衣服，同時把洗淨了的留下。此外還有個賣生髮油和藥品的老希臘商人，這就是我所見的進到那座房屋裏來的總人數了。——此外自然是那些漠沙飛，他們時常不一定從進來的地方出去的；此外就是我的父親和我的大哥，他們是「不請而來的漠沙飛」，他們來給我們一些苦悶的訪問。大概有兩個年頭了，父親就從不在母親的屋裏睡覺，每個月只是專門爲着打我們回來三四次，所以那座屋裏也清靜了。

沒有家庭瑣事纏身，兩位女人就把她們的時間消磨在睡覺，洗浴，修飾，點心，菓子露，煙袋和

接待一些「玩客」上去了。她們並不忘掉作祈禱，但從來不到教堂裏去；對於敬上帝的神聖時間是很短的。我的母親對着上帝自己寬恕自己，說道：

『上帝明白我是沒有違背他的；我生存着如他所創造我的一樣……我靜聽着我心靈裏的呼聲，順從着我心靈裏的命令……』

基拉盤問起來了：

『然而，媽媽，你不相信有時候魔鬼也會混進去的嗎？』

——不會的』她回答；『我不相信魔鬼；上帝比牠更有權威……我們這樣照我們的現狀生存着，這是因爲上帝願意這樣的……』

自然，媽媽是高興於她的上帝同意於她所做的事情的，因爲他不願意有艱困的事情的。

他第一要母親和她的女兒戀着牀上不起身，她們覺得最好的是在早晨，——在那方便的所在，咬着塗了乳油和蜜糖的麵包塊，喝着咖啡。其次就命令她們洗浴和用香水擦遍全身；把臉

兒放在用細火烹煮着的牛乳上面燻蒸；把頭髮梳得發光，上面擦着麝香杏仁油，而那些惹人注目的指甲上面，掠着那在桃花色精香脂裏浸過的毛筆。接着，就是一段完全精緻的工作，修飾眼睫毛，眉毛，嘴唇和臉蛋兒。這一切都弄完了的時候，就應該吃中飯了，抽了煙，又睡中覺；起來時，到了太陽落山的時候了，燒起爐香，喝菓子露，最後就開始整天裏的大部分工作：歌唱，跳舞，這是流連到半夜方罷的娛樂。

我的母親比我的父親富得很多很多，雖然有她那樣無限制的用度，她存在她兄弟的半正式的企業裏的財產，生的利息很大，每月又存着利息（總是在她兄弟家裏）專作基拉和我的貯金。

我不很知道我母親的歷史；然而我記得曾聽人說過，她的父母是豪富的經營旅館業的人。她的父親是個誠實善良的土耳其人，曾奉了土耳其政府的諭令，從君士坦丁堡被派到衣蒲拉衣那（Ibraila）去開一座旅館，那是在十八世紀末的時候；派給他的職務是迎接和款待蘇丹派到他的領地的那些華貴的大人物。他有三個老婆，兩個希臘人，一個羅馬尼亞的；後面這個就

是我母親的母親；其他兩個，就是其中有一個發瘋自己吊死了的三個男孩子的母親。但是我的母親和她兩個異母的兄弟都是一樣的不能安居在她父親管理下的家庭裏面，總要在裏面發生齟齬。似乎在這個家庭裏面，沒有別的更有興趣的事情作，只是把銀子成堆的收進來和用三種不同的方言敬奉兩種神聖。（即耶穌和磨哈默得——譯者。）

那兩個男孩子投身到私貨販賣者隊裏去了，我的母親呢，還很年輕，也準備跟他們去作，當時那個爽直的土耳其人突然決定把她和一個無熱情的冷酷人結婚，這就是我的父親，他那時也狂愛着她，『也許，我母親說過，在一個時候裏，上帝是在揩鼻頭。』我的外祖父給我父親許多的金錢，並且要遺留他的財產的一大部分和管理權給我的母親，任從她隨便處理，但是必須保持婚姻這個條件。是這樣她就隸屬了她所鄙棄的人，她知道自己要服從那位土耳其人的意志，因為恐怕失掉自己的應有財產，所以故意曲承其意，在好幾年的艱困容忍之後，得着了他的信任，直到他死了，她才從他那裏得到準備給她的那份財產，她把來放在喜歡她的兩個兄弟手裏。於是乎開始了浪漫的，歡娛的，狂情的生活，這是我所目見的生活，父親雖然那樣嚴酷，但也

不能阻止她不作。我母親對於他，如果他任她自由，也很願意給他些纏頭之費，然而他卻以爲受了恥辱立意報復。在他們分離的那天，父親把他所有的東西搬走了時，他指着我和基拉對媽媽說：

「這兩條蛇，我留着給你；他們不是我的兒女，他們像他們的母親一樣的啊……」

——你願意他們像他們的父親嗎？」她會這樣回答。「你是個冷酷的人，一個不讓活人活着的死人呀……我也很驚奇你的冷酷的根苗也可以長出另外一個新芽，他正是你的兒子，但不是我的。」

可憐的母親說這位死人妨礙我們生活真有道理。他加緊加緊地這樣作。知道我的母親保護她的面貌如同她的生命，他就特別打她這個生活的中心點；到最後，那個不幸的女人爲着平復青腫的傷痕，要療養八天乃至十天才行了。在這個期內，當然談不到娛樂的問題，也不能接待漠沙飛。這就把她掉在悲哀裏了，她再不像往常一樣愛撫我們了；於是，我第一回看到她失望的哭了。

然而這個失望卻使她立意報仇，她用一種加十倍大的狂憤，以激起那個暴君發怒；因此她的企圖成了功，他的暴怒也必然的向我們來了。

有一晚上，屋裏裝滿了漠沙飛。至少也有七個。我母親在壁上掛了四個燭臺，天花板吊下的燭臺尚不算。我計算了蠟燭：一共二十四支，光輝奪目。在白天裏，她叫來了一個鎖匠，裝上一把大鎖在那平日只是闔着的天井裏的笨重的大門上，是這樣保了險，她就儘量地縱情娛樂，我所僅見的達到最高度的娛樂。我現在還以為我母親已預知她的幸福生活的末日到了，所以她要更強烈地使牠生活着。

七個客人中間，有三個是當時各種宴慶中間最有名的音樂師。開始跳舞時，媽媽給他們每個人一個小小的皮製錢袋，內裝十個十二佛郎的金幣，用花絲巾裹着的，並且對他們說：

『巴利加利亞 (Palicarias 希臘語勇敢的人的意思)……在這些錢袋子裏，你們玩樂一個通夜，可有你們的代價的五倍！……我不僅因為我的慈愛心腸才奉送給你們。在這屋裏，快樂的代價是很貴的，而且也許今晚會要強迫你們從這些窗子洞跳出去的，你們有不有矯捷的

腿子呢……」

於是她開了後面臨着水地的窗戶，那些巴利加利亞探首窗外，察看着，他們手裏的錢袋在跳舞，顯示着金錢的重量，於是說了一句懇切的話，表示允諾：Evallah!……扮演歌唱，跳舞就開場了。

那三種樂器：笛管，小笛和六弦琴巧妙地奏着。基拉和媽媽並排地懶洋洋地躺在沙發上，貪婪的地聽着哀怨的故事，後來聽着羅馬尼亞的多衣拉斯 (Doinas) 的雜亂調兒，土耳其的頹唐的 manichs，以及希臘的田野歌調，夾着四個沙漠飛的掌聲和他們男性洪大的語聲相應和。每個扮演和歌唱之後，媽媽都給他們喝甜酒，咖啡，抽煙袋。兩個大盤子滿盛着加達衣弗和沙拉衣里耳（都是土耳其的餅乾名——譯者，）對着那幾個老饕的眼睛呈現甜密密的神氣。因為在那晚上我完全不須守望了，我就和我的姐姐，我的母親跳舞。只是和她們兩個跳舞一直跳到腦袋發暈。我在家裏短短的童年期中最熱烈的情感就是使我從基拉得到最狂熱的愛撫時的熱情。我單獨演習亞拉伯的腹部跳舞，跳起來十二分地好看，在這次最後歡會的晚上，

那三位老在行的音樂師極力恭維我，真情地抱着我接吻。基拉呢，興奮達到了頂點。媽媽聲言道：

『對哪……這一個真是我的兒子了！一點也不錯的……』

在一個休息的時候，所有的人都坐在地毯上，盤起腿來像土耳其人樣，紛擾地抽着他們的煙袋，基拉探問她那幾個最久的老相好的客人中間的一個現在怎麼樣了。

『在最後聚會的那晚上，向斜坡下面滾下去時，他自己閃傷了足踝骨呢！……同席的人回答。

在大眾的歡笑聲裏，他說明那位老實人這個時候，同着他的施手術的醫生，怎樣在他的牀上生氣。這使那位矮胖的彈六弦琴的人掛起心來了。他走向窗口去，眼光估量一下距離。一個漠沙飛安慰他指點他道：

『這不很高呀！……最多最多不過兩米突高。只要莫向前跳得太遠，你只緊貼着斜坡面，任着身子慢慢地滑溜下去。溜到底下時，你再去找尋你的費慈和你的六弦琴……』

大家都笑起來，於是又開始跳舞。

這回事發生在六月初旬，在收穫期以前不久。

傍天井的一方面，窗子是用重幕障着的，至於開在多腦河上面的窗子，只有些微微的北風。那天早上，黎明的魚白色把花玻璃窗染遍的時候，我們都疲倦了。大家都在打呵欠……雖然燃着香木，空氣卻滿混着煙臭氣息。

我的母親向着窗戶走去，開了窗戶，深深地吸着新鮮空氣……在她的身旁，站着我和基拉，我們看到熹微的晨光照遍了水地和柳樹的叢林。接着她轉身向着她的客人們：

『喂，我的朋友們，歡樂已告完結……現在要去睡了。』我的母親說。

在這個時候，一個人體笨重地落到天井裏的響聲，嚇得我們發戰，少頃，聽得有門門轉動和大門樞斗振動的聲響。我的母親叫喊了：

『你們逃吧！……他們扒過牆來了！……』

當時父親和他的兒子正在捶門，客人們就從那兩個窗口不顧一切地跳了出去，也不計及

外面是不是鋪有羊毛墊褥。開始狼狽而逃的就是那幾個音樂師，後面的就頂着他們的臀部接上去，跳得遠不遠，誰也不顧這個提示了。幾秒鐘之後，房子裏就空空如也，漠沙飛呢，一個疊一個地在那沙土斜坡上打滾；可是說到收拾歡會的遺痕呢，卻是沒想到上面去。

於是乎媽媽勇敢地去了開門。她立刻就被攫住頭髮摔倒在地下；大哥照樣的去攫住基拉；我呢，驚惶地看着我的姐姐那樣殘酷地被一脚一脚的踢着，我抓住了一把煙袋，照着我大哥子的頭上打着了一下。他放鬆了基拉，手撫着血淌着的頭，向我撲來。他那時將近二十歲了，而且很強壯。我被打着一直打到他認為滿足了才止，於是乎血從我的鼻子裏口裏流出來了。

在這個時候，我的母親遍身挨次地受着毆打。衣裳撕成碎片，身體差不多是裸露着，不省人事了，父親還是向她打着。大哥去洗了淌了血的頭，基拉卻向一個抽屜走去，轉來時手裏拿着一把小刀；然而擺在我們面前的恐怖把我們嚇住了。父親拿着一個木跟便鞋——不知誰個漠沙飛逃走時失落的，——用鞋跟敲打僅僅臂膀能動的可憐的母親的面龐。她的血流縱橫的面龐

就是禍根。

基拉向前想撲到那野人的背後去，蹣跚地一動就昏倒了。父親把她舉起來丟向一個叫做亞打克的大壁櫥裏，並且扣上門。我呢，他把我留在大手巾包紮着頭的兄弟的監視之下；然後他背着母親走向天井裏去了，幾分鐘之後，我從那兒聽到地窖笨重的枋板在那個不幸者的上面蓋上了，把她像在墳墓裏一樣地關着了。轉來時他握緊了拳頭突兀地向着我，眼睛怒張着，我以為我的最後的末日臨頭了。然而他卻不對我說：

「像這個樣子嗎，嗯？……你打破了你大哥子的頭，你的巴車烏拉的姐姐要刺殺我呀？……好吧，現在給你們都了結吧！」

他們熄滅了燭光，牽着我走。經過天井的時候，我向那枋板上瞥了一眼：一把大鎖連着兩個鐵鈕，使一切進去的方法都絕望了；我心頭暗暗裏叫苦，我那可憐的母親，挨了打受了重創，還有點活氣的，生生地活埋在這個可怕的墳墓裏去了，同時基拉，在那壁櫥裏面，悲痛地在抽氣。

外面，天已大亮了……幾個運煤炭的土耳其人，背上駝着炭籃，臂下撐着尖桿，向船埠頭作

工去了。我呢，我到甚麼地方去……

我們到了父親的屋裏了，我馬上被使着去轉動石磨，在那上面那幾個學徒磨着斧子，鑿子和些缺口的圓鋸。在我的四周，胡亂地躺着些橡樹，菩提樹，和白楊樹的軀幹，也有些車子拆散了零件：輪盤，輪殼，輪輻，轅木，輪邊等等；一切都滿蓋着一堆一堆的鉋花木片。

他們一直到中午一點東西不給我吃。我沒有作工的習慣，所以作來總是弱不勝力。兄弟就來鞭打我，老女僕給我送來了些麵包，幾個橄欖和水，算作全部的糧食了。

然而最痛心的就是在我看到我是在所有人的監視之下和我沒有辦法逃跑的時候。那天下午，我還是轉着磨，當我沒氣力轉的時候，兄弟就跑過來，給我腿上踢幾腳。他和他的父親，和一切的工人一樣圍着皮圍裙，工作着，莊嚴而焦慮的樣子，雙眉深鎖，在一個苦悶的環境裏走來走去，人們只聽得工具的動作聲和幾句教導語，或者就是簡短的命令語。

到夜裏，他們把我關在一間房裏，裏面的窗口裝有木條。在那兒，一個草墊鋪在地上，也沒有燈光，我整個的夜裏只是哭着和想着那兩個比我還更苦痛的親愛的人。

第二天，和第一天一樣的過法。我很焦心地自己問自己，是不是父親的野蠻性質，就是這樣把那兩個關閉着的挨了打創痛着的女人置之不顧呢。晚上來了，我自己決定不要多哭了，要盡所有的力量去設法逃跑。

我已看到，在天井裏有一些大小不同的梯子，並且在我的小屋裏，有幾堆粗成的輪幅：實際上這就是自由了。女僕給我送了夜飯來，并且惡意地對我說：

『這裏比在家裏差多了呵，噫……你要知道，這就是說生活不是除了快樂之外就甚麼也沒有了！此外還有苦痛呢，噫……！』

她關門去了。我立刻就睡了。等我醒來時，還是在夜裏。我光眼待着，我哭泣，我想到我母親那血洩流着的面龐。等下子，幾個雄雞開始叫喊了，我看到了黎明的破曉。那座房屋還沉迷在睡眠中。迅速地，我開了窗戶，用一根輪幅輕輕地撇開兩根不甚厚的木條。在天井裏，有一把斧頭劈在一筒樹上面。我把牠拿出來，臂下挾着一架小梯子，爬上另外一架梯子越過了牆，一到了外面，我就儘腳力沿着碼頭邊的路飛跑。

我跑到斜坡下面時，剛好天大亮，在那斜坡的上面，我們的家屋悲哀地在睡眠着。於是乎我第一次來爬上這個我除了打滾以外從沒經過的斜坡。

到了上面，我靠了梯子，心在跳動，我打破了玻璃窗，玻璃片片地分散。於是，在片刻的強盛的感情經過之後，我聽到了基拉的溫柔聲音，從她那壁櫥裏叫出來：

『是你嗎，特拉戈米？』

我一聽到親愛的小姐姐，在那亞打克裏的囚徒在叫我了。我就發抖，我叫道：

『是我……我是來救你們的……』

於是，從那缺口裏，我跳到內面去，開了櫥門。基拉呢，蒼白到了十二分，面上淌滿了淚痕，緊抱了我的頭項，急急地問道：

『媽媽呢……媽媽呢……』

——她被關在地窖裏，應該把她從那兒救出來，然後我們逃走……』

那房子的門是鎖着的。我開了一個窗戶，跳到天井裏。動幾斧頭，我就斫斷了鐵紐，就走下了

階級，後面跟着基拉。一種霉爛的，酸化的，腐爛蔬菜的氣味刺入鼻孔，因為二三年來從沒有人到地窖裏去過。幾過烏龜笨地扒動着，而牠們的比鳥蛋大一點兒的蛋沿牆壁排列着。就是在這個艱堪的中間，我的母親掙扎了四十八個小時。

我們發現了她的時候，她支撐着起來了，頭上包着她的衣裳的破布，衣裳都不成樣子了，只得些碎布片。我們扶持她走上了泥濕的階級；到外面了，在我們光華的母親所保有的風采之前，我們就跪倒在她的脚下，好像在一個殉道者的前面一樣。一個眼睛被掩在綳布的下面，但是看到那一部分浮腫的臉，破了的鼻頭，裂開了的嘴唇，頸項和胸膛充滿了凝碧的血腥，就可判斷她的情况了。手上一樣地血染遍了，并且一個手指也被打碎了。

她扶起我們，嘎啞的聲音說道：

「第一着，我們要逃走……你們去取點糧食吧。」

我們重新走進房裏，她們小心地洗了手臉，穿換衣裳，匆忙地；我的母親拿着首飾匣子，內面盛着她的寶石和錢，於是我們緩緩地走下斜坡，把梯子擡進內面之後，就把許多漠沙飛會從那

兒逃脫的窗子關上了。想不到最後一次屋子裏的女主人也定當要從那兒經過！

一點鐘之後，我們到了加查蘇（Cazassou）道上了，完全消逝在麥田裏面。在那兩個當時叫做堡壘的小阜前面，我的母親憩着了……坐在那兩個堡壘的中間草地上，恰好兩個堡壘把我們掩藏着使旁邊路上的人不看見我們，我們的母親大概是這樣對我們說：

『我的孩子們……我料想到從你們的父親那方面要受到許多的苦痛的，但我不想被打壞了面龐還沒有立刻打死，因為，你們要知道我的左眼睛差不多出了眼眶子了。對於我，這事情比死還要更壞……我是上帝創造我來享受肉體快樂的，好像他創造鼯鼠來住在離光很遠的所在的一樣；像這種動物樣，牠在地下生活所應該具有的東西都具備了，所以，我具備了我所應有的東西，以享樂快樂的生活。除了我在內心裏感覺到的生活以外，如果旁人的暴力要勉強我過另外一種生活，那末我只有自殺。現在呢，我想到這個意思了。我要離開你們……我到離我們家很遠的地方去療養，如果我達到了救了我的眼睛的願望，和平復了所有醜的創痕，我就還

生存着，而你們也會再見我……如果我的眼睛壞了時，你們將來就永不能再見我了……我要對你們說的話就是這樣：你，基拉，如果——像我所想的那樣，——你在道德的範圍裏，在這種來自上帝的和通暢地流行的道德範圍裏過日子覺得不合式的時候，——不要作有道德的，勉強而枯燥的人吧，不要欺騙上帝。不如作個上帝替你造成的人：作個享樂者，作個蕩婦吧，但是一個蕩婦不要缺乏了良心！像這樣就好了。至於你呢，特拉戈米，如果你不能夠作一個有道德的人，你就照你的姐姐你的母親一樣，作個賊吧，但是一個賊也要有良心，因為人沒有了良心，我的孩子們，那就是一個妨礙活人生活的死人了，這就是你們的父親……

「現在你們在我們所在的這個地方待着，一直到太陽落到離地平綫只有三桿高的時候。如果天下雨或者打雷了，不要到樹底下去躲避，你們可藏到你們所見的那個凹進這小阜裏的洞裏去。大概是在平日作晚禱時候之後，不久，就會有兩個騎馬的人來找你們，來保護你們。這就是我的兄弟，兩個有血性重信義的人。我現在要到他們家裏去，我不能夠把你們引去，因為你們

還是小孩子；雖然你們沒有甚麼，也許會洩露他們的事情的。如果他們在太陽落山以前不到來，你們就回城裏去，用我的名義問我包飯的旅館請求收容，但是在我的兄弟未來找你們以前，你們切不要離開你們的住房！我還有件事情告訴你們；我們的身體是可怕的病魔的目的物，幸而託上帝的福，你們，我，都沒嘗過這個苦痛，然而牠是存在的，並且有無數的人被牠苦着的。在你們幸福的時候你們要想着他們，每年你們要拿出一部分錢給這些病人療養的病院裏！我給你們留下很多的錢放在我兄弟的手裏……」

這樣說的時候，她從她的首飾匣子裏拿出兩個戒子，用絲巾包着，藏到基拉的懷裏。長久地，長久地吻着我們，於是起身走了，全身完全包裹在她的有風帽的外衣裏面。

當她大概走了三十步的時候，她回轉身來向着我們，把她的手貼近她的嘴唇；等下又高高地舉起手臂，用食指指着穹窿的天給我們看，背轉身去，就不見了。

「這是什麼意思？我問基拉。」

「這個意思嗎，我親愛的弟弟，是說我們將來在天上相見。」她回答我。我就永沒再見我的

母親了……

孤另地待着，我們忘記了飢餓，我們相抱着痛哭，一直到力竭聲嘶，陽光的溫度把我們送到了慈和的睡眠之鄉。醒來時，我們覺得我們是不屬於這個世界了，覺得一種可怕的東西剛纔過去；我們更不知道是否我們作了夢魔的戰利品，或者我們的生活一直到現在還是在夢中，在我們的前面，一田的油菜把牠的芬香從悶熱的西風輕微的波流裏向我們送來；一些蝴蝶，蜻蜓，和黃蜂子，用牠們那種不能給我們分享的快樂樣子，不停地向我們囉唆。

晚禱的時候到了……太陽呢，向地平綫下落，失掉牠的威力了……我們心裏牽掛着，我們的視線開始向着母親從那兒消逝的那方面的寂寞的路上搜索了；我們走上一個堡壘，我們看到一股塵霧遠遠地在那加查蘇路上沖起。幾分鐘之後，就發現了兩個騎馬的人疾馳而來，後面留下一道塵霧。我害怕，馬蹄得得耳邊已聽得清楚，我惟恐被馬蹄來踐踏，我走了下來。但是基拉不跟我下來。她站在那頂上，她的輕柔的衣裙臨風飄舞，她揚起手帕，快樂地喊叫，歡迎那兩個狂

奔的人的來到。他們拉住馬韁，走進麥田，給牠們鬆下了口勒，任牠們在那兩個堡壘中間吃草，那兩個堡壘恰好掩蔽着牠們，在路上的人不致看見。

基拉很快地跑下了斜坡，自己除去了頭上紮的幕布，——她的美麗的金色頭髮散落到她的肩膀上面，——她撲倒在我們不相識的舅父跟前，他們站在我們的前面，長而且大像兩顆叢叢的橡樹似的。他們是身材一樣的兩個巨人，年紀約在四五十之間，一個比其他一個要年輕得多；他們在剃光的頭上紮着包巾；鬍子和鬚髭向下垂遮着了口；他們的龐大的眼睛有種銳利的不可當的神光，然而卻顯着坦白而誠實。他們的毛茸茸的手好似幾隻熊掌；他們陰暗得像鬼一樣的從頭到膝裹着他們的格巴（*Ghebas* 鄉下人穿的外衣）。

他們一會兒是這樣立着，凝視我們；我呢，站着，覺得我是站在神話中兩個魔鬼的前面了；基拉呢，跪在他們的跟前。後來他們脫下了他們的外衣，於是我看到他們是穿着土耳其式的：沒有袖子的短上衣，寬腳褲子，紅羊毛的闊帶子；但尤其使我看到呆住的就是他們全身都是武裝着的，好像真的昂達兒特（*antates* 希臘語的強盜）一樣；肩上掛着短銃火鎗；帶上掛着手槍和

短刀。

就是在這個時候，基拉的可怕的感情像一個霹靂般的爆發了。她用一個唯一的祈求問着這兩個有權威的人，消滅了一個家庭，她自己也變成了她的復仇的感情的犧牲者了。

兩人中最年長的一個拉起了基拉，眼睛深深地望着她，手搭在他的肩上。在他那滿面的毛叢裏起的一種皺痕纔使我猜想到在那兒該有種微笑了。一個最確實的微笑就是他的眼睛上的表情。他用一種堅強而低微的語聲，說着羅馬尼亞話：

「小女孩子……說給我聽這三種語言那一種你說得最好；土耳其話，希臘話，或者羅馬尼亞話……」

——說羅馬尼亞話吧，Croix de Voillant（這是從羅馬尼亞文 Cruce de Voimic 意譯出來的，意思是指一種勇敢的人，）她勇敢地回答，以一種非常大膽的神氣釘着他。

「你叫甚麼名？」

——基拉。

——那麼，基拉林娜，我以舅父的地位來和你接吻吧，可是以情人的地位來咬你的櫻唇的人又多麼幸福呢！……」

他吻着她，并且把她送給他的兄弟。回頭：

「你呢，特拉戈米（Dragonir）乖乖：你看着有點怕嗎！……」他一面吻我一面說。他一面把火鎗躺在外衣上面，一面又說。

「我們的鬍子或者使你可怕吧？」

說這時，他向草地上一躺，把我攜到他身旁。我不敢不順從着。他殷勤地問道：

「說吧，特拉戈米，你或者也知道了怕？」

——是的，『我膽怯地回答。』

「誰使你怕……？」

——你的武器，你所有的武器太多了……！」

他接着就是深深地一笑：

「哈……哈……哈……我的小寶貝特拉戈米……當人們和上帝與他的人類的正義相混和的時際，永遠不會有過多的武器的……然而在你這樣年紀，你是不懂得這個的……」

這時，基拉雙膝跪下，兩手合十像在祈禱裏樣的，叫道：

「我明白這個，我！

——你明白甚麼呢，基拉，基拉林娜，嫩枝幹的玫瑰花？

——我明白那些人們太壞了，而你就給他們以懲罰……

——好呀，基拉林娜……「他叫，同時拍着手。」是不是你的青春的心靈裏滋長着復仇的

念頭呢……

——有一個神聖的正義的復仇觀念……」說出這些字時，她舉起躺在大衣上的笨重的火鎗，與之接吻并且叫道：

「你使用這個，莫再遲了就在今晚，洞穿我父親的胸膛吧……你的兄弟也一樣的爲着正

義去對付我的大哥吧！……你們實行這事吧，我以離我們而去的母親的名義向你們請求！……替兩個孤兒報仇吧，我將來給你們作奴隸！……你們帶我和你們一塊兒去吧！……」

舅舅從她手裏取去了武器，沉思了一下，說道：

——基拉……上帝弄錯了把你作個女孩子！……說到報仇，我想到你給那些無論你怎樣都要擁抱你的情人們的某種捶楚了！……但是你所說的事情，我們的腦子裏已經有了：你現在是向火上添油！……」

短短的停頓之後：

『說給我聽吧，受難的小姑娘，你今天晚上看到你父親的頭作片片飛的時候，你不會有厲害的恐怖嗎？……』

兩眼睜張着，像火一般的紅，她答道：

『我要把我的手浸在他的血裏面，我要用他的血來洗我的臉！……』

舅舅深鎖着眉毛，他的眼光深深地注視着落日的光輝，好像是在擊着耳朵聽一個牧童

悲哀地吹着的短笛。回頭，他用希臘語和他的兄弟說話，句子說得短碎，使話句更難聽得明白。

在我們的周圍，那兩匹馬吃着草，噓着鼻，馴順得像兩匹綿羊，當時夜神已統治了兩個堡壘的四週，堡壘變成了黑色。

我們靜默着……清涼的空氣使基拉發抖；舅舅呢，一面儘管低聲地談，一面取了那兩件外衣給我們披上。是這樣我們一直待到完全黑下了的時候。於是兩個人站起身來。老大向我的姐姐說道：

「那末，基拉基拉林娜，氣息溫柔的蝮蛇，放縱自姿的姑娘：就是這樣作吧！……你的願望使我的熱血沸騰了……今晚。我們試試看……爲着這件事，你和你的兄弟給我們作個鈎餌吧。」

基拉屈着膝，吻着他的手。我照她的樣作，拿着另一個人的手，他問我：

「你也一樣的嗎，特拉戈米，你也要報仇嗎？」

——我恨我的父親和我的兄弟，」我說。

老大跳上他的馬，抱上基拉坐在他前面，橫坐着，同時老二就把我放到馬臀部上，用條皮帶和他連繫着。他們步出了麥田，但是，一到了路上，第一個人把馬鐙向馬肚皮上一夾，馬就疾馳而去，我們的馬跟在後面相離着二十步。

我們這樣走了抽完一根煙捲的時間。接着，到了城邊的時候，他們向左邊轉了灣，走着一條向多腦河一直下去的路；幾分鐘內，一種虛飄飄的疾馳，我以為是魔鬼攪着我在走。在銀色滿路的晶瑩可愛的月亮之下，基拉的露出在她的外衣外面的長髮，在空中飄盪好像一把散開着的捲絲。

不久之後，我們開始下着一個斜坡；當河流顯出帶形的晶光的時候，兩匹馬把牠們狂奔的形態減慢了，終於突然地在一個小小的柳林旁停住了；我們已到了叫做加達茄慈 (Katagatz) 的地方，離船埠和我們的家居，步行要一小時。在那兒，那兩個人挨攏了，沒有下馬，交換了幾句我一點也不懂的話；然後，老大把兩指放在口裏，吹出一聲長而尖銳的呼哨，停了一下之後，又是兩聲頂短的。

一刻之後，一個長白鬚子的老土耳其人在柳林中出現了，他走近前來，拖着木鞋，行了一個土耳其的敬禮，兩手在胸前交叉着。

我的舅舅用土耳其話回答一句：

「晚安，衣蒲拉罕（Ibrahim）」

他牽着馬絡頭走，我們就跟着他。很近的，在柳林的那一邊，面着多腦河，就是他的受大水浸擾的茅屋所在。他是個捕蝦子的漁翁和小規模的栽種西瓜的人。第三種職務，你就容易地猜得着了。他把牲口繫在一個蘆蓬底下，就走進他的小屋裏去，在那兒，大舅舅去和他會談了一個很短的時間；然後他獨自出來，臂裏抱着基拉，大踏步地走了。他的弟弟和我也照樣地作着。是這樣把我們抱小孩子樣的抱着，兩人沿河岸向船埠走去。他們的脚步深入到濕地裏。一些乾枯的樹枝在他們的脚步下發響。

* * *

到了斜坡下面，我們就往上扒。那座房子沉沒在黑影裏，我們注意着那打破了的玻璃窗已

釘上幾塊木板塞着了。我們的舅舅擊着耳朵靜聽了一下；然後他們用鎗托敲脫了木板，於是我們進到房子裏。老大對我們說：

『我們要到天井裏去，藏到地窖裏；我們在那兒準備着一直到明早。你們閉着窗子，燃上六支或八支燭，吃些甚麼東西，和衣在沙發上睡着，聽着沒有……睡在沙發上面，不要熄了燭！如果他們來了而且開始質問你們了，你們就把你們想說的對他們說；他們不會爲難你們好久的。但是要讓榜天井邊的窗簾子撩開！這是一樁最要緊的事……不要忘記了你們要靠着沙發上面。』

他們從窗戶外消逝了。

啊！這一晚上的時間喲……如果我活得一千年，到我死時候我還會記得這些可怕的一秒一秒的時間……

我恨我那殘忍的父親，同樣我又恨和他相類的人類；我懇切地願望魔鬼把他們攞了去……然而……要消滅某一個人，這是種仇恨的事情，至於要參加去實行，應該要有……應該要有

甚麼……我一點也不知道……我想說應該要有種殘忍性；然而基拉不是殘忍的，這我可拿得穩。

那麼……變成了人而且了解人生比畜類還不如，這是何等的悲哀呵！爲甚麼憐憫之外還有仇恨……爲甚麼人要愛……爲甚麼人要殺……爲甚麼我們要肆情於危害別人和我們自己呢……

孤另地待着，蠟燭剛剛燃好，我的第一種動作就是深深地凝視着基拉；我覺得她還是沉醉在她的殺人的願望裏。她把這件事當作一次勝會。她興奮得忘其所以然了。她袒開領子露出肩膀，打扮起來，好像要接待沙漠沙飛一樣的，而且她沒有一分鐘停止過低聲歌唱。在她的左頰上，帶着一個紫色的傷痕，大小像個核桃：

『使勁吻了這個吧！』她對我說。『今天晚上，火鎗的火焰會把牠刷掉的……』

——基拉，我說，一面吻了那個傷痕，『你不喜歡嗎，把舅舅叫來一塊和他們去不好點嗎。……』

——不！』她叫道：『第一應該懲治那個打我們母親的兇手……然後，我們纔走。

——然而這事情看了許是可怕的呀！

——這事情應是美麗的呵！』她高叫，一面張開兩臂擁抱着我。

一分一分的時間過去，過得遲緩而可怕，好像是在一個惡夢裏的樣。我存着那樣的希望：父親和大哥在今晚或今晚以後都不會來了，而舅舅們就等厭了放棄了他們的計劃。然而那幾個雨兒西特爾（Uritale 三個主宰生死的女神）所決定的意思比我們的願望有力益得多了；——誰能知道基拉的意思是不是她們的意思呢？……

她跑到鏡前自己凝視自己，到天井上面的窗前靜聽，吻着她的頭髮，用她的面幕跳舞，而且向墊褥上面一躺，一面奇怪地笑着。後來，她突然地凝神作想，起身走向隔壁一間房裏去，出來時拿着一柄小刀：

『你看見這東西嗎？』她陰沉地對我說：『如果你洩露了我們舅舅的祕密，我就拿牠刺進

我的心裏去。於是乎你是孤單的一個人了……想到我的母親我誓必那樣作！

我震顫了。這種觀念并不會到我腦子來過。我請求基拉：

『把這東西放回原處吧，基拉！在我一方面，我也想着我的母親發誓，我決不說一句甚麼……』

然而她仍然把那小刀放在她的衣袋裏。

她剛好把小刀子藏好，門樞斗就叫出了一種可怕的哀音，在我的心裏回響着好像一種臨死人的悲號。基拉發抖了，她的眼睛裏射出了幾道火光，她躺到沙發上，在我的右邊輕輕地貼着我的耳朵說：

『不要向天井那面窗子上看，永不！永不！……』

門鑰匙在門鎖裏作響；我冷冷地，固定地釘在基拉的身旁，看着出現了父親後面跟着的是我的大哥哥，額上起着皺紋，拳頭緊握着……

他一面指着斜坡斜上開着的窗子，這樣問我們：

『誰打破了這個窗子。你們的母親在那裏？』

正在這個時候，兩聲爆炸，差不多是同時的，轟毀了玻窗，震撼了房屋，房子裏充滿了濃厚的烏煙，發出燃燒了的紙屑和火煙的氣味。我緊緊的縮着在基拉的腕裏，在這恐怖的一瞬間，我沒有看到別的東西，只見大哥翻身倒地和父親從船埠方面的窗口鑽出去；我閉着眼睛，窒息了，然而我立刻又把眼睛張開來看着地上的我的大哥，腦袋碎得像個對着牆壁摔破的西瓜，兩位舅舅向着我父親逃跑的蹤影，靠着 he 從那兒逃出去的窗戶上，手槍放了四響。

基拉放了我，跳到房子中間，叫道：

『你們沒打中他！……你們沒打中他！……他只是左耳上受了傷！』

他們的回答，只是把所有的燭光熄滅，老二就從天井裏出去了，當時老大就把我們推到門口，他要我們坐在一個沙發椅上，在完全黑洞洞裏，他對我們說：

『基拉林娜，特拉戈米，我或者這是最後一次和你們接吻了……你們的父親是我所不能射中的第三個人了，如果我應該相信我的命運之神，那末我的死就應該落在我的火鎗在大月

亮下不能射中的第三個敵人手裏。自然，我要努力保護我的皮肉，然而人怎能挽救他的命運呢。現在你們聽着……你們的母親所包定的旅館的主人不久就會來取你們。到他家裏，你們可以得到兩間房，和一切日用品；明天，他還再來此地搬取你們的衣具，這座房子裏，你們不要再來了，永遠不要來了……

——你們不帶我們去嗎？』基拉問，聲音發戰。

『不，我沒有這種權利……我們的生活是艱苦的，而你們又是在綺羅叢中生長起來的……』

——然而我們的父親會殺掉我們呀？……

——他不會殺掉你們的……更加不會了。立刻，我們再要去追他，那麼他再不能逃脫了：用一種方法或用另一種方法，他終竟要死亡的，因為我們是兩個人，他只是一個。你們願意甚麼生活就過甚麼生活吧，而且要照你們永遠不會認識我們以前一樣的生活着：你們再不能見我們了，除非在那狗東西死滅了之後。如果有時候你們想要知道我們是否還生存，你們可走近旅館

老關，說着我的別名：戈斯馬（Cosma）。他會把他所知道的告訴你們。然而加達茄慈那個捕蝦子的漁翁，衣蒲拉罕知道得更多點，如果你們聽到他在你們的窗子下面叫賣：「新鮮的蝦子……蝦子……」，你們就下去跟着他到城外去；他會給你們送點關於我們的消息的。以後，那些官老爺們質問你們今晚上的經過情形時，你們就把你所見的說出來，但不要說出了你們所想的東西，你們一點也不要想吧！」

他不說了……幾個脚步聲在天井裏響着：旅館老關進來了。舅舅吻了我們就不見了。我們接着也動身了。

旅館在離我們的房子五十步遠的地方，佔着同樣的方位。雖然人家給我們佈置的兩間房子是最上等的了，然若拿那種簡陋的樣子和我們的房子裏那種安逸的景象比較相差不知多少遠……我們見了哭盡了我們的眼淚。幸而兩間房子有種便利處，窗下臨着多腦河，而且兩房的中間有門相通。

當着搖搖不定的唯一的燭光前面，當着粗劣的傢具，和舊爛而惡劣的地毯前面，基拉和衣

躺在她的床上，明白了她的報仇的空虛，哭得比我更傷心。

我看到我孤單的在我的房裏被恐怖吞滅了，滿眼裏都是恐怖，我就拿一條被蓋，在我姐姐房裏的沙發上躺下。我不久就睡着了，三天來的熬煎把我弄毀了，也不管燃着的燭光和正在痛哭的基拉了。

第二天早上，剛出山的太陽光線射到房裏，使我覺得房裏特別美麗的時候，我還是一樣的高興。然而若是再遇見我的父親又怎了呢？這個觀念把我嚇迷糊了。我就喚醒正睡着的基拉，向她提議逃走。她所想的和我相同。她紅紅的眼睛，浮腫的面龐，在一種疲弱的情態之下，靜靜地坐在床沿上。我以為她有了悔心，我就這樣去問她：

『沒有，』她回覆我：『我是惋惜着父親逃脫了……如果他和他的兒子是同時「開走」時，那末我們現在已坐在我們家裏了……這間醜惡的房子使我討厭……』

於是她對那間房鄙棄地看了一眼。我們就出去了。大門前面，早晨清冷的空氣裏，旅館老闆正在抽他的煙袋。他站起來向我們敬了個禮：

『我可以問問你們爲甚麼出去得這樣早麼？』他說，很恭敬的，用土耳其話，
『亞布，哈沙，我們怕警察和我們的父親呵。』基拉回答，用同樣的語言。

——我擔保你們，小姐，你們在我家裏包管是十二分的安靜。』

並且，他看了他背後一眼，又低聲地說：

『你們是爲着這件事纔到此地來的呀。』

我永遠不知道這件事對於這個人是怎樣的意義，也不知道他和我的母親的關係怎樣；但是我知道，確實地，沒有人到他家來擾亂我們；而父親也從沒有出現過。然而因爲我們對這一點也不相信，我們還依舊遠遠地走開了；於是乎，這種延長到一個月和充滿着陽光和漂盪的美麗的苦悶的生活就開始了。

這對於我們都是些新有的事物，一種從沒感到的愉快，一種另樣的生活，是兩隻脫離了樊籠試舉起牠們的翅膀，向光明裏貪婪地撲飛的鷓鴣……！

旅館後面有條外出的門，很僻，但對於我們卻很適用，因爲牠可使我們來來往往不被人看

見這是一條小門，開了門就對着一線斜坡上粗率的階級，旁邊就是船埠，而且這個階級恰恰在我們的窗子下面。當我們慣習了苦痛的時候，我們一邊笑一邊說，這比在家裏還要好，因為在媽媽的窗戶底下的斜坡是沒有階級的。

我們早上吃過了早餐，一早就跑出去了，到中午纔進來。每餐都是人家給我們送到房裏來吃。下午一樣地我們在外面過。當時收穫期已完結，基拉很高興去拾取麥穗，作成幾束，送給那些奔走於田畝間的貧苦的拾穗的女人們。或者我們到荒地上去跑，那兒有成千的縣羊在吃草，那活活的羊羣，不停地移動，在牠們的後面遺下了一片地鋪滿了羊屎，是這樣一些羊毛團就掛住在那些棘葉植物上面。幾個年老的婦人從一叢一叢的棘葉植物上拾取毛團。我們做效她們作，並且將我們快樂的所得物送給她們。

有一次，我們胡亂奔跑，一直跑到了我們的母親離別我們的那兩個堡壘邊，只發現了那晚和舅父們同行時遺忘了的內裝着我們的糧食的包裹。幾隻野狗已把牠咬破吃了；只剩得幾塊破布片。

我們流了幾滴眼淚。我們落難的紀念在一個我們正要忘掉的最悲痛的日子裏對我們顯現出來，這些痛苦的童年時間，被充滿了我們的胸膛的無邊的快樂的時間，無影蹤地代替了過去。舅舅舅舅戈斯馬的說法，我們是長養在「綺羅叢中」，是溫室裏的花，我們只知道媽媽房裏的娛樂跳舞，歌唱，愛嬌和吃食。這是美好的了。然而現在我們發現了有了個「外界」，而這個外界，又充滿着光明，渲染着野花的芳香，這更爲美好的了：我們直到那個時候，對於追逐一隻蝶兒，愛撫一個青色的蝗蟲，捉捕大個的有角的土蜂，諦聽雀兒在牠們那廣闊的國度上面歌唱，那不能看見的蟋蟀，黃昏時分交錯地送出牠的克利克利的叫聲和牧童遠遠地吹出的笛聲，那蜜蜂兒從一朵花兒裏出來歸去了，腳上滿粘着花粉，對於這一切，都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尤其是當身體浴在夏日田野間吹着的風的溫柔裏的時候，我們一點也沒有那心中感覺到的極樂觀念。

我們一知道了這一切，糕餅的風味就被忘掉了；更忘掉了跳舞的愉樂，煙袋的抽吸和香料的氣味。忘掉了我們的被打壞臉的母親和報仇的願望了。基拉的臉上幾天就變成了棕色；從來沒有過最美麗的女人，在一片田畝上奔跑，那樣濕潤潤的情愛的眼睛，頭髮飄舞着好像一面

戰旗，放縱飛舞的裙子，肉感地向太陽神呈現着的雙乳……

在這時，一種傳說在城周圍發生了：確確實實認爲是我母親的情人們殺了那位兄弟，割了父親的左耳……而且甚至說出了偶然湊巧在慘劇發生的那晚上上船到君士坦丁堡去的兩個漠沙飛的姓名。我們明白了父親保持着創傷的祕密，一點也不會伸訴出來。

因爲他不關心我們了的淡然態度使我們安了心，我們更積極地繼續我們的富於詩意的奔跑，但是不久，基拉就沒有那樣恆心了。你們知道，這是我們的善良的漠沙飛特意曲道來包圍了我們的新居，而且在我們的窗下，船埠的旁邊過路人稀少的地方開起晚上的音樂會來了。艱困地站在不斷地崩坍的階級的石級上，他們一夜一夜的增多了；這卻是種笑煞人的滑稽劇，看到這些人奇奇怪怪地堆在那斜坡的斜面上，號叫，胡亂用他們的樂器弄些刺耳的怪調，像市場上流氓樣的互相咒罵，而且有時像裝滿的口袋一樣在斜坡上面打滾。

基拉和我很高興從我們的窗子上看到這些瘋子，他們都要求約會，亞布哈沙把幾桶冷水

向他們的頭上潑去；但是愛神的力量比水強多了。他們仍是向着我們尋開心。爲着使他們發狂起見，基拉又重新打扮起來，裝起她那愛嬌的樣子；因爲這樣，早晨就只有我一個人出去散步了。我很樂意這樣散步，但我已不走得那樣遠了。多腦河有種不能抵抗的力在吸引我。我有十一歲多了，還不知道那種快樂；坐着這些小船的一個，打槳人懶洋洋的唱着歌順流划槳，在河上遊盪。在這個時候，船埠上還沒有碼頭，向前走十步到二十步，一直到那兒水達到你的胸部。若要走上一個小船裏去，應當走過些小小的木橋；那些遠遠地拋錨的帆船，船身和幾個支持用木條木板造成的大橋的一端的浮蕩相磨擦。一羣土耳其的，亞爾美尼亞的和羅馬尼亞的裝卸貨物工人，背上駝着麻布袋，在受重量壓抑的橋上來往奔跑。

開頭我只遠遠地靜觀這一切的人；後來，我就混進那些住在城裏的四五個民族的小兒隊裏，我對他們的游泳發生了興趣。我尤其喜歡看他們游泳，完全顯露着像一些棕黃色的小精怪一樣，我也想和他們一塊去游泳，但是看到他們在水裏打架，相互地強迫着把頭部淹到水裏，一直到將近窒息時還不放手，又把我嚇住了；有一天他們拖上一個卒斃的小孩子到岸上，像我一

樣一腦的黃頭髮，他是差不多是淹死的了，而且呼吸也沒了。

於是我就離開他們，去觀望那些躺在他們的小船上向陽假寐，一面抽煙或唱歌的舟子們；有一次我用土耳其話要求他們的一個載我在水上遊一遊。他回答我說：『要坐一個小船游，應該要償付幾個巴拉斯（Paras 錢名）』而我卻不知道有銀錢的本身和付支銀錢是怎麼回事。他看着我呆了，又向我解釋他是靠在水上載客賺錢吃飯的。說的時候，他有時注意到我的身背後，瞥了幾眼，後來看出了我的清潔的衣裳，他大聲的說道：

『呵！這些富人家的子弟……他們簡直不知道生活應該要有錢這回事的呀！』

於是我回轉身來，看見一個老土耳其人，衣裳穿得漂亮而富麗，他撐着一桿多節的羊桃樹手杖，站在遠遠的地點，在聽着我們的談話。他用手作勢招呼我，對我說：

『你是土耳其人嗎？……你說得很好的土耳其話呢。』

——不是的，我說，『我是羅馬尼亞人。』

他殷勤地誠懇地盤問我許久；但我對他一切的問題都不答復。然而他卻對我表同情了……

……呀！爲甚麼我沒有感覺到禍害呢？……

在我的面前有了個可惡的生物了，他打碎了我的生命和基拉的生命。拉慈，耳芳爹 Nazim Efendi（耳芳爹 Efendi 是土耳其的尊稱，常和固有名詞相連而用——譯者），帆船的老關，和哈勒漠的人肉供給者『哈勒漠 harems 是回教徒居住婦女的房子看守很嚴。——譯者』，在這個時候這類的人人肉（供給者即拐帶婦女的人——譯者）正多得很呢！……

那個怪物和我在一塊時裝做得十二分的巧妙：莊重，鎮靜，謹慎的樣子。在告別和走向他的鋪了地毯和裝着皮靠的小艇上去時，他用淡然的口氣對我說：

『如果偶然間你有意到水上去游游時，無論一個人或和着你的姐姐，我很榮幸地願把我的小艇供獻給你們。』

於是他招呼他的打槳人，一個亞拉伯人，給他命令，就開行到河上去了。我立刻就被這種供獻所熱中了，而且我懊悔馬上沒有去利用牠。我唯恐再不能遇着他了。

我盡力地向旅館跑去，走上斜坡的階級，一面對倚在窗前的基拉連送了幾個接吻。

「你不可愛了呵！」她對我說。「你去樂你的去了，把我一個人留在此地，使我多煩惱呵……」
——你明天在一個貴族的小艇子裏會像一個公主一般的樂呢！」我一面叫一面抱着她接吻。

於是我一口氣把我剛纔發現的那種好處對她述明。呀爲甚麼她不比我較老成較有經驗的呢！……她輕信了我的話，因爲急迫的想坐一個華麗的小艇子到多腦河上面去游，弄得莫名其妙，簡直變成個不睡的人了。

第二天早上，她把整個的一早晨用在她和我的打扮上去了。到中午時分。我們走到水邊上，亞拉伯人和小船都在那兒，但是土耳其人卻不在。基拉大膽地對他說：

「你時常得有命令要你載我們去游嗎？」

——是的，」那人回答一面站起來。

她跑上跳板躍進艇子裏去，像一匹牝鹿似的。於是，當我跟着她跳進的時候，我聽得在我後邊有個舟子說了這話，這是在我的苦難裏我常記得的：

『好漂亮的獵獲物呵！』

我把這話說給基拉聽，問她這話的意義：

『這是些傻話，』她說。

微微的西風吹着，我們纔第一次嘗着這種毫無阻礙的疾航的快樂；小艇子有着剛剛飽滿了風帆。當我們迅速地開始在河心小小浪頭跳落的時候，河岸就遠遠地離開了。基拉害怕起來，叫道：

『不要到河中心去呀！……沿着船埠走吧！』

亞拉伯人扭轉舵：我們又轉向河岸了。我們的家屋在隄岸的邊沿上顯現着牠那荒涼的悲慘樣子；旁邊就是那個旅館，我們睡房的窗子是開着的。艇子慢慢地把牠們超過了，同樣又經過了大羣的船埠，無數的帆船，貨船和渡船；於是我們到了河的另一頭，小艇就駛向一個幽靜的跳板旁靠着了。在那兒，土耳其人立着在等候我們。他走向前來，對基拉致了一個深長的敬禮，而且扶着她跳上岸去。她因此十分被他灌上了迷湯。那個人在他的行動和個體的舉止中間，卻有幾

分優雅樣子，爲我們在我們那些輕佻的漠沙飛中間所不曾見過的。

呀！可憐的沉迷於生活快樂的人們的心呵！……我們是瞎了眼的呀！……因爲怎樣的疏忽我們纔沒有注意到那土耳其人於我們到時那樣迅速而可疑的出現，同樣他於我們起程時那樣巧妙的避隱不在呢？

他還有更巧妙的呢。在他那鎮靜的，沉着的神情和他那白鬍子的前面，基拉歡欣若狂，簡直就要求他要參觀他的帆船了。這是他所樂意的；但是那人明白他口裏的肉已十拿九穩了，他卻以一口上等的純粹土耳其話答道：

『馬上不能夠，可愛的姑娘！我的帆船靠在河的那一邊，在馬散（Macin）支河裏，在那兒裝貨；而且你們沒有慣習在大浪中行走，你們會要受苦的。但是我要在不久的將來滿足你們的奢望。……在等待的中間，我很榮幸的把我的小艇子供獻給你們使用，而且很光榮的看到你們使用牠。』

說了這些話時，他對我們致了個深深的土耳其式的敬禮，使他那絲料衣裳上起了波紋，他

把他的手舉起到額上。到嘴唇上和胸膛上，於是登上了小艇。

* * *

這種新的娛樂使我們忘記了母親，父親，舅舅們，漠沙飛和上帝。我們把肉體和靈魂整個兒投在我們的紳士的利爪裏。接連三天裏，我們繼續在多腦河上游船，我們一點不顧忌地越走越遠了；後來，有一天，那隻小艇遠遠地游盪，使我們不知不覺地到了河對岸的水面上了。終於我們的奢望得到滿足；我們到了那隻帆船上面了。牠是大而且新的。油漆的氣味直衝我們的鼻官；亞拉伯人給我們關於風帆，桅檣以及那大堆的纜索的作用底所有的說明，我們都一點也不懂。

拉慈耳芳爹穿起土耳其的長衫，著起皮拖鞋接待我們到他那位在前桅旁的華麗的船艙客廳裏。我們的眼睛從來沒看到過這樣的富麗，東方的地毯，銅的裝飾品，金線繡邊的坐墊，纖巧的窗櫺，和滿排列着的武器：火鎗，彎刀，短鎗，腰刀，都很精細的鑲着金，銀和象牙。一些不知名的貴重香氛愉快地刺攪鼻孔。在那些貼着毡子的牆壁上，神座上擺着蘇丹亞伯爾麥雨齊 (Abdul-Medjid) 的肖像和土耳其的國徽，幾匣用美麗的亞拉伯字寫的可蘭經和一些豔麗感人的回

教侍女的寫真，她們的豔麗引起了基拉的注意；她驚叫起來：

『她們真漂亮呀！』

——你也一樣的漂亮呢，小姐！土耳其人恭維地說。

我們用着極品的巴克那發（土耳其的糕餅；）用高貴的有花紋的費利剛（杯子）盛着的咖啡，和有芳香的 *tombak* 的漂亮煙袋。

我們的主人家是很親切，快樂，充滿着和華的。他小心地質問基拉關於我們父母的事情；而她呢，沒有對他整個的說出，卻已說得太多。她尤其是急急地告訴他說她喜歡跳舞，而拉慈耳芳參呢，他的一天工作已滿意，起身向我們告辭，一面說：

『那末，你樂意的時候，你將來在此地跳舞吧！』

於是我們又被送到羅馬尼亞這邊岸上來了。

我因為我的發現而高興而自負；我自己并不疑慮一點……基拉還更為高興還更為疑慮

得少。我們把以前的一切習慣，一切嗜好都拋掉了。我們的生命整個兒被那隻葬人的帆船所侵蝕了，我們每天乘着小艇去，我們只是爲着要睡覺和吃飯纔在我們的房裏待着。再好也沒了！基拉如今感覺得她的打扮不夠華麗了，臥房是不堪再住了；她急急的想要舅舅戈斯馬快點把父親結果了，好讓她重新回到她的住屋，她的財產所在的地方去，作一個漂亮的太太，重新接待客人，但不是那些漠沙飛而是一些拉慈耳芳爹了！可憐的女孩呵！

接着一個星期裏，我們屢次造訪土耳其人的船艙，跳舞和娛樂。我們成爲親密而無拘束的了。基拉就以爲「這，這纔是一個真正的父親呢！」他從他的箱子裏拿出一些美麗的回教侍女的衣飾來，呈設在我們的迷惘的眼前；一天，他並且給她穿上了。她成了一個真正的回教侍女了，好像寫真片上的她們一樣！爲着不使我嫉妬起見，他也對我忙起來，給我穿上土耳其服，戴上費慈（土耳其帽），着上大腳褲，掛上有繡花帶的短銃。是這樣的裝扮了，我們離要求他起錨掛帆航行的時候也不遠了。

這就是他所作的事情；然而爲着要使我們爲難起見，他卻要我們脫下衣服來，把衣服又關

在他的箱子裏，一直到當天晚上還是想得我們口裏流涎。

第二天早上，——我們在羅馬尼亞土地上的最後的一天，——基拉急得痛哭了：父親還存在，舅舅戈斯馬沒有把他用槍打死！但是如果他遲延了這項救人的工作，將來定會有個把人被打死的。

從清早晨起，我們就聽得在我們窗下有一種嘎啞的聲音在叫：

『新鮮的蝦子……蝦子』

到底來了！這或許是好消息了！

捕蝦的漁翁來得恰好。我們就飛跑下樓。老衣蒲拉罕，受了年齡的磨折，無疑的又受了他的罪惡的磨折，背也駝了，他在我們的窗下徘徊，偷兒般地東張西望；我們跟着他向加達茄慈走去；在那兒，離船埠遠遠的，他在鼻子裏向我們哼：

『是你們的不幸呵！……戈斯馬被你們父親的同黨用埋伏計槍擊死了。他的兄弟受了傷，但是他還好，騎着馬逃脫了！』

呀！流泉似的眼淚喲！我們的保護者被人殺死了！命運之神的預言果然應驗了！現在我們將怎樣呢？父親一點也無所顧忌了，一定要來捉拿我們的。

我們的恐怖到了極頂。與其回到旅館裏，不如就跳到多腦河裏去！可是在河岸旁，小艇子等着我們；到了帆船，我們就投身到拉慈耳芳爹的腕裏，好像我們是他的兒女一樣。

基拉呢，她的漂亮的臉上滿流着眼淚，對這位老人說出了一切真情，一切的，連那最後的慘敗也說了，而且失望地驚叫：

『我們寧願投到水裏去，不願再回到我們家裏去了！』

——然而沒有甚麼可失望的喲，我的孩子們，『那個拐子說：『從你們的祖先看來，你們還是出自土耳其人。那末，我帶你們到君士坦丁堡去吧，在那兒，一定的，你們的母親應該在那兒療治的受了傷的眼睛的。我們會把她找着，而你們就快樂了！』

於是他吻我們。

『你幾時起程呢？』基拉叫道。

「幾點鐘之後，在太陽落山的時候，」

極度的不幸中得到了快樂，我們倒在他的跟前，我們向他屈了雙膝。他是我們的救主了！那晚上，在從甲板上傳來的激盪聲中，我們在船艙裏蜷伏着，在那兒，我們吸着幾缸鴉片煙，迷幻的腦子，沉迷在一種愚昧的和幸福的雲霧裏，船艙對我們慢慢地誘惑，簡直使我們相信我們是走向天堂去了。

我們沒有走向天堂去，也不是向君士坦丁堡去找我們的母親。我們完完全全是受了誘拐。而且甘心地受了誘拐。

異日，我將對你們說我尋找我的姐姐的那種旅況中的阿地塞（*Odysse*）阿地塞是荷馬的敘事詩——譯者）我的姐姐一到了君士坦丁堡，就被關在一個哈勒漠裏。我呢，我被可敬愛的慈善家的慾念所束縛，而永遠地變壞了。基拉也永遠失掉了，雖然我在被監禁兩年後私逃出來，一面賣蘭粉湯去找她找了十二個年頭。

再後十四個年頭，回到了羅馬尼亞，我聽說，在我們逃去後不久，那個從死裏逃生的舅舅已報了仇，一晚上放火燒了兩座房屋：母親的房屋和父親的房屋，因此沒有讓他逃脫，實際上，這一次他并一點也沒讓他脫逃，因為父親被燒掉了。

三 特拉戈米 (Dragomir)

自從安得連從斯達胡洛口裏聽得基拉的歷史的那日以後，四個年頭過去了。無論他怎樣的尋找，怎樣的努力，想要會着那位不幸的賣檸檬水的人，而且要對他表示他的親熱和友誼，這個人卻總是停滯在漂邈之鄉。他以為他是死了。於是我們這位多情少年的現在正發揚的生活就任隨着他的命運推進。

然而這個命運卻完全合了他的脾胃，至少是對於這件在生活中最使他有興趣的事情：就是需要不停地在人類的苦痛的泉源裏去觀察。雖然這些苦痛的泉源是很少而且難能在充滿着無名的人羣的密林裏發現出來，安得連卻知道去尋找牠們和發現牠們；而且有時他也偶然

間遇着牠們了。

是這樣，在一個煩悶到極頂的晚上，他拖着他的笨重的脚在他一月以來所住的開羅城，(Caire) 裏的達爾伯爾巴拉蒲拉 (Darbel-Barabra) 街上走，走進了一間猶太羅馬尼亞式的咖啡飯店，——是各樣身分不同品格互異的人們所常到的棲留所。在老闊哥爾得斯金 (Mr. Godstein) 的顧客中間沒有一點兒精神上的聯繫；他們彼此都是互相不信任；他們時常互相憎惡。使他們集中在一塊的原因，就是那猶太式的油炸竹籤魚，和那羅馬尼亞式的助衣加 (Touika 李子露酒)。安得連當他有錢的時候，也和他們一樣，這晚上，就是他有錢的時候。但是他對於這種集羣的厭惡是很顯著的。爲着免除一種無謂的談話起見，他低着頭也不對人點首，走過去一直走到廳子的裏面，在那兒集聚了最沒人注意的女工顧客，那兒的桌子完全沒有桌布的。從那兒，他靜聽着和觀察着一切人們的談話和形像。

『這個人和斯達胡洛好相像呵！他在心裏沉吟，一邊用他的手指幫着吃他的竹籤魚，一邊向着對角裏一個側面姿勢坐着的人掠了幾個謹慎的眼色。穿着非常不好，一種一月未修過

的鬍子，年紀更老了，那人靜待着不動，下頷依托在手掌裏，淡然地向着出口凝望，一杯助衣加在他的鼻頭前面。他在外表上具有一切爲着避免人們注意的應有的態度，然而——縱然難於相信在埃及有一個斯達胡洛的存在，——安得連卻對於這個避世的，寂寞的，泰然自若的老人覺得心旌跳動了。他想要正面看看他，但那人卻不動聲色，好像是麻木的一樣。於是乎——利用東方的習慣，可以由一個不相識的人贈送一種飲食給另外一個與他同身分或低一點身分的不相識的人，簡單地是因爲同情於他，——安得連把堂倌叫來，要他以他的名分送一杯助衣加給坐在對角裏那位；這就會引起一個道謝和問好的交談了。事情卻出乎意外，使他非常驚異，他看到那位不相識的人拒絕了他不會要的飲料。

『這是那位先生叫送來的，』堂倌說，一面指着安得連。

『這於我沒有關係，』那人回答，並未注意堂倌給他指示的方向。

然而他的聲調已夠使安得連認出了是斯達胡洛，他十分感動的走去靠着他的肩膀。話句哽塞住了，他一邊在他旁邊坐，一邊向着他的耳朵吹：

「這是可能的嗎？這是在此地？」

——「你不會知道嗎？」輪到斯達胡洛問起來了，毫無驚奇與疑慮的地凝望他。

「怎麼樣？」安得連叫起來，憤激地。「你看到我進來了，你卻不來和我相見？而且你竟拒絕

送到你桌上來的一杯同情酒？然則是甚麼意思？近幾年裏你竟變成了一個怪物了嗎？」

——這就是這麼一回事，人到了生命的晚景像我這樣：那些表同情的東西完全不夠……

——除了一個同情之外我便甚麼也沒了嗎？對於你我？

——我說的是關於幾杯同情酒，或者是那進到一個杯子裏的同情。至於你……

——至於我？

——……第一就有這麼個基本的事實，你正在上山坡，同時我呢，我在走下另一邊的斜坡，

在我們的中間隔着個山頂，其次……」

斯達胡洛慎重地注視他的四周，不說了。

「你沒餓嗎，斯達胡洛？」安得連熱忱地問。

「是的，我餓了。」

——你吃油炸竹籤魚嗎？這是此地作得很好的菜。

——竹籤魚，蝦蟆，或者象罷，你能夠的只管叫來……但是要比我能自己給錢的一杯助衣加還要同情的東西。」斯達胡洛回答。於是，他懶洋洋的，用手在他那誅求無厭的臉上一抹。

一小時之後，斯達胡洛在安得連那間燃着一盞煤油燈的小房間裏坐着了，面前擺着一杯酒，他被那位少年朋友的摯情所感動了，燃起了維持的情人的心靈的聖燈底最後幾滴清油：

「現在我給你知道我的「挨餓的煙管製造家 Fabricant-de-pipes-crève-la-faim」的最後的滑稽的化身，我知道，我的好安得連，唯有我的境況的悲苦就使你不能問我基拉以後的事，或者明顯地說，就是那時候的小特拉戈米的歷史。爲着你，我很願意回溯到這過去的時代；可是要知道當人們在往日旅行的行李中去搜索的時候，人們每每是痛心的。」

在君士坦丁堡，我從拉慈耳芳爹的船裏逃出來時，我應該將近十五歲了……我是漂亮的，

我卻又是蠢笨的，我像個土耳其的王子的兒子樣的穿着打扮着。單只我的衣裳就可值得一匹阿拉伯的駿馬的價格。我的拐子是這樣估量過的……其次就是我的表，是專爲着我在蘇丹的鐘表匠那兒定做的；戒指在我所有的手指上都戴滿了；我的費慈帽完全是用金線繡邊的；最後還有那些笨重的一握一握的土耳其金幣，牠的重量在我的口袋裏，把我的短褲子都駝下去了；我所有的東西可以生活十年，不要耗費拾起一根草的勞力。

然而財產對於生活還是不夠的。我靈魂裏有個大的創痛，我心裏有個更大的傻想頭，這兩種支配者結果常常從感情的本質看來是合理的。創痛就是我對於基拉和我的母親，兩個失掉了的而又於我的生命有密切關係的人的繫念；我的傻想頭就是我的狂熱的信仰，以爲有一天自由了，人們會幫助我把她們找着的；而且爲着要找尋她們，我準備着犧牲一切。我不自覺地會是那樣，而且準備犧牲了我的身體，現在是被腐蝕了，現在是習於新的境況了；因爲一個人。在生

活中習慣了一切，對於不良的習氣比較一切開始就有困難的事情容易慣習得多。這，這卻有如此的真確，雖然是囚徒，我卻常不止一次的對自己說：『呵，如果基拉和媽媽都在那兒，那末我只

有在那兒待着，再也不想要甚麼了！』

我看到有神助似地從我的美麗の囚牢裏逃了出來，我快樂到了頂點，——「上帝呵，恕我吧！」——我一時間就把基拉和母親都忘掉了！——我完全不懼怕我的支配者了。他的帆船起錨的時候，乘著他沒有注意，我就溜上了岸來；而且長久地，在破曉的時候，我沿着波斯福爾（Bosphore）河岸的碼頭一面跑，一面向他咒罵，向他亂擲幾個底佛辣（tifa）手的動作，在東方認為最能辱人的動作，就是把他的手指怒張的手向人的臉上擲去。：『滾吧！遠遠地滾吧！薰香的垃圾堆！當你單獨地在那里海裏的上天照臨之下的時候，讓仁慈的上帝在你那裏船的四周括起一陣大的狂風！讓水底的魚吃盡你的腫漲的死屍呵！』

自從這個可厭的帆船消逝之後，一種異乎尋常的快樂把我佔取了，我就在加拉達（Galata）的那些髒的街道上四方八面亂跑，有時踐踏了無數的遍身瘡疥的狗的尾巴，有時撞翻了朝香的瞎子，和在道路旁邊抽煙人的煙袋，有時參加了賣蘭粉湯的人的爭鬧。這就是因為我有

了個新的眼界和一種出乎意外的自由的原故。過路人都以為我發了瘋，有一個執達吏止住了我，遠遠地站着，必恭必敬地向我敬個禮，用一些使我發笑的禮節上用的話對我說過：

『允許我對你說罷，貴人的少爺喲，讓你這樣的逛樂是於你父親的身分有損的呀！你的「光榮的」姓名是甚麼？你的師傅在甚麼地方？』

——這怎麼講呢，「光榮的」和「師傅」？我一面把落到膝上的短褲子往上一提，一面問。更沒有多說，我背轉身來就走。有一個騎馬的人很快的在跑，馬的主人跟在馬尾巴後面。這個事情使我特別高興，我就照他一樣的跟着跑，一直跑得上氣接不着下氣。

這個自由日子的第一天是那時候僅有的一天，在那一天裏我的快樂是完全達到了極點，沒有一點兒掛慮，沒有一點兒顧忌。我簡直想要在一個時候裏作到一千種事情：走過那些橋，到金角（Corne-d'Or）街去，走進一些Iupanass裏去，那兒有光着肚皮的女人們在跳舞，走上那幾條通柏那區（Péra）柏那區在君士坦丁堡城外——譯者）的斜街。我決定不如騎馬跑，於是我就選匹最漂亮的馬。那位馬主人看來是和善而親切的。他助我上馬，而且依照我的高矮配

準踏鐙。他突然看出了我不會騎馬，而且又似乎是不知道我要去甚麼地方，他於是就教導我怎樣的握住了馬韁，並且問我要到甚麼地方去。

『到處去！』我回答，站立在踏鐙上面。

『到處去？』他說，愣住了；『但是閣下不能夠同時走到所有的地方去的。應該要選擇一條路線。』

——那末，引我向這些倒影在波斯福爾河裏的小山上去罷。』

於是在他的指引之下，我們就向衣爾帝茲基 阿斯克行宮 (Yildiz-Kiosk) 和 多爾瑪巴 克捷行宮 (Dolma-Bahtsché) 前進，牠們暈眩了我的眼睛，幻化了我的思想。在長久而溫柔的時間內，被緩緩步行的馬背的擺動，和在我的半開半閉的日光下面牽連不斷的奇情異景所迷惑，覺得我的肉體，我的靈魂，我的實在的本體都不在這個世界裏了。我的過去完完全全地幻滅，……我忘記了我是誰。……我也忘記了那個牽着韁繩引着牲口的人，他半句話都不說，我也是一樣，我也不向他發半個問題；在這個不能忘掉的行程裏我簡直不啓動半個牙齒。似乎是在一個

夢境裏樣，我覺得在某一個一定的時候裏馬兒停步了，一種不慣聽的聲音貓叫般的對我說：

『耳芳爹，天色不早了。不久就要黑下來了。而且我已肚肌，牲口也一樣的餓了。應該要引你到你府上的門口嗎？』

我明白我應該下馬了，我就下了馬，腦子昏昏的。兩腿的中間，一種疼痛的感覺使我失了體重的均衡，我就很老實地坐到地上。

『你要在這裏待着嗎？』那人問。我用腦袋表示一個肯定的記號，並且從我的口袋裏摸出一個金幣給他。我知道應該要給錢的，但是我沒有一點錢的價值的概念，以及生活上有用的東西的價值的概念。

『這要三個捷勒克（土耳其輔幣名）』他說：『你大概一時沒有這個罷？』我機械地還想再給他兩個金幣：

『並不是這樣的，耳芳爹，我對你說，你給我的太多了，而我相信我沒有够數的錢來找還你。——那麼，你就拿去那個金幣罷，』我低聲地說。

「呵，不行……這個金幣我要一個星期纔能賺得到手。」

——這不要緊，拿去罷……

——天啦，不行喲？他叫了。『你的有威權的父親有權力來割掉我的腦袋呀！不行！不行！』

他於是把他的克米 (Kémir 錢袋) 裏所有的錢空了出來，向我膝上傾了一大堆的麥捷低 (Megédies)，捷勒克 (tscheréks)，柏失立克 (bechliks)，和麥特立克 (météliks) (都是土耳其的輔幣名——譯者) 我看來有一大堆；他向我敬了幾個禮，騎上他的馬就去了。

我孤獨地坐在運河岸旁一條十分整潔十分美麗的路上的茸蒼綠草上面。我的眼光固定在靜穆的水面上。貪婪地吸取東方故事的虛幻的影像：太陽西下了，皇宮和松柏樹的影像明晰地投射而且伸長在波斯福爾河的幽暗的鏡面裏，——同樣，更遠的所在，整個的一個活豔的暈色，像金色的斑紋，像銅色的斑紋，火一般的紅暈，深深地接連着倒影在海底的禿頭的小山上面。她有這樣的美麗嗎，這個大地？到那時候爲止我還一點也不知道呢。我看到她這還是第一次。……我媽媽的客廳和拉慈耳芳爹的水上囚牢裏都充滿了我過去的整個兒的生活。而這個

時候我的流浪生活在這幽怪的一天的迷惘境裏特別顯露了，然而尤其在她的黃昏末了時的幻境裏，這時候，一個悅耳的哀怨的歌曲從一隻在我近旁慢慢地盪過去的小艇子裏發出來，天色也差不多是夜了。我到底是在甚麼地方呢？到甚麼地方去吃飯？到甚麼地方去睡覺？她們又在甚麼地方，基拉和媽媽……我應該提起我的脚步向甚麼親熱地方去呢……

嗚咽漲滿了我的胸膛，幾聲號叫從我的喉管裏迸了出來，熱淚流滿了我的面龐。盪槳人聽得我的叫聲，就掉轉頭向我盪來，但是他盪到離河岸兩米突遠的時候，他伸長了脖子，看了我一分鐘之後，就盪開去了，一面還高聲地用希臘話叫道：

『000……『我的乖乖！……你不應該是這樣的悲痛：你是被金子包着的呀！』

從那晚上起，我就時常不信任嘴裏說得好聽的人們了。

就是在那條通城裏去的寂寞道上，我在哀號着我的不幸——整個的一個淹沒在慘苦生活裏的柔嫩少年期的苦痛。而且那些拖累我的短褲子的金幣，裝飾我所有的手指上的貴重戒

指，以及那個王子用的金錶都不能給我一個辦法和一種安慰。牠們的價值在我看來始終是個禍根。如果當時有個人，他也並不是把基拉或者我的母親送給我，只是把她們的一根頭髮送給我，那末，我就把所有的東西連汗衫都要獻給他；因為牠給我的力量比所有那些可厭的金子要強得多。牠給我心裏的安慰比那些無價的寶石要多得多。

在那黑暗的道旁每棵樹上，我都去把我的灼熱的前額靠着牠，我的眼淚濕透了牠們的粗皮。每條樹身都被我的手臂擁抱過。對着牠們的真實的淡漠樣兒，我不停地反復叫喊：

「媽媽……媽媽……基拉……媽媽……你們在甚麼地方？我是自由的喲，我……我不知

道要到甚麼地方去……而且天又黑了呵……這裏有很多的人，人太多了呀……可是沒有基拉，沒有媽媽！」

突然，到一個轉角的地方，一道強烈的光線襲擊了我的視覺……兩個「開道的人」光着腿手裏拿着火把，急速地過去，兩個聲音都同樣地叫：

「你們讓路呀！」

我剛好急忙讓過那輛富麗的馬車時，一聲馬鞭的呼叫震響着，立刻一陣急劇的疼痛在我的脖子上和下頷上像火燒般的發覺了。我就倒在地上，面龐埋在草地裏。自從我受了父親和哥哥的那種粗暴的虐打之後，從來沒有感受過這樣的疼痛的。

我盲然地摸索着立起來。現在那條道上比以前更加黑暗了，一種突然的恐怖攫住了我。我就儘我的兩腿的力量飛跑，不說一句話，我恐怕一切，恐怕我自己的呼吸聲，和被風打擊着耳邊的拂拂聲。後來發現了一些房屋，清潔的街道，骯髒的街道，人羣，叫賣商人，行動艱困的狗子，到頭來，我就在某個空地面上倒下昏迷過去了。

我在一個人要把我攙扶起來的動擅之下醒過來了；在晶亮的月亮之下，我看到一個和在加達茄慈捕蝦的漁翁衣蒲拉罕相像的面龐。立刻，尋找我的姐姐和我的母親的希望在我心頭甦醒起來了。我就擁抱着他那感有污垢和煙氣息的脖子，我就號啕地大哭大叫：

『我已失掉了我的姐姐和我的媽媽，我多麼不幸呵！……幫助我找着她們罷，我把我口袋

的所有的金子，所有的戒指和我的錶都給你，並且連我的衣裳都給你。

——天啦！不要叫罷，』老人輕輕地對我說，同時用他的濕潤的手塞住我的口，於是把我扶起來：

『跟我來罷，』他說，我就跟着他。到那時我纔看到在他的臂上還挽着一個籃子，那就是他糊口的傢伙。

我們走了半點多鐘，他呢，不說一句話，我呢，卻十二分的虛弱乏力了。一直到那晚上，我的兩腳從來沒有在那樣多的濘泥中走過，我的眼睛從來沒有見過那樣髒的所在，和那樣可怕的窮苦，後來，他引我到了一間店子後面的房子裏，在那兒只有一張床和一缸水，這兩件傢伙都在地上，這就是所有的一切，絕對的一切了。

『現在對我說你的來歷罷，』我對他說，一面放下了他的籃兒，土耳其式的坐在床沿上面，差不多有一點鐘的光景，我對他說了我的整個一部歷史，簡明地敘述，但是都說到了，並沒有對他隱祕一點，從我母親的屋子說起，一直到我從船上逃出來為止。他靜聽我說沒有插一句話。

到最後了，他站起來；

『你睡罷，在這兒……』他說，一面指着他的草墊給我。『這就是我今晚能夠對你說的一切了。』

我遲疑了一下子，可是又堅決地認爲他會幫助我去尋找我的溫柔的人兒的。我隨便躺下去像一筒樹幹樣的，就睡着了，同時看見我的救主蜷曲在一個屋角裏，眼睛固定地向着我。

第二天，還是很早的時候，他喚醒了我：

『應該走了……』

——要去尋基拉嗎？我急急地問。

『不是的，我的孩子，不是要去找基拉，是要以後我們永遠再不要相會，因爲你帶着許多的禍害在你的金子裏，在你的寶石裏，在你的衣裳裏。願天爺來幫助你罷！』

他把我丟到外面，一面關上他的門，一面就挽起他的籃兒遠遠地去了。

* * *

這位老人和那個執達吏，那個盪小艇子的人以及那位出租馬匹的人都是一樣，是四位頂好的人，是我在許久以前所未曾遇過的唯一誠實人；這自由的第一天在我心中熱念不能忘的紀念中佔着首要的地位。

從這時起，我的第一個行動就把我自己一直引到深淵裏去了。

用一種這樣慘酷的形式來葬送我，我的恐怖心理簡直以為善良人都變成了瘋狂，我再也沒有氣力去痛哭和悲傷了。我的意識卻不相信真有這樣一種十惡的心腸；所以我第一種思想就是要迅速地去尋找心腸較軟的人們。生活在等着我要好好地幫助我。

我不知道根據甚麼小孩子的奇怪心理我要堅信我的母親還在一個醫院裏療治她的面龐和眼睛；我向自己說，就是根據這，我就應該開始我的探訪。把這個觀念放在腦子裏，我就走起來，一面問過路的人城市的熱鬧地點在那一方面。所有的人都指點我向柏那去，在午前一個鐘頭的時候，我就到了那兒。

因為我已餓了，簡直不能直立的支持了，我就在一個側巷子裏尋東西吃，因為從那兒來了一股燒羊肉的香氣。在角落旁邊，一間小店鋪的前面，一個人在涼着一個炭色的鐵架，在鐵架上，小片羊肉用鐵絲穿起掛着。帽子頂在後頸窩上面，半敞開着襯衫，可以看到一個黃銅色而多毛的胸膛，那商人轉過來轉過去，旋動兩個眼睛向着過路客人大叫：

『格巴卜(Kebab)……格巴卜……！』

我走進店裏，裏面一個人也沒有，我要了些麵包和格巴卜。在一個髒的桌子上面，我吞了差不多半斤麵包，三小片燒羊肉，而且喝了點水，後來，我拿出一大把金的銀的銅的貨幣，給他去選擇：

『在這裏面拿一餐飯的錢去罷，』我說。那位商人喜得蹦跳。審視了我，向門外瞟了幾下賊眼，於是大膽地拿了一個金幣。而且急急地放到錢袋裏去了。出來時，我對自己說：

『二者必有其一：或者是一頓飯比跑一天馬要貴得很多，或者是這個流氓不怕我的「權威的父親有權力」去割掉他的腦袋。』

心裏焦慮而渴望着要找到那位仁慈地來幫助我而可愛的人，我一直向那空場上最大的咖啡館走去。我尋思道：

『最好是去找大人物，貴族們：他們不須要偷竊我的，他們不會懼怕我的衣飾和我的金子的。』

我的推測是正確的。可是在進門以前，我就要把我的腳放在一個擦鞋油的人的箱子上面，照我所見的那一大堆的人一樣的做法，他們都有和我一樣的滿污着泥垢的鞋子。這一次，我可乖覺了；我注意着看旁人給擦油人的是那一種錢；照他們一樣，我給那最小的，一個麥特利克。後來，潔淨得發亮了，我就進了門。

一陣可怕的人聲，骰子，賭盤的嘈雜聲音把我震聾了。桌子上差不多沒有一個空位子了，一切的人都在桌子上玩着各樣的玩意兒；其實，在此地只有些大人物，貴族，文官和武官。我從那些桌子中間走過去，我又走過來；沒有一個人注意我和我的華麗的穿着；就是堂倌也是一樣。

『像這樣真暢快，』我想道，『只與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們在一塊玩！到底比在窮人中間要』

洽意得多。』

在兩個弈棋的人旁邊找到一個空位子，我就坐着，叫一杯加衣馬的咖啡和一根煙袋。我纔重新注意觀察旁人吃了東西所給的是那種錢；使我特別驚奇的，是我發現了只要一個捷勒克銀幣，可以喝十杯咖啡，煙袋盡量抽，小錢還在內。

我觀察旁邊兩個弈棋人的面貌，一個軍官和一個文官，兩個都年青，十分專心於他們的玩意兒；他們看着棋的那種注意力使我看到頭痛。他們對於我似乎是同情，尤其是坐在我身旁的那位面帶粗率的軍官。他們說話十分低微，但說的是一種上等土耳其話，這使我舒服，同時又使我心冷，因為拉慈耳芳爹也一樣地說的上等土耳其話。可是一看那軍官的制服就使我確信：

『這應該是一個有良心的人了，』我對自己說，一面注意看他那蓋滿了勳章的胸膛。再不須猶豫了，我就急急地轉向着地說道：

『對不住，先生，你知道？』

食指動了一動，並沒有看我，他就乾脆地把我的話止住了。

這次的沒有成功，因為有了一個這樣親切的表示，反轉來加了我一層信任，於是，稍候了一刻，我又重新去問他；在沒有開口以前，他就用同樣的動作把我止住了，馬上他用另一個手推進一個棋子。這時，我又大膽地回復到我的任務：

「對不住，先生，你知道被挖掉眼睛的人們在甚麼地方療治？」

——誰的眼睛被挖掉了？」他高聲說道，突兀地向着我，像要嚇退我的樣子。

「就是……我的母親……」我囁嚅地說。

「你的母親眼睛被挖掉了？誰給她挖掉的？」他說，一面審視我從頭看到腳。

「不是兩個都挖掉了，」我小心地說；「只挖掉一個。」

——在甚麼地方挖掉的？甚麼時候？怎樣的情形？……

——是我的父親，在虐待她的時候挖掉的，在羅馬尼亞蒲拉衣那城……到現在有兩年了。」

那位軍官發氣了，轉向着他的朋友，他就急憤地把我的話重述一遍：

『一個在羅馬尼亞被打的婦人，有兩年了，她掉了一個眼睛，而現在有人到君士坦丁堡來尋找！……你明白這中間的意思嗎？莫斯達發（Moustapha）？』

——是的，是的，我明白！』其他一個人說：『但是應該詳細地考察考察，不必就在此地。』
他一面撫摩我的面部，一面又說：

『首先應該把這個小孩子安頓好；我們就出咖啡店去罷。』
到外面，他叫來一輛馬車，我們三個人一齊坐上。

六個月中想的甜密的希望，受的殘酷的欺騙，過的相當的自由和豪華的生活，接着就是這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和說上等社會的語言的大人物的仁慈心腸發生關係。

到莫斯達發伯（Moustapha bey，伯是土耳其上等人物的尊稱，大概和中國人稱老爺這名字相當——譯者）的大門邊下車時，軍官就向他的朋友告別。對於我呢，他只有一個冷峻的而且瞧不起樣的一瞥，我對於這個人，只有在幾年之後，在幾種將來要說白的機會裏見着他以

外，就再也不能見着他了。我苛刻地批評他，而且又是在我血氣將盛的童年時期按捺不住，我就對伯說：

「他很驕傲，你的朋友……」

——是的，他有點驕傲，可是他卻是個好人。」

（他也談談好的德行呢，漠斯達發伯！）

那座房屋是一座廣大的別墅，位置在城外南郊。周圍有廣大的花園，花園的地面一直斜下去到波斯福爾（Bosphore）河的岸邊爲止。幽靜的屋子，富麗堂皇，充滿着卑怯的奴僕，冷寂得像墳墓裏面一樣。可是那種全東方人都有的親切的外貌卻使我適意。伯的極度的溫雅大部分是屬於這種性質的。他沒有一點拉慈那樣的陰險性。熱烈的，不可峻拒的，有禮的和親密的態度，只要我的希望能繼續多久他這種態度也能繼續多久；如果，我的希望成泡影時，他很簡單地把我丟在門外不管了。那末我就到現在也沒有一點責言給他的，——他沒有滿足我事實上不可能的慾望，我更不得責他無能耐的了——然而東方人的情感卻又有這樣的殘忍，牠假裝成

爲最仁慈的人，——而且陷害最仁慈的人，——一部分用欺詐，一部分用強暴，——使之變到同樣的極端罪惡的境地。

漢斯達發伯明白我的歷史，比從來任何別的人都要容易。我確信這個人是誠心地被感動了。因爲，當我說的時候，他的眼睛幾次都濕潤了。

他允許我盡他的力量想辦法：

『如果你的母親是在君士坦丁堡的話，』他對我說，一面撫摩我的手，『我可以從醫院裏和警察署裏打聽出來的。至於基拉，我將來派遣幾個專人，他們有以爲那樣的細密無孔不入，有狐狸那樣機警，去搜尋那些管理最嚴的哈勒漠。若有人尋着她了，我就幫她贖身；只要出得錢，在土耳其要甚麼就可以有甚麼的。』

因此，他就把我的臥房指示給我，把一個專侍候我的僕人應作的事情教導我。我的寶石和我的衣裳，依照他的意見以爲：「過於華麗，而且不大方。」用別的「合宜的」換下了。在這一切

的情誼相互交換當中，一個唯一的條件對我宣布了：就是不要時常到大咖啡館裏去，不要屢次進城裏去：

『這是爲你的好處，』他又加一句；『拉慈不會這樣容易捨棄他的口中肉，你將來或許有一日看到你自己緊緊地蒙上風帽，被帶上船去，像簡單的一袋蕎麥一樣的。』

這個遠遠的景象把我去到恐怖裏去了。這樣一來，我就覺得與他有了密切關係，眼看到那種差不多自由的俘虜形像，展開在我的青春少年期的前面。

要使一個易動感情的人走入迷魂陣裏，有許多的方法；最容易奏效的，就是親切地談話。因爲在那時我整個的心靈都在基拉，漢斯達發伯對我談基拉而且要我也談基拉。

他做作得十二分的自然，因爲他是真誠地愛我；可是魔鬼卻把多情人們的真誠拿去了！通常，這不過是一種肉感的麻醉罷了。

漢斯達發伯開始就引用基拉到房間裏來，把她的名詞應用到日用器具上面去。譬如，知道「煙袋」和「手鐲」在羅馬尼亞文是陰類的名詞，他就陸陸續續給我拿來一根我從來沒見

過的最漂亮的煙袋；接着就是一個最珍貴的手鐲。在這兩件東西上面，都刻有這個我還不知道怎樣念的字：基拉。在他家裏剛好待了一月的光景，一天我們在花園裏玩，他牽來了一匹美麗的牝馬，像基拉一樣的年青，溫柔、輕盈和俏達：

『牽着罷，』他對我說，『這是我所能獻給你的最漂亮的基拉林娜；她是你的了！』

他立刻把我扶上馬，用些不規則的動作和我親暱；他和我的僕人都騎着馬，我被夾在他倆中間，我們出去到平鋪在別墅北面的風景如畫的所在去試馬。

確定而可安慰的事情就是：在這個悲愁的奢侈生活短短的期間裏，沒有一個時候的誘惑奏了效，使我忘卻了我的童年時期的連續三天的災難。並不是不真確，我這顆可憐的心實在是時常在任受誘惑。怎樣能够拒絕不受呢？被伯的充滿着希望的話句所滋養着的我的時期，消磨在我的煙袋和我的牝馬——除了睡覺和吃飯之外我刻不能離底美樂的牲口之上；而且牠，從牠的性格的奇異和特點看來，馬上就使我相信，一有了牠作媒介，就會想起基拉的愛情上某種事物的。至於在牠那一方面，這匹貴族式的畜生卻也愛我，也假傍我，在我遲緩地和伯在賭骰子

點數的時候，沒有放牠出來，牠簡直就真性地吵鬧起來了。

是這樣，在那匹牝馬的美麗的黑眼睛裏有基拉；在我所接觸的最親切的什麼裏有基拉；在我們的談話裏有基拉；基拉的影像一半在那座屋裏面。

其他一半被那些遣去尋找她的媒婆們拿去了。這些巧婦人來安定了我，一個比另一個說得更爲確實，在同一個時候十個哈勒漠裏都有基拉了。

在她們的一種意外的實事的敘述裏，我得了關於被他們望見的那些加達納（Cadanas）的像貌上的令人注意詳細情形，我的心房就像狂舞一般的跳起來了。我恰像一個六歲的嬰孩樣的天真，對於他們的話就輕信了，而同聲附和的又是這些鯖魚精，我跳起來抱住她們的脖子大叫：

『這應該是了！……這一定是我的姐姐！……盡力去接近她並且叫出我的名詞：特拉戈米。極力設法去找得一張照片來罷。』

然而要和加達納說話，要求得一張照片，就非錢不行。——若要遮住那些好奇的眼睛，塞住

那些不穩妥的耳朵，弄開那些嚴密看管着的門，就要的是錢。

伯立在房子中央，雙手插在褲袋裏，眼光灼灼帶點諷刺的神情，在靜聽着而且微微地發笑。我跪倒他的眼前，我請求他設法。於是他慨然地按照事情的輕重，拿出些金幣和銀幣。

重新又過着等待的漫漫長日，和整個人生的感情上的空虛底悲苦時間；我的悲痛沒有別處可寄託，只有我的「基拉林娜」那種活潑的情態使我開心。和她在一塊，我就時常帶住她那毛茸茸的脖子，——當清明的晨光裏或者嘈雜的黃昏時候，在幾條無盡頭的大道上，我回想起一些流浪的苦境，愁是傷神的娛樂，是殘忍可怕。

在我的身旁，僕人騎着馬，比一個木頭人還更爲討厭，滿身的武裝，緊緊地跟隨我不離一步；因爲他那種罪犯般的沉默和情誼的缺乏，把我的最後的親愛底回想機會也壓下去了。

是這樣，時間流去了，從春天一直到秋天，從五月到九月，後來，我的希望就突然地斷絕了。拿回來的照片並不現出是基拉，向那些幽閉着的苦人兒的耳朵叫出特拉戈米的名詞，在

她們心竅裏的黑暗的迷窟裏不發生一點兒回響。所以我再也不聽那些婦人們的巧言花語了。馬上就把她們趕出了大門。

可是一種不幸的事情來了，總不是孤單的。在君士坦丁堡尋找我母親的蹤跡的偵查也一樣地沒有結果。被我質問得沒辦法了，伯也就這樣承認了；爲要表示他的好意起見，他就把土耳其的警察首領叫來了，一個滿臉殺氣，長鬚下垂，強盜般的眼睛的巨人，他鞋跟擊地發響，敬了禮，就用一種幾乎把我嚇翻了的聲音叫道：

『自從有君士坦丁堡以來，從來就沒有有一個被挖掉眼睛的羅馬尼亞婦人到這地方來過！』這就是最確實的了。

幻想消滅了，失望的苦痛馬上就佔取了我。我的如泉湧般的眼淚流到他的香撲撲的手上，我乞求伯好好地讓我走。他反對我：

『出了此地你又怎麼樣呢？你又是像一匹綿羊般的傻。並且你的不幸就是年青而漂亮，這兩種資格在土耳其不是有幸福的東西，除非是個有聰明的人。在此地待着罷。在這個屋子裏，你

所需要的東西，通通可以得到，而且你有這種門第的出處，也可給你個希望的。』

我因此委決不下了，他的話句發出來像撞喪鐘一般的。可是伯的親切又加倍了，知道我不善騎馬術，他就爲我定製一套獵服，給我買一桿鑲金托的漂亮獵槍，給牠又取個名兒叫做可怕的基拉（獵槍在羅馬尼亞文又是陰類的名詞，）於是這樣的裝扮着，我們在有一個早上，帶着兩個僕人，向昂特里洛普列（Andrinople 是歐洲土耳其的一省——譯者）的大道前進：

『我將指示給你看，』他對我說，『那些鹿和鷺慣棲的所在。你會感覺到，沒有女人的生活也是快樂的；因爲你還不會知道那種最漂亮的女人結果總是不貞潔的。』

這種侮辱像一把尖刀刺着我，我眼看着漢斯達發伯變成可恨的人了。我盡力掩飾我的感情，可是逃跑的念頭馬上就發生了。

一個良好的機會出現了：我們要動身到巴爾幹山脈的最近便的地方，和沿馬麗札（Mani-

zsa）河岸去作一次半月的長途旅行，——這是伯的嗜好中慣行的秋季遊獵。我的計劃是三方面的。或者設法避免那些無理的監視，喬裝土耳其的鄉下人逃跑。或者用

賄買取我的自由。或者。如果我這兩個企圖都失敗了。那只有靠（第三個失望的根源）「基拉林娜」的幾條腿了；據伯說，她顯然是匹頭等的跑馬。爲着證實這句話起見，我就請求允許我和漠斯達發的那匹亞拉伯馬比賽一下；他，看到我的好性格很爲高興，就允許了，讓我前行三百步，而且準備勇敢的來追逐我向那望着有三啓羅米突左右遠的村莊前進。

伯放出一聲手槍，我就把刺馬距向「基拉林娜」的後脅一夾。那匹馬就四足騰空，嚼着口勒如風一般的奔跑。我放鬆了繮繩，緊緊地伏在馬鞍上。風聲很劇烈地吹拂耳際，使我想要聽得我的敵人的疾馳聲也不可能了；不明瞭我已失掉了多少距離，我只狂急地在牲口的肚皮上亂拍。大地在我的周圍旋轉，灰色的大道像瘋魔般地消逝了。

頃刻間，村莊已在眼前，而且達到了，在那些居民驚愕的眼光之下，通過而且超過了村莊。那些不幸受了突然的驚嚇而徘徊道中的鵝，鷄，鴨羣，身受馬蹄的踐踏。

結果，在離那兒一個啓羅米突的地方，我被追及了。不久之後，僕人們也到了，拿來了我的槍，這是我在路上失掉了也沒覺得的。

『我勝利了！』伯向我說，一面握着我的手，『你要甚麼只管問我要，我會給你的。』

——那麼，我說，『讓我前行一個啓羅米突，並且允許我，如果到次一個村莊不能追及我時，就不要再來尋我了罷！』

他表現傷心的樣子：

『這樣你是惡厭我了罷？你有甚麼不足呢？女人嗎？我能供給你，儘你要：或者我的哈勒漠，或者一些十四歲的童貞女。所有這些地方，都充滿了各種顏色各種種族的女人，而且她們不要求旁的只想供我們奴役，因為每個童貞女終有會見她的傻小子之一的。』

——莫斯達發伯！我叫道，『你不相信嗎，自由比奴隸生活高貴得多呢，而且一個受人愛悅的「傻小子」比一個受人厭惡的王子更有價值的呢？』

——這個，這是對的，』他回答。『可是你不要關心這是對與不對……你只管看這是好與不好。我們是這一切廣大土地的絕對的主人翁，老百姓一并包括在內。所以我們只管取用這蠢然地貢獻在我們的權威之下的一切罷！』

就在這一瞬間，我的眼睛徹悟地看清人的生活了。其實，伯在他的議論裏是有道理的：一切都是蠢然地向他的權威敬獻出來。誰也沒有去勉強過。

土耳其和保加利亞是一樣的，回教徒和耶教徒是一樣的，所有的人，從富人到窮人，都只是些馴順的奴隸；如果年輕的姑娘於我們到達時隱蔽起來，她的父親，爲着要邀得權貴人的光榮起見，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她當作犧牲品，而且同樣的還要把他的最好的床鋪和他的最美麗的綿羊貢獻給我們。

這種情景更使我十二萬分地想望我的自由。我對於我過的那種豪華生活感覺得是種罪惡；在我的幼稚的心裏發生一種自己創造一項使我誠實地自謀生活的獨立職業的需要。從那時候起，除了逃跑的機會之外，甚麼也不使我感興趣了。然而這種機會卻不到來，當晚還是和前一晚一樣地使我感覺得愁苦。

監視更爲嚴謹了。白天裏，在長途的乏人的追逐奔跑中，我是不停地受伯在旁邊防備着，或者夾行在兩個僕人中間；夜裏我就睡在我的陰暗的保護人的房裏，逃跑的希望是沒有的。是這

樣，我的三個解救方法的第一個就失敗了。第二個，用賄買得我的自由的方法也相繼失敗了。

一天傾盆大雨，伯正和客人在弈棋，我也正在和我的僕人玩紙牌。我們單獨地在一塊。爲着要達到我的願望，我就外貌裝得很溫和而熱切，向他謹慎地說明我要逃跑的意思。他像沒聽得的樣子。於是我允許把我的金子和寶石給他。他卻拒絕不要。

『怎麼樣，亞哈買特（Ahmede）人家說在土耳其有了金子要甚麼就可有甚麼的呀。

——是的：可以買到……』他低低地說。『可是出賣的人應該要得到足夠的金錢，使他輪到自己來了，可以買到他的腦袋纔行……你所有的金錢還不夠呢。』

現在留給我的，只有把我的生命在一種十分無把握的逃跑中去玩弄一回了。我明白我若被殺掉等於殺掉一條狗，然而我也就再沒有一分鐘的遲疑了。

我們到了一個多山而多森林的地方了，這對於我的圖謀很爲便利。第二天，很早的時候，我們攀登一條艱險的道路，在杉林中間，隱現着五個騎馬的，他們就是組成的一隊狩獵人。爲要不

讓有時間給僕人把我前一晚的意見通知他的主人起見，我決定在機會出現的時候，就要試試我的命運，而且機會也就輝煌地出現了。

到了一個大曠地的邊際，在曠地的中心躺着一個小湖，一流溪水從湖裏通過，一行人就停住了。

「這裏就是羚羊羣飲水的地方，」帶頭的人鎮靜地說。於是他就和他的四個人一塊走動了。把兩個僕人位置在兩個設定的地點，任務是在相當的時候放槍，使野獸轉向到伯的槍前面去。這樣散開着，我看到是我的自由到來了；從一個人手裏逃出去比當着一羣人更容易得多了。

我們埋伏在一個岩石的回處；視線集中在被追逐的野獸應該經過的地方。

「如果野獸從我這裏逃脫了，或者牠從你前面經過時，你纔放槍，」莫斯科發伯對我說，「因為那桿『可怕的基拉』在你的手裏並不是十分頑皮的呵！」

實際上，我並不知道放槍。

一小時或者過去了，當時槍聲響了一下，接着又是兩聲三聲。伯，武器準備着，眼光在那塊地

面上搜索，忽然，像從地裏鑽出來的一樣，一匹美麗的野鹿明顯地在路上出現了，但在一秒時內，牠就向亞哈買特在那兒待着的右方消逝了。

『我們可以把牠獲得的！』伯向我叫。『我從側面去截擊牠罷！你在此地待着監視那條路，要使牠轉回原路去。』

——停下，你，注意，你的槍也要注意！』看着他疾馳而去時，我對他高喊。丟掉了武器和布袋，我一直斜向山谷裏走去，離開了大道，深入到濃密的杉樹林裏面；不久又穿到一條好路上了，我就驅使那匹牝馬拚命地飛跑；或是得到我的自由，或是得到我的死滅，只看這次奔馳得怎樣了？

『親愛的基拉，來幫幫我罷！』我緊伏在牲口的頸窩上，懇切地祈求。

當我在一個晴朗的秋陽裏，到馬利札河上一個小森林中休憩的時候，大概從打獵的地方起至少應該已走了五里路了。我讓那匹牝馬去吃草休息。我呢，被疲倦所降伏了，被幸福弄傻了，我直躺在我的毯子上面。然而一種恐怖的感情把我柑住了：我在奔馳的中間，我曾被許多小村

落裏的居民和樵夫們看見了我。又不停地自問：『我是自由了嗎？或者還沒有？』

我看到廣闊而美麗的大地呈獻到我的眼睛裏來，我卻不知道我是不是可以自由地立起身來，動身走，徒步前進。一個冥冥中的手影把我嚇住了：牠可以抓住我的領巾，再把我拿住的。

睡魔來爲我驅除了惶惑。我的眼皮合攏了。眼皮再開的時候，我覺得比睡覺以前的惶惑少得多了，因爲在我的身旁，土耳其式坐着的漢斯達發伯親切地在看守着我。當我用手擦去眼睛上面使我墮入夢魔的東西時，他指着一个小鹿皮袋子對我說：

『你瞧，特拉戈米，我給你拿着早餐來了……你應該是餓了罷。』

不久之後，騎着馬跑快步的時候：

『啊！他嘆氣：『你能夠給我玩幾次這樣的玩意兒嗎？你不知道這是回教徒所痛恨上帝所擯棄的嗎？』』

幾天之後，回到了君士坦丁堡，伯的第一句話，就是當着我的面向兩個僕人說：

『你們陪着特拉戈米先生每星期騎兩天馬，一次一小時的散步，而且時常要是快步，可是要你們的腦袋擔保你們對他的責任。現在我命令你們去槍斃他第一次企圖逃跑時所乘坐的那匹牝馬罷！』

於是又對我說：

『在屋裏面，除掉在你的臥房以外，你也不能自由行動的！』

僕人們並不須多費力來實行這些可愛的辦法的，因為就是在同一天我就病倒在床上了。在整個一星期裏，我失掉了知覺，極度的發燒和昏眩。

當我回醒過來時，我覺得我的臥房改變為真的病房了。兩個醫生輪流在我床頭看護着。漢斯達發伯，他簡直發了瘋。忘掉了貴族的身分，伏倒在我的腳前，求我饒恕他。

『你讓我走嗎？』我問。

『這可是不可能，我的靈魂！你要別的罷，別的一切你所需要的東西……』

——那麼，我願意死了！』我說，一面把我的頭轉向裏面去。

是的，我願意死了。但是人不能因為他願意死就會死的……三星期之後，我纔離開病床，接着又是一個長期的病後休養；在這個月裏，除了一次起了個苦悶的傻想頭之外，總是極度的神經錯亂。

伯給我拿來的一切東西，譬如送來的禮物，我都拿腳去踐踏，打破牠，搓碎牠。我把我的漂亮的煙袋向着窗櫃摔，我把手鐲折成碎片。到後來，一見魔君在我房裏出現時，我就撕脫我的衣裳。然而，一種溫和的，誠樸的和意外的娛樂發現了。就把我錯亂的神經組織稍稍平復了一點。這是在冬天，波斯福耳河上的愉快而溫和的冬天。一個人在我的房裏，從早到晚，整個的生活就是從我所住的樓下房的三個大窗子瞻望着花園。因為要在這荒涼的花園裏引起一種生物的活動起見，我就從窗口丟棄一些飯後的殘餘東西：麵包，水果，肥肉，目的是在集合一些鳥雀。頃刻之間，大羣的麻雀老鴉，急速地飛來了，都在我的眼前啄食。

有一天，出乎我的意外，一隻大狗在樹林裏出現了。牠離窗子遠遠地卑怯地站着，嗅着，我叫喚牠，牠就兩腿夾着尾巴，慘然地飛跑了。我尋思道：

「這傢伙，牠也該嘗試過人類的憐愛罷！」

以後幾天內牠又來了，走近前一點了。因為要不嚇着牠，我就自己藏起來，而且把我的美饌的四分之三丟了出去。後來牠慢慢與我親近了。對於我的親切的說話，牠的回答就是擺動牠的尾尖，牠去了，使我明白那一天我應該因牠而高興了。我是以理性待牠的，因為根據我已有的經驗，如果上天願意援助我有一天獲得我的自由，我自己決定要在感情的選擇上更為慎重一點。

這個狗性質十分特別。雖然是餓了，可是牠吃起來卻斯斯文文的，似乎不願意在地上拾東西吃，長久地咀嚼，而且從來就不咬骨頭。一定牠的心上必有一種重大的怨恨的。譬如說，爲甚麼牠不吃人家因爲憐惜而給牠的東西呢？（通常在君士坦丁堡每個回教徒都有許多公共的狗，每天一次隨着他到麵包店裏去。在那兒牠們接受這麵包塊。）牠覺得這是可恥的嗎？牠喜歡走遍鄉村去尋覓一種獨立性的食物嗎？牠的同類那種卑鄙的胡行使牠厭惡嗎？

我給牠取名叫做狼，這是個和牠的野蠻而傲慢的生活相當的名詞，我費了許多心血纔從

牠那裏得到個初步的友誼，牠卻是慳吝的樣子不肯再進一步了；然而每個人都有他的人生觀，有他的心事，有他固有的哲學的；我就尊敬牠的沉着。因為要使牠知道我是了解牠的起見，我不直接把肥肉丟到地上，另外用一張紙包着。牠大約注意到了，因為在第一次牠就坐在牠的後腿上對面看着我，隔着有一桿以外的距離待着不動。

狼完全是棕色的，不能說定是那一種類，也還強壯。至於說到牠的清潔，我的天哪。人當生活困苦時所能够作到的那末樣罷了……牠的巨大的黑眼睛，因為生活的痛苦使牠常保持着稍稍過於閉攏的狀態——仔細看起來，是確實的——而且她的眼睛的表情更爲明顯。總而言之，牠的眼睛也不溫柔也不仁慈。我對着牠的面龐，斥責牠的冷酷的靜穆神情，牠的鎮靜的固執性格：

「我可憐的狼！」我對牠說，把手失望地通過窗櫺伸出去，表示一種同情的記號；「我可憐的狼，你確實地有無限的苦痛使你的心腸變得這樣的冷酷嗎？我很願意相信，你的皮肉已經認清楚大人物們的感情的權威了，你也有你的漂亮的煙袋，你的手鐲，你的槍和你的牝馬，接着就

是你的病，和你的醫生，然而究竟，你現在是自由的，同時我還是被關在這些鐵欄桿裏面毫無希望的。來罷，我的兄弟狼，近前來罷，來受我的愛撫罷！」

我不願意認為在土耳其的狗是懂得羅馬尼亞話的，然而我可以承認我的狼，在長期的幾星期中聽慣了我的苦痛的哀語之後，有一天卻勇敢地把他腳放到我的手裏來了。——這一天就是我有生以來所接受的握手底最親熱的一次。

我從此幸福了，——或者換句話說，我又重感到那只不朽的心靈裏來往的快樂滋味了，雖然還是有苦痛在擾動我。可是我很注意防護我和狼的友誼。因為要不使牠那方面輕易發生妨害起見，我特訓練牠使能明白在戶窗閉着的時候，就是沒有東西可吃了。牠卻很能懂得，後來，看到窗戶都閉了，牠就遠遠地轉個半圓形接着就走了。在我們的交談中間也一樣，我對牠這樣說：『去吧，我的朋友，現在去吧！……明天來看我，』我閉上窗子牠就去了；牠昂然地和善地去了，沒有一點不願意的樣子。

我接見漢斯達發伯，和接見他的僕人一樣，都有一定的時間，他們是來看我或者是來服侍我的。因為我是在神筋病狀態中，所以這種接見是簡單的，伯的出現特別地使我生氣，剛一進門，他就遠遠地站着。他的臥房和我的房間相接，但還有一間吸煙室把我們隔離着。爲着更穩妥起見，我就把我的門下了鎖。

因爲有狼給我的那種愉快，我的脾氣就變了。我變爲更和氣點了。伯對這個變換就報我以額外的恩典。因此，我得到了許可天天可以到花園裏去散步了，有我的僕人伴隨着，這卻是當然的。

可是他的恩典中有兩項特別地使我不幸，在我餘下的整個生命上種下個無限的創傷。

開始就是伯把我差不多不會認識過的酒拿到我房裏來了。不幸我的舌頭一嘗了那種甜密的水就感到格外的暢快。在那種迷糊的狂醉的宰制之下，我的神筋就把憂苦的現實的意識忘掉了，我的腦袋也就亂晃起來。我覺得這倒很舒服，我繼續問他要。他很願意給我酌酒，并且給他自己酌。我們都喝醉了。於是兩個人四肢落地在那間大吸煙室地毯上爬走，我們叫號着像兩

匹野獸。他，尤其醉得一塌糊塗。他的臉沒有點兒人色了，並且有一晚上，他要用牙齒細吮我的一個腳趾，我就拿起煙肉鉤子打他的臉。他在地上靜待着，任血流在口裏，用舌頭舐。我唾他的面，他還是在舐。

可是在這樣的胡鬧幾天之後，對於我更爲可慘了。腦袋沉沉的，臉兒青灰色，心臟躁跳，一直到中午我還躺在床上嘔吐。白天的陽光使我受刺激。伯就用厚重的簾子遮起來，一到房子裏點着無數的蠟燭，充滿了荒誕的氣味的時候，胡鬧的勾當又更出色地開始了。

有一晚上，天很不早了我正覺得酒醉薰薰的時候，四個少女拿着巴斯開的小鼓和拍板，猝然闖進吸煙室來，而且立刻就開始一種迷人的跳舞。我的心樂得蹦跳起來……這的確是四個基拉，裝扮得像東方的公主一樣，不過臉上輕輕地蒙上一層面紗。

我從我的坐位上跳起來，打翻了我的咖啡，我的酒杯和我的煙袋，我闖到她們的腳下。直躺到房間的中央，眼睛閉着，我長久地，長久地感覺得她們的裙邊拂刺和幾種不知名的香氣強烈地刺入我的鼻孔，後來……

後來，我就失掉知覺了……

我在我的床上醒過來時，我幾乎不願意相信我的眼睛，我的感覺了，多醜怪的東西呵……四個下等的娼妓，老得起了雞皮皺，妖精一般地赤裸着，撫摩我，吻我，從各方面來拉我，而且用她們的口涎塗遍我的臉和身。我拚命地掙扎大喊求救。她們對我費盡了柔媚。我掙脫了她們的臂膀，拿起火鉗，全房裏亂打，打碎了鏡子，盜瓶，雕像，裝飾品，一切的一切都倒在我的手下。

那些可厭的賣弄風騷的傢伙嚇得各自逃命，我跑去告訴漢斯達發伯，說我不願見到剛纔那四個美麗的少女和這些臉子像貓頭鷹樣的「骯髒東西」混在一起。

從這晚狂飲以後，我把自已關在我的房裏二十四小時任何人都看不見。飯食使我生嘔；我都送給狼吃，我承認我是卑恭的對待牠的。

後來，因為伯想把我推到墮落的境地，使我厭惡得摳臟挖心，我決定要上吊而且要求我的監視人對他說，如果他不允許放我走的話，我就要不擇任何手段來實現我的自殺計劃，旁人回

答我說伯已出外，有十天的旅行暫時不得回來。這個意外的消息對於我是個天外飛來的廣大的慰藉；立刻，我的腦袋裏起了個逃走的念頭。

那是在三月時節。在伯起程的第二天，我在花園裏散步，後面隨着我的僕人，突然一個問題在我的意識裏發生：『那個狗是從甚麼地方跑進花園裏來的呢？』花園四面都是高聳的古牆，不能攀登而過的，而那進口的大門又是堅牢地閉着的。那末在甚麼地方一定有個洞穴。我就慎重地去觀察，事實上，沿牆都長滿了長春藤和荊棘，我注意了一個地方，那些葉子是被踐踏過的。假稱要急於小解，我就丟了我的討厭的同伴在小道上，跑進那些荊棘叢裏，就發現了在那牆腳底下新近崩坍了一塊，向着那荒涼的田野開了個大口。我暗地記着那塊地方：是在我的窩子對過。

那一晚上，依舊是這個真正的城堡裏的囚徒，我的腦筋像火一般的在沸騰。救星就在那兒，離我的房子兩百步遠。怎麼樣通過這些固定在一個堅實的像木框裏的鐵柵呢？

一直到夜半，燈火熄了，我就開始；我費盡了氣力，開頭就想弄彎那些鐵桿，後來就用小刀截

削窗框的下部想取出鐵桿來。氣力都白費了！我氣得發狂。外面呢：晶圓的月亮，靜穆的自然界，空闊，自由……此地呢：囚牢，荒淫，暴虐……我恍惚看到伯的來到和他所有的隨從開始在作古式的跳舞。我自己覺得幻滅了。那間房子對於我成了魔鬼噬人的地獄。一種寒冷的戰慄直透我的骨髓，冷汗濕透了我的面龐，一種劇烈的抖顫侵襲着我的全身，跳動得最厲害時，使我緊咬着牙關嚼破舌頭以至於流血。

表針指着早晨兩點鐘。整個的屋裏墳墓般的死寂。

迅速地，我取些生火的小片木柴和碎紙，我在窗口造成一個火堆，我就燃上火種。頃刻之間，我全身更抖戰起來，被我的舉動嚇住了，我看着窗框被火燄所吞滅了，房子裏充滿了黑煙，花園裏也照得通亮。我用兩隻手夾緊牙床使不致脫口呼救；費了一次極大的氣力，我握住一個鐵鈎，拔下了兩根鐵桿，連帶着熾熱的火炭向裏面倒了下來，於是，我急急地收拾起我的錢袋，跳到花園裏，我就盡力向牆壁跑去！

可是在我的忙亂中間，而且被黑暗所蒙蔽了。一下子沒有找着那個洞口。於是就突然恐慌

起來，心忙意亂，前後亂跑，亂撞樹枝，面上手上都刺得流血；忽然一聲快樂的尖叫，我就找到了洞口，一跳就到了外面……

兩點鐘之後，得了美麗的金錢的力量，我就到了亞細亞的海岸上來了，從那兒，恰好在黎明的時候，我靜觀那柏那區（Para）聳立的最高處，那兒有廣大的火燄的長舌升起，要復仇般的朝天上射去……這是在這被火災所吞噬的君士坦丁堡的另加的一次火災……

這取得自由的那一天的晚上，一輛馬車把我送到土耳其的一個小縣城裏一個旅館門口；兩晚以後，我就到士麥拿睡覺了，八天之後我就到了貝魯特，在一個大咖啡館的屋頂上拿着一把漂亮的煙袋在抽煙了。

可是這還不是了局呢。

*

*

*

現在我自認是能幹人看得清人生道路，絕不隨便受人欺騙了。我有了十六歲，得了一種經

驗。依照這種經驗把整個的社會分成三種人：『第一，就是溫柔而多情愛的人，如基拉和我的母親等等；其次就是粗暴人，像我的父親一類的；末了，就是像莫斯科達發伯那種式樣的仁慈人。應該要特別注意呢。』

在我坐的那屋頂上面，我很留意不要和那種面子上滿面同情的弈棋人相處得太近了。我想起我的可憐的牠，牠經過那樣久纔接受我的憐愛，我也要和牠一樣，無論何時，對於那些伸長來撫摩我的青春的面頰底手，要特別防避。

哈哈！我防避得這樣好，這樣好呀！自己并沒預料得到，我又墮入了另一個陷阱裏去了；因爲人生不能完全歸納到我那三個分類裏面去。

我租住了一間房子，也是在那大音樂雜耍場漂亮的屋頂上面，下臨着貝魯特城唯一的公共場所。咖啡館裏從早到晚充滿了一些行踪無定的人；可是另外那些我所避免的本地漂亮人，就是使這個所在發生歡樂的那些人，也就是那個被請到雜耍場來的藝術家團體。男的或女的，

少年或老年，漂亮的或醜陋的，他們都是充滿着活氣。到處傳遍了笑聲，到處都是快樂的嬉戲。他們對於每個常來的顧客，都有一句短短的恭維話，而每個人都在那句話裏面表現他的特點。因為我是那些老顧客之一個，所以我也一樣得了一句短短的話。而我的特點就是漂亮。

這些藝術家是些意大利人，希臘人和法蘭西人。他們都住在我同一個旅館裏。在我的房間對面，一條狹窄的走廊上面，住了一對唱得很好的希臘少年夫妻。男人使我討厭。女人卻漂亮到了極點！我在暗處只管盡量地貪看她。她也覺得了。單獨的而且差不多脫光了衣裳在打扮修飾，我出門的時候她的門總是開着的。這樣使我非常不好意思，於是我盡量地閉着眼睛；可是還有一個比我更強的人又把我的眼睛張開了。

果然有一天，我們在走廊的暗處相遇時，她一把就抱住了我，給我一個也還甜密的吻，並且說：

『太膽小了，這位少年！該給他壯壯膽子！』

被這件奇遇弄得莫名其妙了，我在我的房間裏尋思道：『那麼一個女人給一個少年一吻』

能够有怎樣不好的結果呢？」因爲我現在是個「少年」了。她這樣的說，我的衣服我的獨立生活，我吃飯時所用的刀子都證明我是這樣的。唯有我的理性不能這樣證明，因爲我已失掉了我的腦袋。然而誰又在生活中感到被理性所困厄呢？

一天下午，我從我的窗口觀看空場上面擁擠的人羣，我想起了那位女角的扮演，歌喉和嬌姿，使我傷慘地憶起了基拉的那種爛熳天真——那時房門開了，那位歌女進了門。我恐慌起來。『一點也不要怕，我的小哥哥！他在下面，正在賭一局大博呢。』

她跑來就擁抱了我的脖子，我拒絕：

『我不願意你留在此地！』

——怎麼樣？你驅逐我嗎？我是愛你的喲……並且相信你也是愛我的！』她柔媚地說，一面擁抱我。我在床上傍着她待着，我感覺得也不很壞。我不知道怎麼樣，正在撫摩我時，她開了房門，迅速地驅來了一個盤子，盤子上面端着一瓶外國酒和一些乾點心。我對這些東西覺得甘美好吃！她又拿來了一些別的東西。我和她同吃，稍微貪多了一點，舉動更膽大了。於是就愛撫呵接吻

呵！

但是我覺得她玩弄我過於放肆了，我紅了臉。

『你知道嗎，我的小哥兒？』她說。『在你這樣的年紀！正是快樂的時候呢！』
因為要使我更愉快起見，她就改變方針來發問：

『你是拉衣亞嗎？（拉衣亞 Raia 是非回教徒的土耳其人——譯者。）』

——我不知道……

——然則……你有甚麼執照呢？

——我沒有執照。

——怎麼樣？你在土耳其旅行沒有執照？可是這，這是不很妥當的，我的朋友！你將來會因此被拘留起來的！』

我被嚇慌了。像是有人對我說，莫斯科發伯的警察就在門口，我就再不敢在那兒待了。

我請求她守祕密。她答應保護我。又來了一個保護！多麼奇怪！然則沒有保護就沒有方法沒

有地方可自由地生活嗎……

陰暗的思想又走上我的心頭。始撫摩我的手指：

「你有這多漂亮的戒指呀！你不送我一個嗎？」

我當然不能拒絕送一個戒指給我的保護人的。

我的生活變壞了。而且我自由地過生活還沒有半個月呢。一隻冥冥的手，從君士坦丁堡伸長到貝魯特，又來威嚇我的自由了。

可是一隻很顯明很近便的手，在兩人對談的那晚上，給我一紙洋酒和點心的賬單，數目大概和我一個月的用費相等。給付這個賬單時，我尋思道：「有了這件事和我的戒指，我就明白了我的自由已染了病了。」

幾天之後，我明白牠染病已到了相當的程度。

飲食不相離，歌女和她的丈夫不久就成了我的同席人，而且差不多成了我的食客了。有一天，我們正在玩葉子戲時，一個警官走近來問我說：

「你住在此地嗎，先生？」

——是的，先生，」我說，呼吸有點不自然的樣子。

「那麼，明天早上請你到警察事務所去驗看你的執照吧。」

他於是恭敬地向我的同伴敬了禮，就自去了。我呢，我覺得鑽到地下去了。

「你不要去罷！」我的保護人對我說，「我丈夫立刻就去對我那熟人說不要來擾動你。他們都是朋友。」

我多麼衷心地感謝他們呵！

事實上，我確沒有被警察來擾動過。很可感謝的，我想除掉請他們吃飯以外，在某一天找個旁的方法來報答他，恰好他就自己跑來給了我個機會：

「我賭博的運氣真不好，我的朋友，」他急急地對我說：「你能借給我兩個土耳其金幣嗎？——很願意的。」

第二天他還是與前一天樣運氣不好再來向我借兩個。第三天又是一樣。一個星期之後；他

的運氣不好使我覺悟了，因為有了這件事，我的財產就會在三個月以內用盡。在這個有利的反省的那一晚上，我就隨着兩個大地毯商人向大馬斯道上去了。

在車子裏一個角上顛簸中，我想着生活中的複雜情況：

『現在，』我對自己說，『我應該要防避在黑暗的走廊裏給我接吻的女人們了。』

大馬斯對於我確是真正大馬斯的道路。我的生活在那兒徹頭徹尾地改變了。

在這個城上，上帝似曾洒遍了所有的灰色塵埃，裝盡了入地上的棉絮：一到了那兒，我就相信我將要把我的靈魂去在那兒的。

我穿着希臘窮苦市民的服裝，爲着是通過時不讓人見。別的東西，用一條大手巾包着，夾在脅下，至於我的寶石和那些土耳其金幣，我就把牠們藏在克米（Kemir）克米是東方人常用作裝錢的寬帶子。裏面，貼着肚皮扎着。這樣準備好，我覺得是在那沒有野心的「保護者」十分安全的掩護之下了；於是我從那些真像隧道般的橫過許多房屋的小巷子穿過去，到那叫做加代漢（Cadem）城的近旁租一間頂便宜的房子。那位希臘人旅店老闆回答我說，要頂便宜的

房子，必須是兩個人住一間的。我答應了。我去看了房子，安放了我的行頭，我就問誰是同房的人，誰是在那另一個床上睡的人。

『一個和你一樣的人！』他說，不耐煩的樣子。憂慮梗住我的喉管了。我的故鄉，基拉，媽媽，都淹沒在漠糊的天邊，永遠與我不相見了；我，永遠漂泊的我，在這猙獰的城裏追求甚麼呢？我還希望用甚麼方法找着我的姐姐呢？我的經濟用盡時，我又怎樣生活呢？

此外，我還沒有執照。還有旁的重大的隱情。我能够因此而被拘留的。誰又來把我從囚牢裏救出來呢？

在旅館的天井裏，清涼的噴泉周圍，一些人們土耳其式的坐着在閑談，抽煙，喝着一種乳白色的燒酒，似乎是幸福的樣子。這些人都是在他們的故鄉。他們都互相認識，互相幫助，有共通的快樂和苦痛。我呢？我對於他們是甚麼關係呢？一個不相識的人。誰又會走進那間不相識的死人房裏，（因病或因苦痛而死的）去慰問他是否他的心靈還希望甚麼東西呢？

我本能地去摸摸我的克米，裏面有我的錢財，我的唯一的朋友！然而錢財卻是個走了毫無

留戀毫不費力忘恩背義的朋友，而且我不知道用甚麼方法可以把牠再裝進克米裏面來。另外一件事就是一個基拉！她雖是海枯石爛都不會遺棄我，我們是不能分離的。在這滿城滿鄉的人們中間有另外一個基拉嗎？或者有的。可是她們卻有她們的特拉戈米，而且我對於她們，不過是個過路人，人們以好奇的心理望着和人們忘卻的生客而已。

爲着安慰我自己起見，我就要了一杯燒酒，過一下子，又要了一杯。吃飯的時間到了。我吃了一頓簡單的飯，喝了一杯葡萄酒，過一下子，又喝了一杯。心裏充滿了恍恍惚惚了，我就跑上我的房子裏去。

在房裏，一個三十歲的人，半敞着衣裳，靜坐在他的床沿上。一盞煤油燈在桌上面燃着。兩張椅子，兩張是否清潔還待考慮的床。一面煙薰的鏡子，沒有洗臉處。

我用希臘語向他道聲晚安，我就整理我的床舖。

『要把床離開牆壁遠一點，』他向我說，像對一個老認識的人說話的樣子。『因爲有臭蟲，』

而且我們要讓那盞燈燃個通夜：臭蟲和貓頭鷹一樣，見光就怕的。

——臭蟲？我問；我完全不知道還有這樣的東西。『那是甚麼東西？』

——你不知道臭蟲是甚麼東西嗎！那末，你今晚就會知道了。但是，你說吧，一直到現在還不認得臭蟲，你又睡在甚麼地方呢？我呢？我就不知道一個沒有臭蟲的床是甚麼東西！

——咬人嗎，臭蟲？我被這新的敵人嚇住了，就這樣問。

『有一點兒，』他淡然地回答。

疲乏了，我想脫衣睡了，可是一種莫名其妙的拘束使我不敢在這位生人的眼前脫。他明白這件事，因為他去把燈光弄小了；我在半明半暗中溜到被蓋底下，他又起身去把燈光弄大。

『別人會說你是個年輕的姑娘哩！』他笑着說。這句可愛的話卻使我舒服，而我那一晚上，睡得也不很難過，同時又把我的克米藏在墊褥底下。

第二天早上，我比先晚上更傻，不知道一個臭蟲咬的疤痕是怎麼樣，可是我的同伴就在耳

朵上面指着一個血斑點給我。我差不多是很快樂，就大膽地在他的前面穿起衣來了。

幾陣爆裂彈似的語聲和龐大的笑聲從天井裏傳上來。我從窗戶口朝下望，見到許多人圍着噴泉坐着，吸着粗偉的煙袋嘴，狂急地喝着咖啡。天井裏洒過水清除過了。一陣新鮮的空氣跑進胸肺裏去，正東方射來的神祕的紅黃色光線，飄浮在那些物件和各種動植物上面。

我剛剛收拾好。沉眠在我心裏的那位柔嫩的敵人又覺醒過來了；

『你願意和我一塊去喝咖啡嗎？』我向那位不相識的人說。

到下面，我們談起話來，一面抽着我們的煙囪般的煙袋嘴。他呢，開始就對我敘述他的困難；沒有工作，沒有錢，還欠了債。於是我對他說我一樣有種困難；

『我失掉了我的執照。如果你知道我怎樣可以再弄得一張時，我就給你一個土耳其金幣作酬金。』

他就熱烈起來了：

『可以，這件事可能！』他低低地說。『此地有個「代書人」可以辦這件事，但是他要錢很多。』

——要多少？』我大聲叫喊起來，快樂的樣子。

『四個金幣。』

——我就給他四個金幣！至於你呢，就是剛纔許你的那個金幣吧！

一小時以後，一位大白鬍子的書記官，當着一位官吏之前親身證明說，他曾眼看着我生長在司登堡（Stamboul）司登堡即君士坦丁堡的別名——譯者，）紀年也用回教曆。我的名詞叫做斯達胡洛，因此我也就變作「拉衣亞，我們的主宰蘇丹的忠順的臣民了。」

那位官吏微笑地聽着；然後，取出一枝鋼筆，一筆漂亮的亞拉伯字體，寫滿了一張長紙，簽了字，給老頭兒簽字，又在上邊貼了印花，於是把那張寶貴的護符交给了我。

『應該給他一點手續費，』書記官低聲對我說。我拿出一個金幣放桌上。

『這不夠，』老頭兒說。我又加上一個，總是向我的克米裏一個角上去拿。此外，我又要給錢給那位證明我的出身的假證人。後來，單獨和我的同伴，通城裏去吃，喝和遊玩。

晚上，兩個都昏頭昏腦的而且都高興，我們又回到了我們的巢穴，在那裏面，臭蟲釘着我，我卻像一筒柴樣地睡下了，同時也很小心地把我的克米藏在我的腦袋底下。

醒來時，我很驚訝只有我個人在房裏了！可是除了驚訝之外還有別的事情呢，當時我就發覺了我的克米，我的叛逆無情的朋友也同樣地棄我而去了，給我留下了三個麥捷低在口袋裏，和那紙該死的護符在一塊！

* * *

哭也無益了！現在應該去死了……

到現在我還保存着那早上在我胃上面，胸膛裏形成的，幾乎使我喪了命的氣團。

穿着襯衫和襯褲，我包圍着自己打旋轉，不知道爲甚麼，我要靠着窗口朝下望。天井裏，和先
天一樣，同樣的人圍着噴泉在抽煙；我以爲他們都是些看守棺材又盜屍的人。於是機械地想下
樓梯去，我自己一踏空，就滾到下面；立刻我又立起來，臉上血污糊了，氣哽着說不出話；在店主人
和顧客們都來到時，我纔說：

『那……克米……』

他們追問我，在同一個時候，而且又問一切的事情。我不能說別的只是：

『克米……』

——那末，他有些甚麼東西，在他的克米裏？

——克米……』

他們用水灌我的頭，給我洗了血污滿了的面龐，並且勉強我喝了點酒。

『現在說吧，』旅館老闆叫道，一面搖着我的肩膀。

『克米，』我不停地呻吟着。

『一定的，』他肯定的說，『睡在另一張床上的那個流氓偷了他的克米，作爲昨晚上一頓饕餮的報答！』

因爲我時時想站起來走動，他就強迫我在一張椅子上面靜坐着，痛苦到了頂點，兩隻手只是亂舞，他就想來安慰我：

『是的……這是件不幸的事情……人家偷去了你的錢。可是不應該爲着這件事氣壞了你自己呀！你完全還沒有長成呢……你有多少捷勒克？』

——克米……『我又重說一遍。』

『這明白了！這孩子不知道說旁的東西，只知道說「克米」……』

這樣說話，旅店老闆就上樓進我的房裏去，回頭就拿來了我的衣服：

『喊，穿衣吧！』

我任他擺佈像個患瘋癱症的人一樣，他給我全身都穿戴起來。然後搜索我的口袋，他從裏面尋出了執照和錢：

『喂！』他叫道；『你並不是那麼十分窮的呀！你有三個麥捷低……你叫做斯達胡洛。那末，斯達胡洛，有了這些錢不會餓死的呀。你知道作甚麼工？』

——克米……

——o ô ô……狗肌巴的克米……『他怒吼起來了。於是把一切東西重放回我的口袋

裏，他走開了，一面說道：

『總而言之：在這個克米裏，你總沒有能够買得一匹駱駝的錢的，因為，如果是這樣，你就不會到我店裏來睡覺了！』

我在克米裏面所有的東西，又何止只能買一匹駱駝呢。我有八十三個土耳其金幣，九個寶石戒指，還有那個錶！在我身上帶着這一項財產，我卻倒要來到他店裏來睡覺……

說人類是種了解生活的生物，這完全不是正確的。他的聰明不用於大的方面；從他所說的事物上看來，他是不甚麼愚蠢的。可是在某種地方，他的愚蠢比動物還要過甚，這就是在他推測和感覺他的同類的災禍的時候。

有時我們在街上看到一個人，死灰色的臉兒眼光也失神了，或者看到一個女人在痛哭。如果我們是高等的生物的話，我們就應該止住這個人或者這個女人，迅速地向他們供獻我們的幫助。這就是我所承認人類高出動物的整個的無上的美德。他卻絕不是這樣的！

我不記得很清楚了。——因爲到現在已經過了五十年，——我怎樣離開了我的坐椅和旅館的天井，我從何處經過，昏頭昏腦的，穿過了全城。然而我明白並沒有一個人對這個走起來像傀儡兩眼如火的少年加以援助的：沒有一句話，沒有一個人面來關心我的；在那四月天的美麗的早上，我就是這樣無知覺的樣子，在那叫做巴拍獨麻（Baptouna）的大馬斯人游散地的那些走道上面待着。

一個幾乎把我摔倒了的亞拉伯馬夫的呵叱聲和狂急的神氣把我驚醒過來了。於是我摸一摸我的褲帶，那兒並沒有我的克米了；我覺得我的心房跳動得像一個被握在手裏的雀兒，同時有一個球似的東西從胃部升上來梗住了我的呼吸。這種動作就變成了種奇怪的習慣。我每次手摸着褲帶了，我的心就被一種使我哽塞的恐怖所壓住，而我也須要不斷地克制着自己：這是無益的了，我整個兒作了這個惡人的犧牲品，我永遠不能有我的克米了。在盛於感情的人們受了非常災難的打擊的時候，他們通常很難地這樣想得到：不幸的事已經發現，再也無可挽回的了。

遊人們從我身旁經過：幾對幸福的情侶，幾個婦人和些小孩子們，沈靜而快樂的偉岸的先生們。他們對面看着我，一下就過去了。他們不明白一點。他們一點也不懂得我呢，我幾乎要死了。我在我那樣的年紀，那樣幼弱的心靈和那樣無經驗，我卻孤單的擔當了一種難受的苦難。

我時常走動，我走出了森林，紋里亞的鄉野，帶着牠的多泥的大道和亞拉伯游牧人的帳幕，對於我整個兒的生命，同樣對於我的肉體，都顯示着空洞洞的。在某種事物上固定了我的凝視以前，我的手摸索着我的褲帶，我的思想就重說一遍：『我再不能有我的克米了……』於是那種氣厥病又重新把握了我的喉管。

一個亞拉伯小孩，騎在一匹驢背上，緩緩地挨着我身旁過去，用繩子牽着一匹駱駝，背上戴着兩個粗大的左右擺動的貨包。這畜生的那種醜態，大蛇一般的遍平的眼睛，使我害怕。較遠的地方，一個亞拉伯遊牧人，鬚子黑黑的，野蠻的樣子，銅色的面龐，騎着馬迅疾地走來，停下了對我用亞拉伯話發一個問題。我剛剛只能夠回答他；他去了，留給我一個快樂的印象，因為他使我記起了戈斯馬那個偉大的頭了。

不久我走進了一個土人的村落，在那兒許多男子坐在地上，用他們的光腳板像用他們的手一樣靈活地翻動木柴。穿着黑色破布的婦女們，骯髒的樣子而且蒙着臉，——真正的木偶人一樣的，——頭上頂着橢圓形的水甕，同時那些污穢不堪而且枯瘦如柴的小孩們，叫着叫着像一些小精怪似的。在一個半陷在地下的土灶前，一個男子在出着一些熱烘烘的小麵包，像水菓碟子樣的扁平。一種生麵包的氣味衝進了我的嗅覺。

我走出了村落時，覺得有一隻狗馴順地離我的脚跟一步遠地跟着我。我停住，牠也停住；我們彼此眼對眼的看着。這是一隻深灰色的狗，像狼一樣的大；但是可憐，牠一點也沒有狼那種的威勢，那種傲岸的神氣，畏縮的蜷曲着。牠的眼睛的表情是惶惑，卑下而恐懼。我可憐牠撫摩牠的腦袋。牠就舐我的手。牠並不是難於馴服的。

我又回到土灶前去，用兩個麥特利克買四個小小的扁平麵包。牠把四個都吞完了還滿不在乎。我又買了四個，放在我的口袋裏，於是又無目的地重走我的路，牠照以前一樣地跟着我。

一個多沙士的小山，完全不能生產而荒蕪着的山，在我的眼前出現了。我頃刻間就走到了

山下，我就爬上斜坡；可是不久我就喘氣了，就在狗旁邊坐下。眼看着那一片漠漠的平頂屋上面，突出幾處圓頂屋和幾處回教禮拜堂的尖塔的大馬斯城，像一片埋葬在牠的白色塵埃下面的廣漠的墳地。

沒有一點兒聲息，在我的耳後，只有我的創傷的心房強烈的跳動聲。我的眼睛合攏了。大馬斯和世界都幻滅了。回想到過去，我又明顯地看到我母親的房子。遠遠過去時代的那種舒適生活，鑽進了我的合攏的眼簾。我又重新味嘗着過去一切的幸福日子，而且重溫到那些細小的節目，從我的記憶最模糊的時候起，一直到那受創痛的恐怖之夜，一直到幻滅。

突然，有種觀念湧上心頭：我的不幸和基拉的不幸，是因爲曾經起意煽起罪惡，和曾作了完成罪惡的工具，所以都要受苦難來贖罪。我們曾經願望父親和兄弟的死滅。這就可以成爲一個死罪了。現在，上帝懲罰我們了，基拉和我，她呢，用那種奴役的形式，我呢，就用一種苦難的流浪……

我張開了眼睛，我可驚住了。天上，日落了，血一般的紅。一些低低的，差不多落到地上的雲，像凝結的血的顏色，各式各樣的奇譎的形態，一個比一個更奇特的形式，慢慢地變換

在我蝸處的小洞穴前面，我不自主地匍伏着，面朝着地，手蒙着臉；我長久地禱告，我祈求上帝，我的父親，我的被殺的兄弟的靈魂的憐恕。

夜神在牠那黑翼裏掩沒了一個在一隻萍水相逢的狗的落魄情況裏尋求慰安的懺悔少年的肉體。

禱告和懺悔給信徒們的靈魂帶來了慰安。我感覺到幾點鐘的平靜了。可是將近黎明時，在那多沙的地域裏，有種冰人的寒氣。當太陽從東方跳出地平綫時，我整個的肢體都發寒顫，我以為感染了一種致命的傷寒症了。我就對自己說：『如果我在這次懺悔裏死了，上帝會憐恕我，我的靈魂不會到地獄裏去的。』

我起身取道轉回來。在道上我吃了一個小麵包；其餘三個，我都給了那個狗吃，牠比我更餓得厲害。

不久，太陽慢慢曬熱我的背心了；我感覺到一種慈祥的靜穆在我內心生長起來。我到了村落裏。我覺得村落似乎是好了一點。到那兒，狗就離我而去了。這倒引起我幾分難過；我撫摩牠的

腦袋時，我和牠分離好像和一個在一次短短旅行裏的親密的熟人離別的一樣。

現在孤單了，而且時常因為我的克米那種觀念緊束着我的喉管。向我巴拍獨麻和大馬斯森林的道上走去。一線長長的駱駝隊商橫斷了我的去路，却并有嚇着我。在晴和的天氣裏，中午以前，我又走進了巴拍獨麻的走道；我被那種活動的景象愣住了。坐車的或是步行的，許多穿着漂亮的土耳其服的男子，許多年輕而美麗的婦女——大部分只有面龐的下部輕輕地用一種精緻的白色織物蒙着——向四方八面走動。一些洪亮的語聲，幾陣像許多玻璃酒杯被一個戒指所敲動似的大笑聲，一些快樂的談話到處都是。我被那種語聲的樂趣迷住了，好像被那些驚心動目的服裝所迷惑的一樣；我記起了這是星期五，是回回教的星期日。那幾種在婦女中間所行的禮節是罕見的，是優美而恭敬的；可是在那些男人中間，那種情感的流露，那些土耳其式的敬禮和那些反復着的握手禮使在步行中發生長時的停頓。人們說着很多的土耳其話；然而亞拉伯話還佔着主要地位。

我長久地站着去賞鑑這種來來往往的景象。後來，坐車的，和步行的都漸漸稀少了。我又是

幻想，天南地北的想，心靈又困頓在生活的要求，快樂的渴望，我的不幸，我的破敗的中間了，我又繼續走我的道。馬上我就覺得我是孤單的，孤單的而且是愁苦的人。一輛兩匹馬曳的馬車從對方快步地走來。當牠走近來將要和我挨身過的時候，我的呼吸都停住了，我的心臟也停止了搏動……

基拉在那輛馬車裏呢……

是的，到現在我還相信那就是我的溫柔而可愛的姐姐！就是基拉，就是拉慈耳芳爹在他的帆船裏照着懸在壁上的像片用高貴的回教侍女的，用哈勒漠裏婦女們的服色裝扮出來的基拉呀……

我蹣跚地走着，拍着手用羅馬尼亞話叫道，

「基拉！基拉林娜……這是我特拉戈米。」

那位少婦在她的透明的面紗下微笑着，而且用她帶上手套的手向我致敬，可是那位馬車

夫卻響動馬鞭；坐在他身旁的僕從向我怒怒地釘了一眼，馬也如飛地跑了。

我想去死了！……的確，這就是基拉；她會向我招手呢！……於是，更不猶豫了，我就跳起來像一隻駝鳥似的追着那輛馬車跑去，一面向自己說道：『神是萬能的呵！……剛剛我承認了我的罪過，而且作了我的懺悔，他的恩澤就給我送來了已失落了的小姐姐！……』

無論我怎樣跑，那輛馬車顯然跑得更遠了：氣力跑完時，我怕牠要跑得不見了。還算是我的幸運，我看見牠，出了森林，一直向着一座華麗的別墅走去，別墅的兩扇大門開着，放進了馬車，隨即關上了。

我快樂得狂叫！用盡我的微弱的力量，向那條大門走去，於是我瘋狂地拳腳并用去打門。隨即，一條小門在大門的旁邊開了，一個穿制服的僕人出視。

『基拉！』我用土耳其話叫喊，一面喘氣，『這是我的姐姐……我要和她說話……』

——甚麼？你想要怎樣？』僕人用同樣的話問我，一面止住我不放進去。

『那位太太……剛纔坐着馬車進去的，就是……我的姐姐……基拉。』

——甚麼「基拉」？「基拉，你瘋了？」

其實，我是瘋了，因為我向那個僕人突進，從他的旁邊溜了進去，撞進天井裏面；可是我沒有時候再跑了；兩個男子跳了出來，同時一個老人的啞喉音在一個窗戶上面叫：

「這樣吵鬧爲甚麼事體？給我輕輕地打一打這個基督徒，同時給放進他來的人也打一打吧！」

我被從天井裏拖出來，直躺在地上，一條牛筋鞭在我身上打，打破了我的褲子和臀部。後來兇手們關閉了大門，讓我痛得半死不活地留着。

* * *

我所受的苦痛的最高點就是在此地……三年內受盡磨折的童年苦痛的終點也就是在此地……因爲，如果上帝對我是殘酷的，而且不給我的基拉了，那麼一樣還有一位天使。這位天使給我送來了一位朋友。

掙扎起我的創傷的身體，我僅僅只有點氣力從道路的另一邊拖過來，我倒在地上，衰弱到

了極點。在這個時候，一個四五十歲的人，窮困的穿着希臘人的服裝，一個手裏拿着他的煮蘭粉湯的傢伙，另一個手裏拿着盛杯子的籃子，走近我來，放下了他的傢伙，於是，交叉着手，從他的心田裏放出一聲嗟嘆。

『呵，我可憐的孩子！』他用希臘話說。『我眼看着你在受鞭打，我無力來幫助你！你犯了這些異教徒的甚麼罪過要給你這樣的虐待呢？』

我凝視他那現着誠實的面龐，他的斑白而亂皺皺的鬍子，他那在一個滿了皺紋的前額下面的慈祥而傷感的眼睛；我卻氣憤憤的，違背了我固有的感情，向他叫道：

『滾你的吧！不要管我的！』於是我放聲痛哭。他的慈心又跳了起來：

『你爲甚麼要我滾，我的孩子？……我實在可憐你，我想把你從苦難裏救出來呀！……』

——讓我安靜點！……所有你們，一切的人們，你們的憐憫和你們的良心嗎！……我都嘗夠了！……我願意孤獨地死去！……

——呵，可憐的！這樣的年輕，就已經嘗夠人生的苦了！可是，沒有甚麼要緊，喝了這杯熱熱的

蘭粉湯吧……這可稍稍使你恢復點氣力。」

我接受了那杯蘭粉湯，然而除了相信他的話以外我甚麼也不知道。如果有許多人，他們開頭表示自己的善良和慈悲，結果就變成了卑鄙和惡犯的時候，應該從我的短短的經驗裏拿出些甚麼方法甚麼理解力來對付呢？是的，十六歲了，我認識了人類靈魂這種卑鄙性根。我卻沒有全部知道。

我尤其不知道創造主所創造的東西是無限地複雜而繁多，受了千百種恥辱也不容許我們有權去唾罵整個的人類的。上帝自己也明白這個，當他惱怒了一種犯罪的人的時候，他是決定要懲罰他，卻不把他毀滅，因為他從洪水災難中救出了一個正直的族長和他的家庭。實在那種順從着 Deluge（古代的洪水）的人類並沒有比順從上帝的要好一點的；但這卻不是上帝的過，這是人類的過。這是上帝（像十六歲的我一樣）認識人類的不好處卻不知道人類所作的怎樣。

我已知道，我自從命運給我送來一個賣蘭粉湯的，一個聖靈的叔叔雅儀的那天起，我已知

道，在他的生活途中有運氣遇着叔叔雅儀的那個人，自己應該看作是幸福的了。我永遠只遇着了一個他，然而也够我生活了，而且時常地要爲生活祝福，歌唱生活的讚美詩了。因爲一個人的善德比一千人的惡德要有力量得多；罪惡死去了同時使用罪惡的人也死去了；善良在正義隱沒之後還繼續在光耀。

好像穿過雲霞給大地散佈快樂的太陽一樣，叔叔雅儀叱逐了侵蝕我靈魂的惡魔，使我的心靈裏充滿了健康。這並不是在我一方面沒有點兒反抗；這並不是沒有點刺心的反抗的；可是在生活中充滿地受了創傷的人，他能拒絕熱情的善良人，這又是一種甚麼心腸呢？

我應該讓步了，那位天使般的賣蘭粉湯的人明白了整個的悲劇。他的良藥馬上像閃電般的出現了。

『斯達胡拉基！』他向我說，同時敏慧地採用了我的假名字，而且給他發現了一個簡短的字形。『第一，你應該放棄用種這樣不聰明的方法去找尋你的姐姐。要知道從虎口裏抓出一隻牡鹿來比找一個關在哈勒漠裏的婦人要容易多了。如果知到了恢復了你心裏這種弱點時，以

後就容易辦了你還有三個麥捷低好這就夠你買一個煮蘭粉湯的鍋和幾個杯子了，就是說你在我手裏所看見的這些東西，這我用來自由地生活着已二十年了。從此以後，一手拿着鍋，另一個手挽着籃子，叔叔雅儀在你的身旁，人們勇敢地去踏遍那些街道，公共場所，集場，市場，而且愉快地叫着：「蘭粉湯……蘭粉湯……蘭粉湯……這裏賣蘭粉湯」東方美麗的大地偉大而自由地在你的前面展開着，是的，是自由的，因為雖說在這塊土耳其皇帝統治的地方，沒有一片地方可以很自由地生活着；可是只要一個條件：就是把你磨滅隱沒到人羣中去，一點也不要露頭角，變成聾子和啞子。……於是乎，而且僅僅地於是乎，你就可以到處立足，人并不注意你；緊緊閉着的門強迫着開是不會開的。」

并沒過多久就是第二天，手腕裏拿着我的鍋和盛着杯子的籃子，我在叔叔雅儀的身旁勇敢地叫：「蘭粉湯……賣蘭粉湯……」於是我就明白了人們用怎樣的方法把那位離我而去沒有良心的叛逆朋友弄進克米裏來了。銅板從各方面跌進來，自由就入了我的錢袋，而且，晚上

來了，我味嘗着口袋裏不須充滿了金子而生活着的人的幸福了。在一個土臺上面抽我們的煙袋時，我沉浸在叔叔雅儀的整個人格上閃耀着的善良性質裏。我感激他，我愛他好像人們愛一個慈祥的父親和一個朋友一樣。我住在他家裏，我和他一塊工作；吃飯，我們一塊吃飯，閒散的時候，我們共同享樂，是這樣我們就成爲不能分離的了。一種強烈的友誼立刻把我們結合着，嫩枝芽接在老樹幹上面生長起來了。

他是希臘一個小城裏的 *Daskalos*（小學教師，）他曾犯了一次愛情上的罪過使他坐了兩年的監牢和失掉了他的地位。出了監牢，他就不得不離開那個小城，漂流到別的所有的小城裏去，作生意，得了些經驗，結交了些朋友，尋求心靈上的慰安。一件另外的戀愛上的意外事情又幾乎使他喪了命。於是他就跑到小亞細亞來，過的生活是寂寞的，獨立的，差不多是近乎哲人的生活了。

這是個這樣的人，知道應該說話時纔說話，不應該說時就不說，待人慈祥和靄卻并不是老實可欺，而且若有人使他不樂意時，就是固請也無用。他懂得近東一切方言，他所有空間的時間

都分配到念書散步，洗自己的衣裳上面。他甚麼也不引誘我作，但只僅僅給我指點行爲的好處，有益處，聰明處是怎樣。就是在他那裏我纔知道寫讀希臘文。明明看到我那樣忠誠地依靠他的生活，他卻并不把他的恩惠作商品一樣，要取回代價。開頭，我叫他做「先生」；他要我叫他做「Barba」（希臘語叔叔的意思）。有了他那稱寶貴的金庫，馬上我就忘掉了我的克米的損失，我就要成了他的門徒，他的唯一的朋友，和他的老年期的慰安者了。

可是開始，就給我遺留一個艱難的山坡要上。我們就一塊兒在上那個山坡。

我已經忘掉了我的克米的損失，我卻不能忘掉我的姐姐的那項損失。我愛叔叔雅儀，但我更愛基拉。而且我又確實知道她在我曾挨過鞭打的那條門裏邊，這個確實的證據指點我要回到那裏去。

我們正是在盛夏的天氣裏，離開巴拍獨麻那種苦悶的游盪有三個月了。隱瞞着叔叔雅儀，我幾次探訪了那座該死的別墅，我遠遠地徘徊，窺探，偵查。卻一點沒有結果。旁的婦人坐着馬車

出來，但沒有基拉。

被我在那兒得的見識所鼓動，有一晚上，我決定要放大膽子作。我找了一架直梯子：恰巧夜色又是昏黑黑的，我就去把梯子靠在那天井的高圍牆上面。我想發現窺見哈勒漠內部的方法，在哈勒漠裏我知道婦女們往往來來都不帶面紗的。可是我只發現一些被關着的波斯婦女；我又耐心沿牆周圍去找，終究發現了一個有亮的窗子。這不過是一間大的臥房，華麗的木器擺着，裏面卻沒有一個人……我等着，心臟在跳動，站在梯子的上端，時常希望看到些婦女在我的眼光下經過。

突然，我所坐的那一梯級炸裂了，我幾乎跌下了地。嚇得我打寒戰，一種驟然而劇烈的搖動弄得我難過的時候。我仍勉強強維持在上面……梯子被拔去了，我就落到一個健僕的手腕裏，他並不說一句話，拿起拳頭只向我亂打！

我被捆住了，丟在一輛驢車裏，馬上就送到大馬斯城，把我關放在拘留所裏。

在那時的土耳其，拘留所就是土耳其人民的真正地獄。進了那裏面的可憐人，尤其是與我同樣重大的犯人永遠不知道幾時能得到判決，除非有個有力量的人用賄賂去請求有權力者的恩典。然而，痛苦受得最厲害的地方，自由權的被剝奪并不算一回事，最厲害的就是在那裏面過的可怕的生活，如果囚犯是個年青人時，尤其特別可怕。

在我那小房間裏，我們有十個人。那張公共的床舖，光板子連成的一張長長的排舖，佔了房間的四分之三。一個角裏，有一個大木桶，上面有個蓋，那就是各人大小便的所在，放出一股悶死人的臭氣。身上的虱子，頭上的虱子，無數的臭蟲和老鼠，一羣一羣的游行。人們無須費力去把牠們殺掉了，那已須要另成一個世界了。

最可惡的老獄規當着一切人的眼前執行。土耳其人，希臘人，亞爾美尼亞人或者亞拉伯人，他們簡直不是人類了。人類的卑賤性就是屬於牠自己本身，人們是不能拿牠有所比擬的，因為，地上所有的生物，只有人類可以在這一點上自行墮落的。

我落到這樣個地獄裏面，這些怪物的中間，對於他們是何等有利呢！

沒有一個人來防衛我，沒有一個人來保護我，回教徒，耶蘇教徒更沒有。好傢伙，他們爲着新來的肥肉互相打了起來，互相扭鬚子，以至於流血；武裝起來，他們都會互相殘殺了！……是這樣，經過了一月，我明白了人們可能受到的最慘酷的凌辱了……

現在，我並不後悔曾從那兒經歷過了；這是因爲我已徹底認識人類的本性。如果我固執地反對我所目見的一切和我所身受的一切，那末這只簡單地給那位創立道德的人供給材料，把他弄成高貴，而且把他放到愚魯人中間去，——成爲生活唯一的規範。

我自認是像活埋一樣，我想着死。人說有些囚犯，因受不了他們的虐待，自己用他的衣服撕成破布條，夜裏一切人睡着時，掛在窗子的鐵條上吊死了。我已決定了照那些殉難者的辦法作。可是，一種內心的呼聲推送我到希望的道上。我知道我在世界上不是照前一樣的孤單了。還有個熱情的人，一個難遇的朋友在外面待着。他是貧窮而且沒有維護的人，可是他卻是善良而有識見的他應當要想着我，爲着我的自由去工作的。

我得到事實上的證明了。有一天，小房間的門開了，獄卒進來了，叔叔雅儀跟在他後面……何等無窮的幸福呵！……只有基拉的發現纔能使我有同樣的幸福。但同時又是何等的苦痛呵！這一月，已弄白了那位可憐人的頭髮了？我痛哭地倒在他的懷裏。這種苦痛的悲劇，引起了十分的傷感，一個躺在床上的希臘人叫道：

「啊，小老兒！這孩子是你的嗎？……好個道地的傢伙！有了他真可樂了！這是你把他養成的嗎？」

白得像白蠟一樣的，叔叔雅儀把我抱在手腕裏，一種顫動而急促的聲音向我說道：

「振作點吧！振作點吧！……明天你就要離開此地放逐到別的地方去了！……」

「放逐？我問道。『我要離開你嗎？……』」

——這是我所能得到的最溫和的刑罰了。你的罪是很重的：那夜裏你想撞進一個哈勒漠裏去呢。此外，你可放心，我會隨着你去的。世界是偉大的，我們可以自由的，而且，只要將來聽我的話，你在土耳其的地面上可能享幸福的……去吧，再見……注意明天黎明時準備好。」

我一夜裏不能睡下。破曉的時候，人們把我弄出去了。兩個騎馬的憲兵，帶着鎗和長刀，站在門口，還有一輛兩輪馬車。於是我看到我們同受流刑處罰的有三個。叔叔雅儀在那兒，拿着我們所有的財產。一切都裝載好了，車就向底亞柏基 (Diarbékir) 前進。

* * *

一個人的生活不能自己敘述出來，也不能自己描寫出來的。一個迷戀大地而且走遍大地的人的生活還沒有描寫出來的那樣動人。然而如果這個人已是一個熱情的人了，他走遍了世界，認清了一切幸福和苦痛的各階段，那時想要把他的實際生活模出一個生動的印像來，這差不多是不可能的了。第一對於他自己不可能，其次纔是對於要聽的人們不可能。

一個有堅強的，複雜的并且又有冒險性的靈魂的人，他的生活的熱烈，生動，有趣，不常常是在生活中那些卓絕的事實裏面的。在瑣碎的細節中十有九留有精采事物的。但是誰又會聽瑣碎的事情呢？誰會鑑賞牠呢？尤其誰能懂得牠呢？……

因此所以我常常爲甚麼要反對這樣的話了：說點你的生活裏的事情吧！……

還有一種困難：在愛的時候，人不覺得孤單。同樣在人_不願意被人愛的時候，也不覺得孤單。譬如我現在的情況一樣。這至少至少對於還沒間斷在回憶中生活的多情人是_{真確的}，因爲沒有回憶就是沒有現在。人想死是空想頭。在我的人生過程裏，我幾次真實地想死。可是我的過去的美麗的容貌又活生生地出現，溫和了我的心了，拿快樂代替了苦悶，而且使我不得不重行在人類的面龐上去尋求永恆的慰安。這些美麗的容貌中的一個就是叔叔雅儀。

我完全不能夠，或者差不多不能夠敘說他的事情了：我的生活中的八個年頭是結合在他的生活裏去了。……底亞柏基 (Dibekir)，阿勒普 (Alep)，安哥拉 (Angora)，西法斯 (Sivas)，耳爾則魯 (Erzeroum)，以及其他上百個小城市和鄉村都被我們兩個人影踏遍了。除了蘭粉湯以外，我們並不是沒有賣過別的東西。地毯，手帕，刀類，香膏，藥材，香料，馬，狗，貓，都從我們手裏經過過，然而總是好人兒蘭粉湯，有困難時就全靠牠來拔救我們。每一件倒霉的生意把我們弄

得精光了，我們就趕快去找鍋子，那些上了霉的可憐的鍋子。於是乎：「蘭粉湯！蘭粉湯！這裏賣蘭粉湯！」我們彼此望着而且笑着。

我們笑着，是的，因為叔叔雅儀是個再好沒有的朋友；然而破產的原因時常是我的原故，我這個天字第一號的蠢才。

我們剛好把我們所有的錢轉移到兩匹漂亮的馬身上，這是在離安哥拉有十五啓羅米突遠近的一個大市場上買來的，我們高興，我們作了一件得意的生意。在歸途中——一部分是因為高興，一部分是因為疲乏了，——欲望把握了我想在一個冷靜的小酒店前面休息休息。天已夜了，叔叔雅儀不贊同。

『走過去吧，斯達胡拉基！我們一直走到家吧：到家了纔買杯酒喝。』

——不，叔叔雅儀，就在這裏吧……只要一分鐘。這是祝賀我們的命運的。』

那位可憐的人兒讓了步。我們就把牲口繫在外面一個柱頭上。於是，眼睛望着窗子，我們就舉杯祝賀。接着又是一杯。我們餓了。我們就匆促地吃飯。而且喝了一小瓶酒之後，又是一小瓶，因

「啊，斯達胡拉基！那可憐的朋友叫道。『你還要在認識人生以前，須要十二萬分的經歷
呵！』

他說着正確的預言了。

塞里娜到了。精靈般的棕色而美麗的眼睛，和美麗的金黃色的豐滿的頭髮，長大的，結實的，像水銀般的活潑，可是有種妓女般的智慧和商人般的性格。從第一天起，她就畏懼我們所有的人。她的感謝話是簡略而冷峻，她覺得我們的生活是可厭惡的；進一步說，她要責備我們使她的母親過苦生活。她明白表示了她的厭惡，她爲她一個人租了一座房子，她每天有一刻鐘來探望我們，而且給塞亞姆娜一種數目少得可笑的錢，這是給我們作「補助金」的。裝着外國式的打扮和高貴的珠寶，她在村莊裏的嫉妬的眼光裏像一件商品樣陳列着。

一天，一個隣居來告訴我們說，有一個漂亮的流氓從貝魯特坐車來探望塞里娜。塞里娜，就是我的預定的妻，我的未婚妻呀……

「啊，叔叔雅儀，人生充滿了鬼怪呵！」我號哭了。跌倒在我所有的唯一親愛朋友的肩膀上

面。

『你還不明白嗎，斯達胡拉基？……那末，重行學習吧。在沒有明白以前，拿着你的鍋，再找着我的鍋，收拾起我們的破舊東西，我們走吧！走吧！大地依舊還是美麗的呵！』

我們走了，讓那流着眼淚的可憐的塞亞姆娜留着。接着三個月裏，我們走遍了里邦山有名的地帶，我們喝着牠的清徹的泉水，我們又用我們的神聖的蘭粉湯飲着那些里邦人。

『蘭粉湯！蘭粉湯！這裏賣蘭粉湯！……』

可不是嗎，斯達胡拉基，大地依舊還是美麗的可……

——啊，叔叔雅儀！你說的真對呀……』

*

*

*

大地是美麗的嗎？……決不是的，這是句誑語！……一切的美都是從人們的心裏來的，當這個心充滿了快樂的時候。一旦這個快樂飛去了，大地上便是一片墳場，而里邦那片美麗的地方，就是我的心靈和叔叔雅儀的肉體的一片墳場。

一天，在特勒普達（Diepts）附近，一次意外的突然的打擊把他摔倒在地下，腦袋向前趨，撞着一塊岩石，受了傷。

「叔叔雅儀！aman（回教徒祝福聲——譯者，）叔叔雅儀！你怎麼樣？你受了創傷嗎？」
不是的，叔叔雅儀沒有一點兒創傷，創傷是留給我了……

這就是以後侵蝕我生命的害蟲。這個朋友失掉了之後，思鄉病和不顧一切的想尋個感情寄託地的願望，使我在幾年之後，決定再回到我的故鄉來使我接近了一位少女，使我愛着她像我愛基拉和我的母親一樣，像我愛叔叔雅儀一樣。

可是這你可以回想出來的，就是行商斯達胡洛的歷史。

